

秋春水仍

淚 蕪 叢



行印局書益廣海上



春水
秋
叢菊淚

第十六回

二馬居得意配鸞鳳

言身寸安心縱鷹犬

章子濂連嚷好的好的你只要不給我綠帽子戴不把我常做余固卿第一我是任甚事體總可依你條約既定遂在南京盧妃巷賃了一所大房子有花園有亭榭共計二十八間每月租金只十六元請問房價何以如是低廉要曉得南京人經過兩次

革命所有第二次損失。比第一次尤加厲害。辦子軍打開南京城。沒一個不殺人放火。大肆搶掠。我們單就一項事件談談。類如南京有所兩江師範。可稱做東南學府。裏邊存儲些書籍儀器。足足有數百萬金。經辦兵這一走。糟蹋儀器是當做玩具。標本圖畫是認爲耍貨。這還不算。最可惜的是些中外古今書籍。儘管有錢沒處購買。傷心傷心。一箍腦兒總葬送在辦兵之手。居戶十室九空。許許多多的高房大屋。讓空着。沒有人住。這個當兒。還虧二馬居先生來替辦。帥還虧韋芝石以蘇人治蘇。改組省府。所有南京居人得以稍稍集合。市面房屋稍稍有人。賃租于濂。趁此揀了一所大宅。攜挈寶眷居住。俗稱人傑地靈。二馬先生見過于濂。卽給伊個高等顧問。這顧問雖屬空名。一般官場總知道于濂是二馬的舊雨。一時喧闐車馬。冠蓋往來。章府上也就熱鬧烘烘。第一個雲中鶴。又從北京趕至南京。彼以國大人的資格。又

爲二馬公昔日的秘書。真個錦上添花。二馬亦給中鶴個高等顧問。兩位顧問。先生聚在一起。可算伏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偏生人文會萃。那韋亮侯。韋朗侯。又從泰州趕來。你道他弟兄倆趕來做甚。對你不起。是來找家伯。韋芝石的。不過芝石對於兩位姪少。要避一避物議。閑言一個省公署。儘有優異位置。江蘇六十縣優差美缺。亦着實不少。但是不敢儘着姪少倆任用。大姪少朗侯。書生本色。迹近顛預。二姪少亮侯。氣宇不凡。就這臉蛋子。瞧來。也就貌比潘安。美如宋玉。才大志大。芝石獨恨沒處安插。獨叫亮侯去見見兩位顧問。亮侯沒法。先行到西成旅館來見中鶴。你瞧中鶴。雖說是太邱道廣。却也有點皮裏陽秋。也知道亮翁係圓滑大家。特屬專誠拜謁子濂。原講子濂是亮侯的受知恩師。當日亮侯東洋留學。完全由子濂接濟學費。今日亮侯來拜謁子濂。豈有個不師生投契。便連小師母杜老五。出廳相見。也就一。

雙。俏。眼。注。視。門。生。我。要。交。代。一。句。今。日。門。生。的。觀。念。非。比。平。日。平。日。遇。着。花。朵。般。的。妙。顏。秋。水。般。的。昵。視。早。已。身。不。由。己。魂。靈。上。天。如。今。是。來。有。求。恩。師。一。生。的。命。運。遭。逢。關。係。匪。淺。所。以。亮。侯。是。神。智。不。亂。不。敢。於。莊。嚴。之。中。參。以。游。戲。之。筆。子。濂。瞧。見。亮。侯。觀。鼻。觀。心。目。不。邪。視。暗。暗。驚。訝。覺。得。我。這。門。生。近。來。品。學。大。有。進。化。往。日。對。人。談。話。眼。兒。流。動。很。不。老。誠。現。在。莊。重。得。多。穩。成。得。多。聽。他。言。論。很。有。條。理。一。定。是。能。辦。大。事。的。子。濂。慮。到。亮。侯。能。辦。大。事。亮。侯。也。就。述。及。家。叔。的。意。思。要。轉。懇。在。督。軍。面。前。一。言。子。濂。毫。不。推。辭。連。說。可。以。可。以。面。讀。不。若。修。書。還。是。由。我。寫。封。介。紹。信。說。明。你。係。省。長。之。姪。彼。必。破。格。待。遇。亮。侯。欠。一。欠。身。忙。說。這。都。是。老。師。的。恩。典。老。師。的。提。拔。接。着。又。捧。上。幾。頂。高。帽。子。重。重。疊。疊。送。給。老。師。子。濂。頂。了。好。不。舒。服。隨。即。取。過。文。房。四。寶。親。自。動。筆。所。有。韋。亮。侯。一。生。遭。際。榮。華。完。全。在。此。而。一。條。生。命。亦。葬。送。在。此。

唉。唉。有。大。福。者。有。大。量。那。謝。東。山。的。中。年。絲。竹。郭。令。公。的。姬。妾。滿。前。千。古。能。有。幾。人。不。講。別。的。眼。前。一。位。江。北。提。督。新。軍。統。制。余。固。卿。這。便。是。大。家。個。鏡。子。當。其。得。意。何。嘗。不。珠。圍。翠。繞。姬。妾。成。行。稍。一。蹉。跎。你。看。你。看。這。杜。老。五。的。下。場。那。裏。自。家。願。意。的。嗎。天。下。事。悔。於。事。後。每。每。的。昧。於。機。先。今。日。韋。亮。侯。得。到。老。恩。師。的。八。行。馬。上。腰。桿。子。挺。直。向。着。子。濂。行。個。立。正。禮。出。門。跨。上。包。車。沒。一。會。的。工。夫。卽。趕。至。督。軍。府。遞。上。銜。片。交。出。書。函。一。霎。時。傳。出。個。請。字。亮。侯。遂。跟。着。差。官。搖。擺。進。去。少。年。人。是。氣。概。軒。昂。二。馬。先。生。由。內。出。來。一。眼。瞧。見。亮。侯。不。覺。暗。想。北。邊。有。個。梅。蘭。芳。要。算。得。旦。角。翹。楚。不。料。南。方。個。小。韋。也。是。髮。光。可。鑑。秀。色。可。餐。天。下。多。美。男。子。那。潘。安。衛。玠。是。不。能。專。美。於。前。了。亦。既。坐。定。開。口。便。問。韋。芝。老。是。你。甚。人。亮。侯。答。說。家。伯。二。馬。因。說。你。也。住。在。泰。縣。嗎。我。要。問。你。你。與。章。子。濂。是。甚。麼。淵。源。他。個。脾。氣。最。大。他。這。親。筆。手。書。

是不易動筆的。亮侯連說是的是的。我倆這師生淵源，非比尋常。小子東洋留學，稍有根柢，完全出於敝老師所賜。二馬公聽着亮侯提出東洋二字，伊便觸動舊感，開動話箱，把十數年前的經過，痛痛快快的一談。亮侯暗想：這時此老必定大煙癮過足，讓我把新製的文明式高帽加意的送他幾頂呀呀呀。慢慢慢慢。這韋亮侯的新製文明式高帽，料不外吹牛拍馬。我們可攔着不談。單是二馬公會抽大煙，請問又有甚麼證據？難道一位副座總統還兼着現任督軍，在這政治維新法律改進，還可以隨隨便便作法自斃嗎？難道別人抽煙要受法律制裁，他這抽煙便可以脫離關係嗎？不是不是。他這抽煙是秘密的抽煙，是躲到帳子裏抽煙，除得寵的姬妾心腹的家人，任甚麼人不知道他抽煙。換句話說，二馬公烟癮上來一個呵欠，便有親隨馮壽馮鸞會意搶前講句德律風到了。伊即抬起身來說聲我去我去這一

去。至。少。三。十。分。鐘。多。則。兩。三。個。鐘。頭。不。等。必。待。煙。癮。過。足。精。神。復。原。然。後。才。出。來。會。客。談。話。哈。哈。由。他。先。生。會。用。德。律。風。當。時。便。引。出。無。數。的。軍。閥。政。客。無。數。的。大。人。先。生。來。用。德。律。風。他。也。來。試。試。德。律。風。我。也。來。試。試。德。律。風。你。也。來。試。試。德。律。風。真。弄。得。軍。界。方。面。政。界。方。面。烟。霧。瘴。氣。一。榻。糊。塗。非。是。編。者。洩。漏。春。光。預。透。空。氣。後。來。南。京。城。裏。這。座。督。軍。府。竟。被。二。馬。先。生。躲。在。帳。子。裏。燒。烟。燒。得。狗。入。地。乾。淨。外。面。揚。言。上。房。走。電。誰。能。瞞。得。過。誰。總。之。二。馬。公。會。抽。大。烟。而。且。烟。癮。很。大。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今。日。烟。癮。過。足。出。見。亮。侯。覺。得。亮。侯。言。既。出。衆。貌。亦。驚。人。第。一。點。知。道。姓。韋。的。係。江。蘇。省。長。的。姪。台。彼。韋。芝。石。不。出。面。獨。換。個。章。子。濂。出。面。所。謂。雙。方。情。面。我。皆。不。能。拒。却。位。置。小。了。拿。不。出。手。也。罷。我。且。把。個。督。軍。府。的。總。參。謀。給。他。讓。他。出。一。出。風。頭。吐。一。吐。意。氣。諸。位。這。督。軍。府。的。總。參。謀。那。個。位。置。是。着。實。不。少。的。任。甚。麼。師。長。

旅長軍閥要人。總要同他客客氣氣。亮侯得到這件委任。第一先生謁見家伯。芝石因着阿姪得了關差。也覺破格看待。原來官場登久了。官階爬高了。頤指氣使。便無所不用其闊。而况我們揚州朋友。尤脫不了這種結習。例如東方訓不過做了一任道台。回到家鄉。伊便紅頂花翎。出入必綠呢大轎。八抬八綽。一班芝蔴蘿蔔頭兒的小官。見着伊便陞膝請安。不如此。伊以爲不懂官場的禮節。這芝石先生亦含有這種意味。據說他先生小解。廁所左右必添置兩個崗位。站立兩名衛隊。持槍不去。比如他先生進了廁所。左右必立正舉槍解手。以後他先生出了廁所。左右亦必立正舉槍。有一日鳳翔雲先生。在內久談茶吃多了。膀胱鼓脹。急欲小解。不免有管家引至廁所。一聲舉槍。鳳先生嚇得底衣都繫不及。尿滴滴的趕着歸座。你道官場的禮節。是不是。該人聽聞呢。往日亮侯來見芝石。芝石均後生小子看待。輕易不多談。

心此時亮侯得到督軍府的總參謀。雖家人亦參用客禮。由省公署頭門二門以至廳事內室。外而衛隊。內而僕役親隨。無不嚴肅的舉行敬禮。芝石一見亮侯。也就拱手稱賀不迭。亮侯因着家伯拱手。趕上去跽膝請安。芝石瞧見亮侯。跽膝也就跽膝。不迭說是我們階級平等。位置相當。國家典禮。官場儀節。是不能亂來的。還是亮侯講了句家庭。仍是家庭。伯姪仍是伯姪。你老人家何必客氣。彼此坐定。芝石忙問。你可見過章子老。沒有。亮侯答說。不會。芝石說。這事成功。非我之力。如何不先謁子老。重重道謝。還有一層。你去見過子老。還須往拜雲中鶴。一來他倆與二馬有特別淵源。二來他倆皆係督軍府頭等顧問階級。方面地位。方面皆不可以蔑視呀。亮侯連連答應。幾個是字。依着乃伯分付。一脚先到盧妃巷。進了章宅。不待司閤通報。早已闖入內書房。這時子濂正與杜老五胡亂談天。比見亮侯到來。不禁笑嘻嘻的說。

聲。你。來。了。嗎。亮。侯。說。特。地。來。叩。謝。老。師。的。子。濂。笑。對。老。五。說。你。瞧。你。瞧。你。瞧。
我。這。門。生。漂。亮。不。漂。亮。俗。稱。走。馬。上。任。不。過。用。我。一。封。書。做。個。借。徑。馬。上。便。
得。到。督。軍。府。的。參。謀。長。老。五。亦。笑。道。他。做。參。謀。他。能。參。些。甚。麼。謀。些。甚。麼。這。
句。話。稀。不。出。奇。在。實。際。上。想。來。實。在。是。言。而。多。諷。子。濂。認。做。這。句。話。很。對。很。
對。不。由。的。衝。口。說。了。句。你。好。聰。明。你。好。利。害。假。定。你。是。個。二。馬。居。你。的。主。張。
是。要。給。亮。侯。恁。般。位。置。老。五。鼻。子。裏。嗤。了。一。下。說。是。我。沒。給。他。位。置。我。但。多。
備。賞。號。叫。他。做。戲。做。小。生。的。戲。我。是。點。他。一。齣。白。門。樓。或。者。拾。玉。鐲。郭。華。寶。
胭。脂。做。小。旦。的。戲。他。就。拿。手。演。唱。的。多。了。類。如。梅。蘭。芳。的。天。女。散。花。嫦。娥。奔。
月。這。位。杜。少。做。起。來。還。不。大。稱。他。要。演。唱。還。是。在。花。旦。裏。面。稱。得。起。個。翹。楚。
老。五。這。一。席。話。把。個。韋。亮。侯。講。得。不。好。對。答。不。怕。他。是。參。謀。總。長。出。號。政。客。
上。海。跑。過。北。京。跑。過。東。洋。跑。過。但。聽。到。這。調。侃。論。調。也。不。免。臉。皮。上。有。紅。有。

白紅就紅得火熱。白就白得冰冷。子濂只顧聽得高興。鬍子笑得支支的。左一聲喊着不錯。右一聲喊着對味。叵耐杜老五開動話箱。還要拿京城些鬼子來比例。話到舌尖。却好司閻何福跑來說聲客。到你道來客是誰。便係國會議員督署頭等顧問的雲中鶴。先是老五見了中鶴。急欲回避。子濂笑說。我們通家。至好。不必走開。說着。中鶴已踏步進來。見過子濂老五。因同亮侯握一握手。說你也在這裏麼。我聽說你得到參謀總長這一來。家鄉朋友可以得個多多。照應了。亮侯笑說。不敢不敢。小子現在急欲辭職。另有所圖。中鶴聽了這話。很爲詫異。說是你今放着參謀總長不幹。難道還有比此較闊的差使嗎。亮侯說。小子是才不勝任。參無可參。謀無可謀。只好遵着杜先生的指教。我去唱我的拿手好戲。中鶴知道話中有話。因笑說。人生在世。誰個不是演戲。你演你的戲。我演我的演。演得精采。大家多喝幾聲好。演過一齣。

又。是。一。齣。那。就。算。極。時。髦。極。漂。亮。的。脚。色。演。得。不。好。却。就。一。文。不。值。今。日。興。高。采。烈。的。上。檯。一。轉。眼。又。失。時。倒。運。的。下。檯。俗。講。官。場。如。戲。尤。其。是。脚。韉。手。販。同。演。唱。戲。文。一。般。無。二。話。沒。講。完。早。是。杜。老。五。從。旁。拍。手。說。是。呀。是。呀。你。雲。先。生。講。的。話。同。儂。實。梗。是。一。個。意。思。儂。的。韋。杜。少。可。以。不。必。多。心。哉。亮。侯。瞷。着。老。五。只。是。連。稱。不。敢。不。敢。這。個。當。兒。忽。然。由。子。濂。提。議。瞧。牌。中。鶴。知。道。老。五。好。賭。子。濂。不。免。故。獻。殷。勤。格。外。要。好。有。着。客。來。不。忌。生。冷。便。搬。開。棹。子。四。人。聚。賭。這。種。舉。動。自。家。本。不。贊。成。不。過。客。隨。主。便。主。人。要。瞧。個。八。圈。客。也。就。陪。瞧。八。圈。棹。子。一。搭。雀。牌。一。倒。風。頭。拈。定。馬。上。嘩。啦。嘩。啦。就。操。練。起。來。偏。生。老。五。坐。在。亮。侯。上。家。打。個。一。條。要。請。他。嘗。嘗。追。個。二。餅。要。請。他。搭。搭。在。老。五。是。一。嘴。流。言。毫。無。顧。忌。在。亮。侯。也。就。有。意。無。意。暗。鬪。機。鋒。子。濂。是。落。落。大。方。中。鶴。覺。得。語。無。倫。次。總。欠。雅。馴。敷。敷。衍。衍。瞧。了。四。圈。因。說。我。想。起。一。件。事。

來。二馬居來個電話。叫我抽個當兒。過去談談。子濂笑說。你知他找你談些甚麼。中鶴說。未嘗見面。如何得知。子濂說。以我猜來。十有九分談的媒事。呀呀。這就奇了。二馬居身爲督軍。被選做副總統。年紀在五十八九。大妻小妾。總該是曾經滄海。閱人已多。卽慮房帷寂寞。中饋無人。在諸妾媵中。儘可擇一年事稍長的。扶爲正室。又何必三媒六證。禮禮道道的。再結絲羅呢。要曉得二馬居少年落拓。曾經投入伶界。扮做過鬚生。那東吳招親的一齣戲。原係他唱的。拿手。今日他個架子。比那劉豫州差仿不多。不過找個吳國太找個孫夫人。想在那甘露寺。做一個圓滿勾當。却不容易。不得已。思其次。居然在江蘇常州。找到一個世家。這一家姓周。是不是那周公瑾的後裔。尙待考查。爲最周家有位老太太。彷彿那吳國太的架落。生了一兒一女。兒子周世通。曾充做諮議局議員。那是全國知名的。雖不比碧眼紫鬚。稱雄一

世。我也可權且把他當做孫仲謀看待。至於女兒周世英。由女子中學畢業。居然考察過政治。灌輸那歐美最新的文化。以地位論。似乎不如東吳孫權的妹子。以學識論。簡直又駕乎其上。因着甚麼。古來孫夫人不過三從四德。謹守着舊禮教。現在周女士却係化除腐舊。舉動文明。應該天假之緣。有人替二馬公作伐。二馬好不快活。當將此事告知章子濂。子濂以伊兄世通與中鶴同爲諮議局議員。得他過來談談。當可悉其家世。二馬然之。無巧不巧。今日中鶴來訪子濂。提起督署電話招邀。子濂觸動前議。遂將二馬居行將續絃一事。告知中鶴。尙未答話。早是亮侯哈哈一笑說。此事何不問問小子。小子在東洋時。曾與周女士有一面之識。也可算得先後同學。記得周女士到日本參攷政治。我們江蘇同鄉。適值因事開會。他是常州人。我是泰州人。言談到很清楚。容貌大概不錯。說到這裏。杜老五忽又插言說。他個臉蛋子。

比你如何。如比不過。你不能算。做不錯。比得過你。或者二馬公也給他個內室參謀。長事權。各分界線。大家各參其所參。各謀其所謀。到得你謀不來時。他也可替你代謀。你參不來時。他也可替你代參。彼謀此參。此謀彼參。這一來。督軍署到可常常開個江蘇同鄉會呢。老五這一起。粲花妙舌。風趣橫生。引得大家無不拍手稱快。接着韋亮侯說句假定。我們在督軍署那邊開同鄉會。一定來請杜先生參加。老五笑說。如果公開的會。不但儂可加入。便是子濂中鶴兩先生。也可加入。倘係秘密的。臨時的。秘密而又秘密。臨時而又臨時。儂就不敢加入。那末。要避一避嫌疑了。言至此。中鶴不由的點一點首。連稱可人。可人。這時候不早。中鶴邀着亮侯一起去會二馬。出了章宅。坐着馬車。一溜煙趕往督署。請問二馬先生是不是招呼來問問周女士的家世的。我要答句。何嘗不是俗說。男女姻緣。五百年前便有月下老人注定。一個

二馬居是直隸河間人。一個周女士是江蘇常州人。一個由識字兵丁混個秀才。居然飛黃騰達。以軍功升至督軍。並被選爲副總統。一個以纏足女子。居然醉心文化。解放天足。由女子中學畢業。竟出洋攷察政治。一個春秋將近六旬。一個芳年未及三十。種種籍貫不對。事業不對。年齡不對。兀的一轉移間。便議起婚姻。兩相情願。這豈不是月下老人用着一條挺長挺長的紅線。將他倆的南北蹤迹合攏嗎。不過二馬居對於這項婚姻。認爲非常美滿。但有一層怕只怕新婦過門。文理通通的學識飽飽的萬一在鏡臺之下。考試老奴這又如何對付呢。二馬想到這裏。先取出歷史教科書。粗淺的理科自然學。睡在烟床上揣摩揣摩。以備應付。哈哈。人們讀書。各有各的意思。各有各的作用。二馬居的這般意思。這般作用。真可謂自家明白。不可告人的了。閑話少絮。當下傳達處將中鶴亮侯名片拿入。二馬接了一看。一骨碌

由煙床爬起。趕到內書房。來見二人。主客坐定。二馬不復客氣。即提起行將續絃一事。中鶴因說。我與韋參謀要換一換位置。二馬先生怔了一怔。說聲你是我的顧問。他是我的參謀。階級相等。位置相當。有甚的互調必要呀。中鶴說。凡是要顧名思義。華翁招呼我來。是要問問周女士的家世。那知亮侯對於伊的家世。非常熟悉。不但乎此。而且周女士的姿容方面。性情方面。言談方面。文學方面。無不清清楚楚。所以我講與其找我顧問。不如找他顧問。我可在旁參謀參謀。也不妨事。二馬笑。原來如此。此時你倆且互換一下。亮侯因接口說。聲遵命。當即開動話箱。先從姿容方面講起。甚麼眼含秋水。眉展春山。比花還豔。比玉還溫。沈魚落雁啦。閉月羞花啦。把那描寫古美的套話。絮絮叨叨講個不休。二馬也就厭膩了。說是我顧問并不在這點。亮侯被碰這小小釘子。知道大人先生之前。是不能信口開河。隨意亂來的。於是

只就女士留東攷察政治。當日在某處因着某事。特開同鄉會議。姿容是很漂亮的。性情是很純潔的。言談是很有理致的。至於文學大概。由學校畢業。又得個性的專修。那是十分不錯的話語。講到這裏。二馬又謂中鶴說。大概這段婚姻。兄弟是願意成就的。不過我要請足下參謀參謀。我們婚姻儀式。還是從那平民化。從那貴族化呢。中鶴講了句觀瞻。所係還以不豐不儉。不落俗套。而又不脫俗套。爲是二馬連說。是極是極。請問辦這回事。必須也要個精明強幹的人才。你意中有是沒有。中鶴因舉出個修亞佛來。原講這亞佛是包辦第一次江蘇國會的要人。不有國會。如何選舉出副總統。若論正總統。遠在北京。那是高高在上。望塵莫及。至於簇嶄新鮮的副總統。現又兼督江蘇。因這關係。幾乎把江蘇一省。檯高在各行省之上。二馬居做了各督的領袖。當下威勢。那還了得。俗說。時來運來。我們江蘇些國大人。省大人。以

及小小縣市的議會。何地不人才輩出。單就德律風一項（指抽烟者言）鬧得全省烟霧漲氣異乎尋常。在這軍容茶火的當兒。又出個二馬居副座。演唱那東吳招親拿手好戲。我們江蘇的父老伯叔諸姑兄弟姊妹。所以能夠瞻仰這重頭大軸戲齣。推原發動機。我以為出於亞佛一人。由亞佛才引出中鶴。由中鶴才引出二馬。我們後臺老闆自然推重二馬前臺的分子儘多。儘多。我要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選一。結果推出佟亞佛來。在這結婚的當中。包辦個新舊合參。能通俗又不落套。此話表過。記得這年秋季八月的當兒。正是馮周兩姓結婚。一切儀式該新的新。該舊的舊。除亞佛包辦以外。尚有許多的參謀。許多的顧問。在裏邊跳出跳進。忙得個不亦樂乎。說不盡官場富貴。講不了軍閥榮華。明說脫俗。事事免不了落套。單就喜幛一項。總共數千軸。有中國緞的。有外國緞的。有繡花的。有織錦的。摒擋摒擋。開引

綢緞舖子總要不了。其他陸離光怪不必細述。書中最要關節。是一對新郎新婦。講到新婦。雖不能如韋亮侯所述。比花還豔。比玉還溫。然沈魚落雁。這四字的確。周夫人當之無愧。身穿百蝶繡花衣。裙珠冠釵。纈還用着銀紅罩紗。鼻架金絲淺藍玻璃眼鏡。看不出他個眼含秋水。眉展春山的意思。至於新郎呢。服裝不錯。甚麼大綬寶章。出號勛位。五光十色。不可逼視。不過鬚眉微嫌蒼老。面皮略帶煙色。主婚證婚。無非找的民國闊老當代偉人行禮。既畢。當然由儂相導入洞房。新郎新婦坐定。這時該老練的反羞澀。該羞澀的反老練。起來原來周世英女士。原不願情嫁給二馬。不過以母命不可深違。便是周太太初意亦有推敲。不過由兒子世通說方說圓。將長比短。本地風光。便拿吳蜀連姻做個鏡子。婦女家談到學識不懂。談到七字段。談到戲文。類如三國時鼎鼎大名人。物大概沒有不懂的。而况拿劉備來比二馬地位。

方面聲勢方面年齡方面無不巧合當即取出鏡子照照女兒照照自己以比吳國太孫夫人却也相信得過不過看看兒子一些不像仲謀因嘆了口氣說是我們不能掙氣不能綳綳面場就在這點其時媒人是位金子固家住南京現充參議院院長其人也叫做金哥哥但是南京的金哥哥不比揚州的金哥哥揚州的金哥哥採取實利主義南京的金哥哥以參議長的資格周旋於軍政商學各界要算得出號偉人金周原係姻親由于固撮合此事所以周太太拿定主張不由得女兒不服從母命要曉得女士在家從母嫁出亦必相夫今天進得洞房不必羞澀不必客氣除去那鑲金淺藍玻璃眼鏡欠一欠身尊聲華甫先生只這一聲不由得二馬居不吃一嚇不怕他文亦能來武亦能來打過流氓闖過什面甚麼外洋溜過的甚麼戰陣臨過的蛇服花子管馬服小兵騎天大事體不曾吃過一嚇今天吃這一嚇把個

老練的面皮登時羞澀得不堪言狀。越是二馬居現出差澀的態度。周女士越發落落大方。接着說了句先生勛名蓋世功業寡儔。對於古今的著名人物。料然有相當評論。二馬聽到這裏暗暗說聲來了來了。還虧我有點預備。儘一兩個星期把一部歷史教科書揣摩成熟。我不懼他。因亦抬抬身子講了句鄙人半生戎馬書卷久荒。禁不起大宗師的嚴格考試。若是眼前的。人物大家知道的鄙人也無不知道。周女士見二馬來得爽撇。因嫣然一笑說。我不問別的我問一問宋漁父是甚麼人。虎大哥是甚麼人。（問得現成）

二馬笑說。不外革命兩字。周女士進一步說。項城先生是不是算得革命。二馬說他是革命如何能做第一任正式總統。不有他個總統。又如何產出我副座總統。老實話講。我們總算是草字頭女士。當下嗤了一聲。說是你們這草字頭不配稱做真確的草字頭。你們是草菅人命之草。草草了事之草。既

然談到革命。那個宏漁父的命。虎大哥的命。又是誰去革掉。二馬居哈哈大笑說。夫人今晚考試的問題。太太太太難。太難。鄙人又翻不出夾帶。找不到槍手。胡亂交卷。又惟恐不能中式。名落孫山。與其那樣。草草不如這樣。草草。女士笑說。何爲這樣。草草。二馬附近女士耳畔。低低講了句。你我還是草草。婚姻吧。這一句話。不由周世英面漲桃花。到底老練的姻緣。總算得個美滿。結果三朝以後。大宴賓客。二馬對於別人的酬勛。還居其次。爲最侈。亞佛這番忙碌。裏面跳到外面。外面跳到裏面。又由雲中鶴替伊進言。意在把江都縣缺騰出。給亞佛提補。事經督軍同省長說開。不料其中又生了小小波折。你道甚麼波折。便係江都一縣。在江以北。稱做頭等縣缺。老實話講。平平穩穩去做一個縣知事。一年可得十萬八萬。似這樣優先肥美的縣缺。誰個不趕來運動運動。現在運動成熟的。是位言身寸。這言身寸係浙江紹興人。

氏兩榜出身。在滿清末年。曾在揚州做過甘泉知縣。他做甘泉縣。非常羨慕江都縣。日夜問案。都坐大堂。打起小百姓的板子。一數一千。一數兩千。屁股打得血肉模糊。還是拍着驚堂喊打。照這樣殘忍。宜乎稱做酷吏。偏偏人還說是清官。請問他清在那裏。記得有位石知府。同言身寸。意見不合。姓言的竟先發制人。把個知府推翻。仗着自家是個科甲。在縣署門口。自書一聯。上句係『萬事未甘隨俗轉』。下句係『一官辛苦讀書來』。他有一件特長。對於揚州舊日的官僚紳衿。最新的國大人。省大人。算是加一五的巴結。可巧這個當兒。一般省議員到寧。請求開會。其中有位桂馨。一算是身寸的得意門生。身寸做過甘泉縣。馨一籍貫甘泉。曾經縣試取列前十。認做師生。此屆以考試淵源。由身寸找出馨一。又由馨一聯合朱大痰。郭長耳。諸議員。向韋芝石包圍。這芝石是好好先生。對於家鄉一班省大人。尤其是不敢得罪。

此是一點。再者身寸與芝石雖係江浙隔省。要算得鄉榜同年。談到這種年誼。誰個科舉中人。也不敢輕忽的。而况身寸前在揚州。素稱風厲。今日係龍歸舊窩。尤其對勁。有此種種緣因。所以江都縣缺。芝石抵備與言身寸。不抵備給修亞佛。照此看來。這修亞佛豈不所謀落空麼。噫噫。那有這話。一個督軍的面子。是多麼大。一個國大人的面子。又是多麼大。芝石何敢抹煞。因爲這事。芝石特地親見二馬言明。身寸與江都有異常的關係。亞佛係江都人。以本地人做本地官。亦很不容易。如今我（芝石自謂）現在寧鎮方面。給伊個縣缺。二馬原無不可。轉是中鶴在旁淡笑。這一笑却笑出機會。原來安徽督軍泥菩薩因公到寧。并要向二馬叨杯喜酒。酒宴之間。二馬忽提起亞佛辦事如何精明。人才如何漂亮。菩薩因說。似此人才。兄弟正是需要。亞佛得信。趕緊來見菩薩。菩薩更不推敲。便將亞佛放個滁縣知事。諸位必有

一句問我。泥菩薩是個督軍。如何兼理行政。放起知事。要曉得當時安徽沒有省長。安徽督軍實兼省長。佟亞佛得權知滁縣。一朝冷銅到手。登時遂大發財源。你道發的甚麼財源。第一是鴉片。一項爲安徽出產大宗。俗稱有土有財。一時銀子元寶銀錢鈔票。亞佛是用個不了。原講亞佛是揚州東鄉人。他的夫人劉氏稱得起是個健婦。不料習俗移人。前在鄉間做個秀才娘子。甚麼洗衣漿裳燒火淘米粗笨事體無一不來。甚至水擔糞擔挑在肩上。毫不吃力。今日到得任所。做了縣太太。第一抽起鴉片。先把那德律風學會。然後三個娘姨四個婢女行走起來。必須人攙扶。躺睡下來。必須人搥捏。說也奇怪。登在家鄉。皮膚是粗糙的。到得任所。彷彿又吹彈欲破。這就令人不解了。至於佟老大人。原名佟垂。講到這裏。我記得揚州說部有一種清風闡其中要人。有位皮鳳山。皮五臘子。這佟垂底細。與皮五爺差仿不多。記得皮五

爺發財。便有叉雞的王二。翦綵的陶兀子。來與他鑿蠻。如今修垂的兒子做了縣知事。他先生做了老大人。這一班青皮地棍流氓。無一個不跑到修府。恭喜賀喜。看似恭維。實係薶鬧。鬧得老大人沒法。不免破費銅錢。辦了幾桌。請客。這幾桌尊客。一請從此。沒有人敢同修老大人不規不矩。老大人走進煙館。一般人是隨手落肩。老大人晃入賭場。一般人又落肩。隨手請問。恭維老大人有甚的好處。我要代答一句。老大人雖坊保出籍。他很識窮人。甘苦在烟館裏。剩的煙灰烟泡。在賭錢盤上一毛兩毛的水碼。老大人絕不同人計較。俗說走的那條街。鋪着那條路。原來老大人於賭錢抽煙之外。還酷好一嫖字。諸君閉眼想想。這鄉間有何地方可嫖。又有何人物可嫖。我聽講到春來在麥田裏打個滾。到冬來在草堆前接個吻。難道修老大人就幹此勾當嗎。豈敢不敢這些沒魂事體。是修垂當坊保時候。幹的如今高升。

做。老。大。人。一。來。是。體。面。攸。關。不。要。被。些。牢。牙。小。放。牛。的。看。見。當。做。話。說。二。來。是。年。事。已。老。精。神。不。濟。似。這。種。尿。裏。屎。裏。瞎。嫖。豈。不。要。他。的。老。命。不。過。他。所。嫖。的。戶。口。却。係。一。位。小。木。匠。王。三。的。老。婆。鄉。下。人。那。裏。有。甚。麼。標。標。緻。緻。只。要。不。疤。不。麻。頭。髮。光。光。盪。盪。的。便。算。得。個。美。婦。老。大。人。得。了。這。個。美。婦。真。個。情。人。眼。裏。出。西。施。早。也。張。張。王。三。家。老。婆。晚。也。瞧。瞧。王。三。家。老。婆。因。甚。小。木。匠。王。三。不。出。來。干。涉。要。知。的。三。個。月。頭。裏。由。老。佟。早。已。點。綴。點。綴。將。那。個。龜。老。大。支。開。王。三。這。一。回。出。門。據。說。一。脚。落。到。江。南。暫。不。回。家。好。個。老。白。菜。配。着。油。瓶。蓋。終。日。價。牛。成。坑。滾。成。塘。要。比。二。馬。居。的。新。婚。宴。爾。還。甜。密。十。分。呢。

(肉麻之文。嬉嘲之筆)他兩甜密不打緊。早有幾個盤鬼話的。竟會將這件事體。當做新聞。當做豔史。詳細原原本本。告訴那佟老太太。老太太同老大人。本是貧賤夫婦。沒有什麼嫌怨。不過兒子亞佛的攻書上學。自小由

母親當心。修垂初不過問。後來亞佛入民黨辦選舉。所有出進的錢。文概由老太太管理。垂修是晃出晃進。甚麼烟館子。開銷賭錢盤裏的。輸帳無不由老太太認吃霉水。婦人家最憎惡的是丈夫。走花溜水。何況修垂對於王三家。老婆又有不貲的津貼。老太太得到一起。一起的報告。初則勸說勸說。老修不聽。繼而發生口角。老太太竟硬起心腸。打起臉來。整日的在小木匠家有吃有喝。有頑有笑。一搭一搭的洋錢鈔票。用得王三家非常寫意。用得老太太着實肉疼。因這肉疼的原故。老太太却動了真氣。找出些狗頭軍師。前來計議。有的說。這事要請老太太出馬。我們可隨着衝打到王三家去。有的說。衝毀他家物事。還是老大人用錢。不如把個小堂客。紮起。又有的說。不對。捉奸捉雙。依我的意思。與其紮一個。不如紮兩個。修太太聽了這話。當下點一點頭。罵聲。老天殺的。非是我要丟你的臉。不把你倆。姘夫姘婦。紮在

一起那東陵鎮上一條大街還有別的人講的話走的路嗎說絮就絮你們去動手的我是給兩塊洋錢一個俗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聲嘈雜你也揎拳他也擦掌眨眼之間來了二三十個都是些不務正業的少年小夥子由老太太點一點數拿出一封洋錢交與倪三說聲小夥你可去支配事情須儘今晚做到不恭維佟老太太他在東陵本鎮也稱得起個女中英雌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倪三接過洋錢當即每人兩隻分給清楚晚間約個秘密所在到得二更以後一起麻繩練索擁至王三家內這時佟老大人正吃得醉醺醺的同王三的老婆在房中哈哈笑一張竹床子震動得格格炸的外邊再有些聲響房間裏毫不介意趁這當兒由倪三小夥子使勁把房門一推一聲格格炸門攔兩槓老大人連嚷有人有人身子一拗正待下床早是倪三小夥子撲將上來其餘不問張三李四帶麻繩的用麻繩帶練索的用練

索。老。大。人。雙。脚。一。繃。雙。手。一。起。喊。聲。天。都。黑。了。馬。得。皮。馬。得。皮。好。個。倪。三。領。着。一。班。小。夥。子。少。年。只。是。嘻。嘻。哈。哈。的。搬。腿。的。搬。腿。搬。脚。的。搬。脚。嘴。裏。還。講。他。們。係。奉。老。太。太。的。吩。咐。前。來。服。侍。老。大。人。的。老。大。人。始。則。登。手。舞。脚。罵。不。絕。口。繼。見。來。人。衆。多。四。不。拗。六。又。掉。過。風。來。說。是。好。小。夥。子。你。們。還。是。嬉。皮。呢。還。是。當。真。呢。倪。三。說。實。不。相。瞞。老。太。太。給。我。們。兩。隻。洋。錢。一。個。當。真。的。紫。姘。夫。姘。婦。來。捆。雙。頭。人。子。的。老。大。人。點。一。點。首。說。聲。呶。呶。老。太。太。能。給。你。們。每。人。兩。隻。洋。錢。我。老。大。人。一。定。給。你。們。四。隻。洋。錢。你。們。還。可。以。放。鬆。嗎。倪。三。只。管。嘻。嘻。的。笑。說。是。我。們。料。定。老。大。人。沒。有。現。錢。老。佟。因。說。沒。現。的。儘。有。賒。的。我。家。兒。子。佟。亞。佛。是。現。任。滌。縣。知。事。我。不。把。錢。怕。他。不。父。債。子。還。嗎。衆。人。知。佟。垂。話。裏。有。話。不。敢。怠。慢。先。行。替。老。人。家。剝。去。衣。褲。然。後。把。王。三。家。女。的。亦。復。照。樣。行。事。我。要。動。問。諸。位。是。不。是。瞧。過。人。家。捉。奸。麼。據。人。說。話。有。的。

奸。夫。淫。婦。捆。在。一。頭。的。有。的。顛。之。倒。之。各。聞。各。的。異。味。的。赤。條。條。不。掛。一。絲。要。算。得。是。西。洋。異。景。當。下。一。個。傳。十。十。個。傳。百。轟。動。了。東。陵。全。鎮。你。也。要。來。聽。聽。新。聞。他。也。要。來。張。張。豔。史。鎮。上。有。所。警。察。局。局。長。好。像。叫。做。匡。吉。臣。這。匡。吉。臣。本。來。開。升。京。雜。貨。店。沒。有。公。事。伊。便。不。離。櫃。檯。一。面。數。錢。一。面。算。帳。實。行。做。他。的。老。板。有。了。公。事。伊。便。戴。起。呢。帽。穿。起。緞。鞋。二。藍。袍。子。黑。羽。紗。馬。褂。一。聲。坐。堂。方。方。個。面。皮。年。紀。在。五。十。上。下。到。有。個。官。僚。氣。派。記。得。前。清。官。僚。沒。有。個。問。案。不。打。人。屁。股。的。清。白。些。抓。住。沒。理。的。打。越。是。芝。蔴。小。官。蘿。蔔。功。名。輕。易。的。撈。不。到。問。案。牙。癢。癢。的。越。會。打。人。原。說。匡。吉。臣。開。升。京。雜。貨。店。差。不。多。別。人。祇。知。伊。是。位。老。板。不。知。伊。是。個。局。長。老。爺。一。日。有。個。走。江。湖。的。鏢。友。在。伊。家。店。門。口。耍。鏢。耍。了。一。套。向。伊。討。錢。伊。賞。給。銅。元。一。枚。算。是。大。大。破。的。例。誰。知。江。湖。朋。友。有。眼。無。珠。把。伊。當。做。尋。常。商。夥。手。眼。很。準。確。的。接。錢。

擲錢這一擲。擲入匡大老爺的左眼。可憐眼水。潑簌簌的。匡吉翁登時發起脾氣。一聲抓人便來了。幾個警士將這位鏢友抓入局內。請問還有好傢伙吃嗎。一數三百大板。把個江湖朋友打得癱。駝。整脚而去。還有一回張木匠家來送忤逆老木匠揪着小木匠到得警局。匡吉臣執法如山。不曾問得三言五句。把個小木匠捺翻在地。又一氣數了三百大板。但是小木匠是個要面孔的。因屁股破了。便吃些生烟。自盡其妾。因着丈夫自盡。也就服毒身亡。這種人命關天。恰巧縣知事言身寸下鄉。督捕蝗蟲。好像言大老爺經過路線。是由邵伯至仙女鎮。由仙女鎮直下東陵。當其未到東陵。匡吉臣早糾合許多鄉愚。一面携帶些叉耙掃帚。一面敲得鑼。荒荒的緊一陣。慢一陣。迎上去撲滅蝗蟲。言知事沿途攷察。從沒有出境打蝗蟲。匡吉臣這般辛苦的。匡吉臣能會做作。探悉姓言的頭戴草帽。身穿短衣。手執馬棒。在前指揮。伊亦

仿照而行。只因身材臃腫。在路跌了兩交。跌得滿身塵灰。被言知事一眼瞧見。着實的獎勵了幾句。說是考察四鄉警官。其辛苦勤勞。允推東陵第一。老匡得此褒贊。自然臉色飛金。只管馬前馬後。跟着身寸團轉。轉呀轉呀。轉到東陵鎮口。忽有個老婦。擲水喊冤。身寸做了州縣。似這類的舉動。不知經過多少。當即跳下馬來。叫差役接收狀子。取來一望。分明控告匡吉臣。其措詞是濫用笞刑。威逼這兩條性命。在鄉黯無天日。要請申冤。身寸因將老婦喚至面前。畧問口供。知係爲女婿張木匠并女兒一齊服毒喊冤。因罵了一聲。你好糊塗。本縣長做了一二十年的官。問了盈千上萬的案子。單講打的這筆人。記得數不得。官斷十條理。便是冤枉些。也不能算做冤枉。百姓叫做子民。縣官稱做父母。做兒子的。被父母責罰。動不動要尋死覓活。來挾制父母。這還算做孝順嗎。官長打幾下子。還不拍拍屁股走路。還要自尋死路。豈有

此理……言至於此。早由差役一聲吆喝。將告狀的老婦推下堂去。說是你的官事輸了。如再嚙。還要掌嘴。可憐那老婦揩揩眼淚。再向別處啼哭。但有一層。老言逐去老婦。當將匡吉臣叫至面前。說是老兄在鄉處理案件也。太孟浪了。警察職權僅可管風火賊盜。如眼前撲滅蝗蟲。那是你應行辦理。怎的權限不清。人家來送忤逆。你竟收受呈詞。擅動答刑。哼哼。這種冤枉板子。我可打得你却不可打得你。可知不知道呢。吉臣聽到這裏。不由得兩腿一軟。跌跪下來。忙說。這事還求縣長成全。全身寸笑說。我可成全了你。你對於我應該怎樣。吉臣連說。曉得曉得。這件事是造化大了。某人必有以圖報。諸位想想。講到這圖報兩字。秤秤不得。斗量不得。好在這件事不由編者過付。我且擱置不談。單談匡吉臣攔過張木匠家的事情。又逗引出木匠家的事情。(轉換自如文妙事妙)一邊是忤逆命案。算是就此了結。一邊

是奸情雜案。正在熱鬧轟轟。一時轟動合鎮的紳士。甚麼俱玉虎了。湯雨亭了。許璧如了。蕭南笙了。還有河北學堂裏兩位朋友。先行瞧過佟老大人的現行記。然後來與匡吉臣扳談。研究研究。不過來的人約分兩派。一派裏袒護佟老大人の。算做新派。一派是袒護佟老太太的。算做舊派。請問舊派如何舊法。他講是。男性不能狂嫖。女性不能不貞。偷係不男。苟合一定被人唾罵。那石秀大鬧翠屏山。武松血濺獅子樓。捉奸捉雙。總算得血性男子。有名豪傑。今日佟老太太。叫捆佟老大人。便維持舊禮教的意思。不能編排他。錯的請問新的。又如何新法。他講是非孝公妻爲目。今最新最有價值的問題。而况研究性史的。還得到碩士。博士學位。佟老大人。雖屬讀書無多。識字有限。他能研究性史。實地練習。開公妻的先例。得戀愛的結果。此之謂新異乎尋常之新。以極端的自由。受家庭的限制。似這般顛之倒之。繩

練。捆。綁。於。新。法。律。大。大。的。不。合。兩。派。人。各。述。理。由。各。有。爭。論。弄。得。匡。吉。臣。深。也。不。是。淺。也。不。是。只。管。抓。耳。撓。腮。口。喊。木。匠。木。匠。一。個。張。木。匠。不。放。我。過。還。要。來。個。王。木。匠。的。老。婆。葬。送。我。前。程。唉。唉。唉。唉。老。大。人。你。別。個。女。的。不。嫖。爲。何。要。單。嫖。王。三。家。老。婆。唉。唉。唉。唉。老。太。太。你。別。個。姘。頭。不。捆。爲。何。要。單。捆。老。大。人。同。王。三。家。老。婆。我。恨。起。來。馬。上。派。些。巡。警。把。一。班。滋。事。的。青。年。小。夥。子。每。人。每。個。答。責。他。三。百。大。板。但。是。……前。次。的。板。子。帳。還。沒。算。清。現。在。再。打。出。禍。來。那。就。要。衝。家。拜。皇。懺。了。說。到。這。裏。還。是。鎮。紳。卬。玉。虎。有。些。見。解。因。笑。謂。匡。吉。臣。說。這。事。辦。也。不。好。不。辦。也。不。好。好。在。老。大。人。同。老。太。太。鬧。的。是。家。務。莫。妙。於。詳。詳。細。細。寫。封。快。信。去。向。滁。縣。俵。亞。佛。請。示。吉。臣。點。頭。稱。善。刷。的。一。封。快。信。到。得。滁。縣。亞。佛。拆。閱。一。過。連。喊。豈。有。此。理。這。姓。匡。的。太。不。會。辦。事。叫。我。丟。盡。窮。人。一。面。發。封。覆。函。叫。吉。臣。把。一。班。

肇事的小夥子青年。趕緊拿辦。一面責備他母親。不該家醜外揚。又一面用套正式公函。直接到江都知事言身寸。一切長話短話不談。只說東陵著名痞棍倪三。膽敢糾合多人。向老父搭檯訛詐。非嚴加懲辦。不足以安靖地方。書是一起。我們先從佟老太太講起。自來家醜不可外揚。俗說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人必自疑。而后讒入。佟老太太因要制度佟大人。干不該。萬不該。聽信一班青年小夥子興風作浪。竟演出一幕捉奸怪劇。如今戲是唱了一捆三天。外間沒個攔停。又沒有救應。老大人是嬉皮涎臉。王三家老婆亦復偷人養漢。不顧羞恥。肚裏餓了。喊着要吃。嘴裏乾了。喊着要喝。有人向他倆譏嘲。老大人還說你家爹同你家媽在床。困覺不是如此嗎。不過你們不去捆紮罷了。王三家女的。尤其老臉。說是我嫁給老佟。那佟亞佛便算我個小夥子。今天你們得罪我倆。瞧瞧。明天我那縣知事的乖兒子。同你們算帳。一

衆青皮地棍聽着這般講話弄得鬆又不是緊又不是只好反過面皮來與
佟老太太交涉請問他們交涉甚麼無非是軟敲硬碰一會兒講是縣裏出
差了一會兒講是局裏拿人了一會兒又說箍緊必炸假如兩個當中有一
個丟命頑意兒變做認真用誰去衝當頭陣老太太雖說是胸有成竹然而
被這班青年小夥子漸漸盤得頭暈眼花洋錢拿出一封又是一封每日三
頓要多添三五桌飯菜紙煙鴉片煙的供給所費更屬不貲結果放了一個
飛魚說是王三木匠已經得信還家要同姓佟來拚命老太太吃這一嚇又
拿出一封洋錢望那倪三丟個眼色叫他火速退鬼將一對野鴛鴦就此放
了豈知老大人解去繩縛馬上過足煙癮一個大踏步竟闖入東陵警局遇
見匡吉臣便馬得皮馬得皮一氣肥捲匡吉臣正接到滁縣快信沒個擺佈
一見佟垂馬上打躬作揖認錯不迭叫伊出差伊就出差叫伊拿人伊就拿

人。不過地方巡警與一班青年小夥子是素有聯絡的拘票出去三天一個人影子都捉拿不到可憐匡吉臣急得跳脚那縣署裏訓令又到這種訓令是嚴聲厲色的訓令是言身寸令限匡吉臣務儘三日內將一班向修府肇事的痞棍拘捕送縣毋得漏網該局長如耽延時日定于未便壞了壞了匡局長的天大事不由的壓上眉尖了三日過去又三日展限又展限一個小夥子抓不到手其中原因那修老大人儘管鬧着跳着兒子亞佛儘管來信責備母親警察局的周番巡警儘管挨家搜索無如一班青年小夥子就登在修府修老太太是不放出來做定他們的護身符縣裏不知由言身寸拍起令牌一面行文撤換匡局長說他是辦事不力一面派了兩名縣差下鄉來勒捕倪三及肇事人衆縣差下鄉抽足鴉片先行會同巡警然後一齊跑至修府修老太太見着縣差上門不由得怒從心起罵他娘的狗血噴頭。

說是這次捉奸是我的主張要拘拘我要捕捕我所有一千青年小夥子倪三等完全窩在我家誰個敢來動手縣差倆欲待申辨老太太早命僕婦們預備馬刷（又是一齣）刷得他沒處存身這種骯髒舉動要算是神見怕鬼見愁的兩個縣差嚇得溜之大吉回到縣城當即叩見知事稟明情節老言點一點首原來這其中還有這許許多多的頑意兒我以為修亞佛總是個簪纓閥閱世代書香我方同伊認做同僚那曉得他……言至於此對着兩名縣差把袖子一拂罵聲他馬得皮還不替我滾開這東陵的案子就算是獼貓散火不在話下書中要補叙言身寸到任後的作爲第一件大政方針是要把江都縣署改成個浙紹會館從前專制時代大概換一任官總是有組織的某種位置是派着舅老爺某種派着姑老爺又某種派着表老爺是同本官有點沾搭沒有個不得到位置爲最小舅爺充做小帳房幾幾成爲

定例的。姓言的是個浙紹人。算計又精。手段又辣。先前做甘泉縣時。尙屬圖名。這一次來做江都知事。完全爲利。到任伊始。由一二三四科科長科員。以至發審徵收。無不儘浙紹人補用。三科用了個蘇州人。原係他同寅。用了個興化人。原係他得意門生。已算特別選才。爲最縣視學一席。係規定用本地人。必須省署加委。這是沒有法想。然而身寸瞧着縣視學公費。每月將近百番。如此優缺。不能受伊支配。很爲不滿。第一次接見南山樵談話。有三四個鐘頭。鬚鬚是精密考試一般。饒到山樵對答如流。伊還在人前人後。說山樵不像個視學。請問他怎樣才像個視學。原來他有個族弟。一榜孝廉。在署候事。姓言的片面計畫。恨不爲所欲爲。此是一種。第二件就是重用皂快民壯三班。我有一個比譬。做官的鬚鬚是個獵戶。所有衙役。差快。跟着馬前馬後。鬚鬚是些獵鷹獵犬。不會做官的。是不知指使鷹犬。若論我們言大老爺。要

算得是做官好手呢。

評曰。二馬公來督江蘇。第一幕戲劇。卽演唱東吳招親。一個周太夫人。活脫吳國太。兒子周世通。活脫孫仲謀。女兒周世英。活脫孫夫人。不消多講。只差二馬居扮唱劉皇叔了。但是介紹媒翁。少不了雲中鶴。韋亮。侯。經。辦。喜。事。的。少。不。了。修。亞。佛。因。亞。佛。又。過。渡。到。修。垂。聯。帶。出。言。身。寸。似。這。樣。枝。枝。葉。葉。叙。來。複。雜。異。常。然。而。風。吹。水。面。自。成。文。理。有。上。文。即。有。下。文。最。奇。是。一。段。新。人。互。相。辨。論。結。果。以。不。了。了。之。令。人。回。味。

正式婚姻演唱之後。接着又叙述姘夫姘婦。此種穢案。乃出於修老大。人。但。太。大。人。喜。讀。嫖。經。老。太。太。忽。發。獅。吼。一。般。少。年。小。夥。子。助。起。豪。興。捉。奸。捉。雙。驚。動。滁。縣。知。事。與。江。都。知。事。辦。起。交。涉。急。壞。了。匡。吉。臣。難。爲。了。言。身。寸。此。回。身。寸。蒞。任。揚。州。要。算。得。官。星。透。露。財。局。大。佳。領。罵。弄。錢。

叢 菊

淚

第十六回

大樂。大樂。

四四

春水
秋
叢菊淚

第十七回

往蕪湖大擺直隸州
過維揚歡迎部視學



叢菊淚
第十七回

記得言身寸到江都縣任的第二天。當即擺出前清老州縣的架子。照例要傳齊書差。坐堂點卯。書差那敢違拗。一個個穿紮起來。只差戴頂紅纓帽子。腰間繫的。脚下登的。手裏拿的。與前清扮相。亦不甚分別。言知事是粉底京鞦。二藍袍子。天青素緞馬褂。

也只差個翎頂輝煌。講到公案。錫製的硃墨硯台。三峯高聳的筆架。紅黑籤筒。大紅桌圍。上截綠沿。一律都是簇新的。點名問話。當有一位趙錄事（書班改稱）稱他一聲縣長先生。這句稱呼不打緊。猛可的驚堂一拍。髻鬚半空。落下個炸雷。接着站堂的衙役。便吆喝起來。不好。不好。那毛竹板子。已經躍躍欲試。宣告要就此大出風頭了。諸君必有一句問我。這新刑律沒有答刑如何。會有毛竹板子出現。要曉得袁大總統的時代。爲實行專制時代。不因實行專制。也用不着前清刷剩下來。的老官僚。不因老官僚會得運動。我們這言身寸。也不會越到江都。他到江都第一組織。他浙紹會館第二。便重用不肖的差役。那差役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勢。前首的石上泉。江香白。曾雅蘭。分水犀。不談。便是李雁賓。也算得鋒芒顯露。然於坐堂問案。除是刑訊盜匪。却不輕易動着響器。今日身寸甫經到任。甫經點卯。區區稱呼。偶不如式。

卽行大拍驚堂。趙錄事原係前清書吏。嘗過縣太爺的風味。一經衙役吆喝。惟恐丈二尺長的板子來與屁股親近。那就下不來檯了。還虧來得敏捷。撲禿的雙膝一跪。連說錄事知罪……言知事才稍稍息怒。說是以後的稱呼。還照我從前在甘泉任所不必更改。甚麼叫做先生。有先生必有學生。你可配做本縣的學生。麼本該打你二十大板。姑且饒你個初次。趙某方欲起身。又是站堂的衙役。講聲還不謝謝大老爺。麼趙錄事這才叩一個頭。退立一旁。從此身寸坐堂。簡直與前清體制一般無二。可憐小百姓訴訟。三個不對。卽掌嘴。兩個不對。卽答臀。縣門口新添設許多枷號。示衆的朋友。還有雙枷三連枷。四連枷。一條鐵索。練子。通長鎖着許多的罪犯。他先生大轎出門。各犯也要跪道呼號進門。亦復如是。似這種官場怪像。真是民國以來所未有。第三件是拉攏紳士。這其中又有個分別。在舊紳士中比較官職。那官職越

高聲勢越大。例如東方大人長紳。余紳。還有一位金哥哥。均係奉若神明。說一不二。說四不五的。至於新紳士中。却又比較個金錢。有了百萬。是百萬的待遇。有了十萬。是十萬的待遇。可笑他身邊有個夾袋。問甲知乙。乙知丙。全縣的富戶齋翁。却沒有一個漏網。可巧民國三四年間。那猿猴（即項城）急欲身登大寶。厲行專制。只愁錢不夠用。甚麼國家稅。地方捐。是凡取之於民的。無不巧立名目。任意搜括。可惜全國一千幾百個縣知事。不能個個像江都的言身寸。他這爲公爲私。可算面面俱到。換句話說。他私人發的大財。公家發的小財。例如公債票一項。公家取得一萬。姓言的可取得十萬。非是編者扯謊。當時揚州自治分做十區。共計五十市鄉。每市每鄉。均有正副鄉董。以及正副議董。鄉董議董各有木質圖記一顆。鄉間十一碼子。有幾個銅錢。何處去買官做。難得一經當選。做到鄉董議董。也就設立公所。大張告示。

僱用差役。甚麼公案，錫製硃墨臺，筆架山，紅綠桌圍，大小板子，無不應有盡有。記得縣視學南山樵至東鄉視察，有一座村鎮，好像叫做浦東鎮。鎮中有所小學，山樵踱了進去，忽然一陣鐵索琅璫，有許多囚犯喊叫起來，唬得山樵倒退，不迭原來該處小學是與外羈連合一起的。原來這外羈便是該鄉董勾當案件，遇有鼠竊狗偷，卽判押外羈的。山樵只管查學，不敢干涉行政範圍，不過私自忖度，這樣濫使職權，似與鄉自治章程不合吧。既而拜訪鄉董，名叫公冶長，適值坐堂問案，問的一件忤逆案。三言不合，由差役將一位少年小夥子拖下，按捺在地，脫下底衣，預備答責屁股。山樵見了，忙的搶行一步，雙手齊搖，喊說：「不派不派。」公冶長見着來的是位縣視學，也就隨風轉舵，喊起少年小夥子說：「你這忤逆娘親，不但我說你不派，便連視學先生也說你不派。你自家可覺得派是不派？」（妙妙）小夥子連連掇起褲子，跪地碰

頭。治長喝令滾去。此係浦東鄉的的確確一件事體。諸位須知鄉董在鄉魚肉鄉民。均由縣太爺假以職權。使得彼輩暗無天日。卽如勸募公債一事。那裏是婉款勸募。簡直由言身寸下個諭帖。將全縣五十市鄉董事議會。招呼入縣。在後堂開個會議。說也奇怪。衆鄉董議董見了別個知事。未免大言不慚。沒個怕懼。獨對於姓言的這位老官僚。不由得講話不敢高聲。腹漲不敢放屁。江都攤着二十萬公債。他能收到二百萬。以少許歸公。自家儘收儘落。不在百萬以下。諸位必以我爲說的海話。要曉得姓言的用着鄉董議董做些眼綫。另以浙紹會館的朋友帶着如鷹似犬的差役。以公債爲由。大概收捐給票的十之一。二。收捐不給票的十之八九。官方樂於不給票。有錢向腰包直灌。民方亦樂於不取票。言明一拳經過。免有後災。這種竹槓釘錘。全憑鄉董議董等爲虎作倀。便宜一般。浙紹朋友。個個養得肥頭胖腦。所以我敢

說一句公家發的小財。姓言的發的是大財。不但於此。其他還有印花稅。紳富捐。官紙發行所。一筆筆由姓言的經手。收入着實不少。單單教育經費。一年又被他賺上十萬。呀呀呀。當時地方上難道沒有一些公正紳士嗎。難道公正紳士都吃了啞藥。閉口無言嗎。這却有一種難處。因着老猿公厲行專制。提高州縣特權。甚麼省議會。縣議會。其時已有明令停止。除得市鄉自治。屬於縣行政支配範圍之內。不生若何影響。其餘建議權。發言權。好像是剝奪殆盡。而况教育經費。完全屬於縣署。總計全縣高初小學。不滿百校。每初小祇辦個單級。高小經費較多。一二三級不等。不過揚城有所淮揚合一中學。那校長姜子牙。又稱魚行老板。其人品齷齪。手段卑劣。那是人皆知道的。單是他這一校。每年要開支三萬。後經省方從新編制。所有原設各處師範。各處中學。一律改歸省有。不用縣款。類如本城兩淮師範。改稱省立師範。校

長委的是矮脚虎。伊個大名鼎鼎。已於前書發表的（見前第四回）淮揚台一中學。又改稱做省立第八中學。這一改組不打緊。其中校長。用了夏神經。因甚叫做夏神經。爲的他有個瘋痰毛病。小小發動。只是滿嘴嘍咕。髣髴道士作法一般。口中念念有詞。倘若大大發動。那就厲害非凡。要打這個。便提起粗重傢伙。不論有理無理。便打將前去。要罵那個。那末痰眼一翻。口不擇言。便狗血噴頭的毒罵。伊妻程氏。極有見解。每到夏神經大發神經。便請伊厨老夫子。幫助想法。這厨老夫子。又是從那裏來的。原來厨老夫子單名叫個刀子。却係通州人氏。其人飽學健啖。會做獅子頭。大剷肉。用的兩把厨刀。鋒芒飛快。據講他做秀才時。一面提刀剷肉。一面背誦八股文字的搭的搭七的八搭。那刀板之聲。同文聲高下相應。節奏相調。文入妙來。無過熟一篇文字。讀過那一堆剷肉。已經剷好。所以人替他起了插號。叫做厨刀。又叫做。

屠戶。其實是一個通品秀才。記得句容縣考。厨大秀才在縣裏閱卷。一見考童夏神經文字。便驚爲奇才。拔置第一。因此神經便從厨刀爲師。神經出洋留學。造就頗深。同矮脚虎皆算是日本出品。歸國未久。矮脚虎得到五師校長位置。夏神經亦得到八中校長位置。不消交代。那厨刀秀才也就趕到揚州。這厨老夫子趕到揚州。還隨身帶着兩件稀奇物事。第一件是隻猴子。第二件是條哈叭狗子。他先生走到那裏。一猴一狗便跟到那裏。食則俱食。寢則俱寢。原來厨老先生無子無女。猴子女性養來。當做女兒。狗子男性養來。當做兒子。不過這種兒女是供給先生娛樂的。至於實得其惠。還倚靠夏神經。一夫一婦神經不發病。姓厨的在校裏理校務。神經若發病。那厨先生便校裏跑到家裏。家裏跑到校裏。連兩個狗男猴女也就不得安身。不過夏神經發病與否。另一問題。編者要刪剪繁文。叙一叙那魚行老板姜子牙的下

落。我想封神榜一部小說。那是大家看過的。你瞧。子牙先生部下。誰個不是天神。誰個不是天將。有兩隻眼睛的。有三隻眼睛的。有四隻眼睛的。還有眼眶內。伸出兩隻小手。由那手內。托着兩隻眼睛的。有鼻孔出火的。耳朵冒煙的。眉毛生毫的。頭頂放光的。爲最一位。青面獠牙的神道。要算得。姜子牙面前一員衝鋒大將。你道其人是誰。他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的確。確。叫做員損之。（見前）這損之。因着姜子牙落伍。彷彿被那申公豹打了一鞭。跌落下馬。趕的央求家叔員咸三。不消說得。有一員咸三。卽有年家樹。其時兩淮鹽運使是個劉文葵。伊是由張辯帥移交下來。辯帥駐紮徐州。當下勢力。很是不小。所以伊在運使任上。又大吹大擂的娶起親來。談談文葵娶親。其熱鬧與二馬居。竟不相上下。所聘定的夫人。一時沸沸揚揚。都講是前清李傅相的孫女。論傅相爲合肥世家。他家孫女。何患沒有名門大族。來相與論。

姻。今竟貪圖眼前富貴。與這不清不白不尷不尬的絲蘿附託。豈不是辱沒了文忠嗎。不過這種議論。還帶有封建色彩。階級思想。如今一視同仁。講甚麼。誰龜。誰屁。越是屁精。越能飛黃騰達。越是龜精。越能耀祖榮宗。不談別的。單談劉李結婚的前一天。俗例必須鋪房。甚麼叫做鋪房。便是把女家的賠匿。搬運至男家。揚城熱鬧街市。莫過於轅門橋教場街。這天大街的市面。完全停止營業。一班紅男綠女。各佔各家店鋪。做着地盤。你瞧着我。我覷着你。來來往往。擁擠得水洩不通。直至電燈來火。才見有全班執事。粗樂細樂。所過嫁裝嫁具。花花絮絮。一言蔽之。記得數不得。有人說他家做他的喜事。不在我書中交代。有人說編書編的個熱鬧。談到鹽務款子。不從運使說起。又從誰說起。說這運使劉文葵。雖然倚仗着辦帥張蠻牛勢力。然在任頗知拉攏一般紳士。第一從心眼裏佩服的。便係東方訓。其次要算員咸三年家樹。

這時由三位巨紳出面。見過文葵。言明兩淮鹽引捐。是爲兩淮辦學的專款。如今兩淮中學兩淮師範。業經收爲省有。我們不能不謀所獨立。文葵連嚷是極是極。諸位有甚麼規畫。我當照辦。三紳因說。我們此來請求。是要在揚州辦個商業中學。其中校長。仍舊用那姜子牙。以資熟手。文葵笑說。姜子牙。是不是封神榜上的姜太公嗎。有了他。當然百無禁忌。一切天神。天將。皆有了。安插所請人。安神。安神。安人。安。這事兄弟當決然照辦。三紳去後。不日即公事行縣。縣知事言身寸奉到上憲的指令。何敢不遵。一面委出校長姜子牙。一面又用精密的預算。規定商業中學的經費。每年一萬六千。另縣立師範講習所的經費。每年八千。全縣高初小學百十校。統共每年經費。又一萬六千。通盤合算。整整開支四萬。你道江都全年收入共有多少。豈敢不敢。單忙漕附加指撥地方辦學之用者。約有七八萬。又雜捐二萬。學田收入一萬。

兩淮鹽引捐又四五萬。除歲支四萬。我替姓言的計算。至少腰包裹要淨落十萬。你瞧他是起肥不起肥呢。這不算數。記得有份學田。名叫碧祠田。約數有四五百畝。每畝價值五六十元。合計起來。共值洋錢三萬開外。不知那位浙紹會館的朋友。有人說是身寸的兒子。有人說是他的女婿。又有人說他的小舅老爺。得到一筆大大的財香。遂同身寸咬了耳朵。身寸授意。叫領田的遞個呈文。硬講是前清吳祭酒吳穀人的後裔。這穀人先生曾經做過梅花書院山長。身寸借着這點。提起筆來。便雨驟風馳的。在狀尾寫了三四百字。寫畢。將筆一擲。把判詞遞給個得意門生金石交一看。說聲你跟我學學。以後你如做縣知事。遇有膠葛案件。便可拿起主張。獨斷獨行。俗講官斷十條理。譬如這一份碧祠田。我要判給與誰。那是沒有客氣的。石交點一點首。隔了一天。卽以告知南山樵。原來姓金的係第三科。與縣視學是常常見面。

的山樵聽了這話。不免雙脚一蹶。說是糟了糟了。我們地方學田。又被老言送掉一處了。這一處便是三萬多的洋錢。樞人樞人說罷。山樵卽撰了一道呈文。說明碧祠田係列入學款預算。不能由縣變更。且該田多至四五百畝。歲收田租約有千元。不爲不鉅。萬一此例一開。恐其他學田。行將爲人覬覦。後患不堪設想。務懇收回成命。身寸得到這件公文。越發老羞成怒。當將山樵招呼過去說。你先生只管視察學校。指導教員。如何干涉起碧祠田來。山樵因取出部定視學規程。指給身寸閱看。原來當日視學職權。非常重大。任其教育。進行無不要視學負責。身寸強他不過。因說。這事且容我核辦。一句官話一宕。老言還施出那獨裁主義。一面將學田罷送。一面對山樵要個花槍。說是視學辦公經費。在教育款中既未列入。縣行政上亦無可開支。着卽停給。又值官制變更。其時於省長之下。縣長之上。新設一淮揚道尹。單這視

學名目。在京有部視學。在省有省視學。在道有道視學。在縣卽有縣視學。新章對於視學。須由縣開送履歷。由道尹加以委任。哼哼。這言身寸既不悅山樵。而又夾袋有人。當卽拿定主張。不懷好意。山樵不知。恰巧金九霄約他同往南京活動活動。山樵覺得縣署空氣不甚新鮮。而一般浙紹會館的朋友。無不楞眉豎目。難與合作。說行卽行。兩人由揚動身。各提皮包一隻。到得南京下關。當着下車的當兒。一眼瞥見邵子峯。由九霄搶着上前。一手握住子峯的手。連連喊叫不止。那知冷不提防。被一個婦女揪着衣領。大罵你這個烏龜王八。你往那裏走。哈哈。這個金九霄。才是不白之冤呢。兩隻眼睛氣得火星直冒。喉管急得講不出話來。還虧山樵眼力不鈍。他好像見過年老五。一面的。他知道婦人卽係老五。爲子峯令寵怕的。其中起了悞會說時遲。那時快。嘴裏含糊的叫聲。嫂子你係與子峯一起的吧。你撈摸的。并不是子峯。

那婦女凝神一看，才知揪錯了人，心甚惶恐，忙的放下手來。這時子峯轉湊趣，向老五說：『你要揪揪我，何必揪着我的朋友？』年老五好不自在，忙的一口濃痰唾上子翁的尊龐。子翁喊聲：『你好糊塗！』我們有話說話，在這裏扯拉則甚。山樵因說：『是呀，是呀，我們且找個茶館去吃一盅茶，一聲走動。』於是在附近找了茶館，大家略坐。原來子峯因鬧着家務，與老五別氣出來，前書不交代明白麼？這年老五最厭惡人稱講他是小，是姨太太，爲最他家次兒次媳，是稱他做娘，做太太，大兒大媳，是稱他做姨娘，姨太太，爲這勞瘟的稱呼。家裏不知吵過幾回，鬧過幾回。子峯要趕大兒大媳出門，大兒子是捧出娘親的靈牌子，哭媽媽，大媳婦也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婆婆，弄得子峯無法可施。跑到南京，邵太太年老五也就趕上南京。那知到得車站，由子峯搶着下車。老五以爲他意在脫逃，在人叢子裏一把揪着個衣領，直當是自己丈夫。

嘴裏便烏龜王入罵個不止。這種桃僵李代，真是絕大笑話。此時經山樵拴解大家在茶館坐坐，偏又奇中出奇，引出一個梁藥亭來。你道藥亭是從那裏來？道須知伊的家庭亦出了個老大的笑話。古人講過：「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必風流。」不風流不能稱做名士，不本色不能算得是英雄。我嘗翻閱最近的英雄譜，披覽時髦的名士傳，越是英雄，越是名士。他鬧的趣史越多，惹出笑話越大，甚麼大伯相與弟媳婦二連襟，叙摸小姨子三姑爺偷情小舅母連帶的下去，那些表兄表姊妹，姨兄姨妹沾沾搭搭，走花溜水，所謂家常便飯，不算甚麼。卽如我編的這部叢菊淚，最知名的是一般冶春社友第一個從菊隱翁起，第二個從林琴南起，兩位老先生皆算年高有德，然而風流豔史不厭其多。本色娑羅可以意會。原講梁藥亭的夫人無出後來鍾情美婢，便產一位寧馨。那知男性有男性的風流，女性亦有女性的本色。

第一個原因是郎才女貌不甚相當。藥亭已五十開外，所納專房尚在妙年。這種病根是不能移就的。所以石湖老去，遂遺小紅白傅。晚年不留樊素。今日邵子峯家庭，豁勃弄得父子們婆媳們種種不安。其中骨病亦含着這點。

(一鼓雙響語妙筆妙) 閑言少叙。單講梁家的姨太太。因有個染坊夥計。不時上門走動。這夥計不知姓甚名誰。到還生得漂亮。雙方兜兜搭搭。瞞着藥亭先生。你也有情。他也有意。由情感發生戀愛。由戀愛遂想雙宿雙飛。宜家宜室。婦女們眼光太短。心計太差。你要曉得。梁藥亭是個名流。伊無正室。即可以妾爲妻。妾既生子。自然母以子貴。甚麼綾羅緞匹。沒得穿。甚麼可口的飯菜。沒得喫。在家推奴使婢。稱做太太。何等不好。偏偏要犧牲富貴尊榮。同一位染坊夥計。做個露水夫妻。就在這三五日內。一個大大的捲包。竟成了。白雲黃鶴。畢竟名士是個名士。在他人失去愛妻。溜走寵妾。必然要大驚。

小怪起訴經官藥亭是處之坦然伊覺母去兒留到可掐斷苦腸不與計較。這日下關拜客一眼瞟見金九霄南山樵。這是不生問題的再看一看又看出邵子峯年老五心下大爲詫異。當時兩隻脚髻鬚踏着香油一滑過來。略招呼遂抓起茶壺演一套例行故事。接着山樵取過茶壺也要照樣行事。九霄因說似這些江湖俗套也可不拘我在忠州……這兩個字方才提出。邵子峯早把舌頭一伸兩耳一掩說是我們金大老爺又來開動話箱了。九霄連連哈笑說本州豈獨開動話箱還要坐堂問案你這單身男子不避嫌疑攜帶個婦女行走。哼。哼。哼。這樣行迹可疑本州何能不問而況本州的馬褂衣領又被又被這位嫂子的稱呼我到不能確定呢。說至此那年家老五也就發起話來。你道他講些甚麼。他講你這金大老爺是不是做過忠州州的麼。你如在前清在忠州任所穿起袍褂戴起翎頂儘管暗藍的翡翠的孔。

雀的我不問你是龜是鼈。只要坐上大轎前護後擁。我皆承認你是官。你要坐堂。你要問案。誰人攔你。如今滿清沒了。你那忠州州已經取消。你打四川逃回家鄉。這逃官便係逃犯。你這逃犯。我到要問你在任上貪些甚麼。賊枉些甚麼。魔法所席捲的銀子。回家是不是爾俸爾祿呢。民脂民膏呢。你替我從實供招。如有半個虛詞。看看說至此。藥亭在旁笑了一笑。說這却看不下去了。山樵知道兩點脾味。雜毛年老五。雖係女流。他能把邵子峯降服得。伏貼貼。那是個不好惹的。這位金大老爺。開口忠州。閉口忠州。弄得不好。那些村言謔語。便信口而出。假如囉皂起來。成何話說。於是望着子峯擠一擠眼睛。子峯心底明白。因說我們正愁沒有地主。難得藥亭前來。我們且去打攪打攪。這句話出口。藥亭便站起身來。邀着子峯老五一路入城。不在話下。單講九霄瞧着子峯等走遠。因笑謂山樵說。你看邵子峯這個瘟龜。被個小

堂客糾纏到這步田地。可是丟人不丟人呀。山樵說他丟他的人。與我何干。你且幹你的正經。原來九霄到寧。是專門晉謁省長韋芝石的。其時芝石特權。能夠保免縣知事。何謂保免。就是把具有縣知事資格的。由省長加以考語。保薦到京。即可分省任用。九霄與員咸三兼三本係中表至親。得他倆切函道地。果然芝石在第一批保案內。即將伊的姓名保出。伊因甚又約山樵一齊到省。爲的山樵認識雲中鶴。又認識韋亮侯。所以想他出面介紹。偏生事不湊巧。那章子濂放了秦縣知事。亮侯是送章榮任。中鶴又北往北京。這一趟算是落空。由九霄單單謁見省長。官場老調。靜候機緣。在寧小住三日。却引起九霄動機。要往蕪湖一趟。原來九霄有位老姑太太。家住蕪湖。不幸老姑太爺石漢臣久經亡故。又無子息。靠着一二百畝莊田。及三五處市房爲活。一個人到也過得安安逸逸。前次九霄入京引見。及到省用度。無非

取給於彼。此次急謀起復。意在又要姑太太鬆一鬆腰包。所以到過南京。卽約山樵同往蕪湖。好在山樵做的是個縣視學。不像其他職務。要限制處所的。視學重在參觀。重在攷查。伊想趁這機會。正可到蕪湖行走一趟。說去卽去。次日同九霄搭個江輪。一路上水。先過采石。後過天門山。這天門山橫亘江中。真可算得一道天然門限。形勢非常險要。過了這道門限。不上兩三個鐘頭。卽到蕪湖。叵耐蕪湖碼頭。不像旁處碼頭。由躉船再上小划。距岸約有里許。這日東風又緊。浪頭又大。九霄與山樵坐在小划子上。被浪頭捧得忽高忽下。山樵尙不開口。九霄只是馬得皮馬得皮。罵個不歇。那划船的是個湖北老。兩隻眼睛瞅着九霄。大有停止工作的意思。諸位想想。在這溜水大風。不是當做耍子的。山樵連打招呼。加給酒錢四毛。那湖北老才使出吃奶的氣力。三划兩盪。趕至碼頭。當有棧房接客過來。抓住九霄。連嚷先生先生。

九霄是官氣十足。聽見人稱他做先生。不稱他做大人。做老爺。髭鬚是醋滴腦海。一聲馬得皮。給茶房夥計。個冷不提防。便一個巴掌上了面門。可憐茶房夥計。被九霄打了。只是翻着白眼。九霄舉起巴掌。還要再來一記。還是山樵用手格開。連說不可不可。我們到大方棧。只這皮篋提包。你可替我們拎了。恰巧打的正是大方棧茶房。彼見上門的主顧。也就忍耐着些。不敢囉皂。九霄山樵進了客棧。看了房間。老板問名問姓。九霄又不耐煩。又是一聲馬得皮。說是你要老爺背履。歷老爺背給你聽。我是二品廕生。前清忠州直隸州。現在由江蘇省長薦任縣知事。我告訴你聽。馬得皮。我是一肚子不願意。特地到這裏。逛逛這裏。督軍兼省長泥菩薩。他的父親曾在我們先祖忠愍公部下充當過差弁。我到安徽。怕不派我蕪湖釐金嗎。那棧房老板不知九霄是九幾碼子。只有喏喏連聲。爲最南山樵聽着九霄這番熟話。只覺得身。

上汗毛根根剔豎。棧房老板又問山樵說：「你這位老爺想係與泥菩薩也有關係的。」山樵笑說：「我是跟金大老爺一起到差的。我是小的，不是老爺。客棧老板聽了這話，不禁把山樵覷了一眼，說是抬架子的。儘管抬架子，我們也不敢恭維。跌架子的，儘管跌架子，我們也不敢奚落。就此請個銜片，我們好寫上水牌。」九霄取出一張分省候補縣知事的卡片，歎一歎氣，說是「屎毛個官，你可不要笑話。」山樵順手也掏張卡片，說這三字連「屎毛」也不如呢。話未講完，忽聽間壁房間動了絲絃響器，一條清脆的喉嚨，唱了幾句秦瓊賣馬。九霄是不懂皮簧，覺得戲曲是沒有意思。山樵略懂些詞曲，爲最聽了這一段賣馬，好像喉音很熟，帶些清淮尾音，因用手上腦袋上一拍，說：「這這這，這個倌人莫不是真珠蘭嗎？」話沒講完，可巧隔着板壁，便有人應聲說：「誰個大名小姓？」山樵因說：「怎的不想煞人也麼？」哥悶煞人也麼？」果然唱賣馬的不是

別人正是山樵的相知。真珠蘭大概做妓女的不時要換碼頭。那個碼頭得法便多住些時不得法便少住些時。這真珠蘭由清江又趕到南京。由南京又趕到蕪湖。原講他灑灑落落沒甚俗氣。今因山樵叫伊芳名。伊便撇却座客來見山樵。山樵曉得伊熟於西廂。劈口便念了句。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珠蘭姑娘笑說。今日見着便當如何。這時山樵尚未開口。轉是九霄插科打渾的說。見着了便春生敵齋。見不着便石沉大海。珠蘭聽這兩句。暗想瞧不起這位伯伯。也會講兩句西廂。再把九霄一覷。見他生得肥頭肥腦。因笑了一笑。說是我瞧你這法聰和尙。只差頂上圓光。便是個僧伽樣。九霄瞧着珠蘭有答有說。也就不忌生冷。前來動手動脚。嘴裏還嚷着說。倘能夠湯他一湯。便與我消災障。珠蘭見九霄行動不對趕的身子。一扭口講得罪得罪。還唱着甚麼神仙歸洞天。空餘

楊柳烟一路的嘻嘻哈哈。仍歸他的房間陪他的座客。這裏山樵因連日風塵受飽。約同九霄往浴室洗澡。這個圈子一轉。回到棧房。已是不早。兩人預備安歇。有個茶房小蔡向山樵咬個耳朵。不消交代。自然是真珠蘭約他去走走。九霄說。這事不能瞞我。我們弟兄倆是同去同來。山樵說。那個自然。一宿無話。次日由九霄邀同山樵先逛一逛十里長街。這長街名爲十里。却沒有十里。而蕪湖全埠的菁華。完全聚集於此。由此進了縣城。一種腐舊的空氣。我敢說句。還不能比上揚州。金府老太太。却住在城北正街。九霄一定拖着山樵入內。原來金九霄的老姑太太。所生子女不存。姑太爺石漢臣故後。伊便看經念佛。婦人家各事省儉。拜匣做了木魚。面盆做了銅磬。身邊一個女婢。一個僕婦。髻鬚是寺院沙彌。你敲面盆。他敲拜匣。這壁叮嚀。那廂撲秃。姑太太放出那三寶喉音。甚麼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摩救苦救難。大

慈大悲。廣大靈感。觀音觀世音菩薩。主僕三個。唱起一條聲來。這裏蒼頭開門引進。九霄及山樵坐在客位。忙的入內通報。那知念經不以眼觀鼻。以鼻觀心。任何物事。是不瞅不睬。外面九霄那能忍耐。早已馬得皮。馬得皮。白屎。毛黑屎。毛大開。葷戒。真正氣得姑太太發昏。章十二手裏。掐着菩提珠子。嘴裏只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住聲的念。至外邊一見九霄一肚子話。又不好發作。大概婦人心裏無非。注重勢利金錢。看經念佛。因爲今生苦惱。修修來生金錢勢利。是個活菩薩。伊瞧九霄衣冠齊整。官氣勃勃。早把一股憤氣。納入丹田。再瞧旁邊有位陌生的山樵。尤其是礙難啓口。九霄趁這當兒。就叫聲姑媽。山樵隨着脫去呢帽。說也奇怪。那老姑太太登時便和顏悅色的。客氣非凡。一面招呼做飯。一面留着扳談。扳談單由九霄請他姑母入內。不知講甚麼。一會工夫。已是喜孜孜的出外。山樵知道目的已達。那話已經

到手停歇飯好。擺出三葷兩素。還有四個碟子。這要算石老太太費心的了。午飯一過。揩把手巾。趕着道謝出城。山樵謂九霄因說。此地有座倚陶園。結構頗佳。據講係合肥李氏所築。我們何不就去逛逛。九霄冷笑了一聲。說是你個心上人約你走走。你到忘記嗎。哼。哼。哼。光棍面前不必打油拳。我知道你個意思是怕我去割鞵鞵子呢。山樵也就哈哈大笑說。老弟。虧你好個聰明。做哥哥一點心計。總被你猜透。到二十四分了。你走你的陽關大路。我行我的獨木小橋。好是不好。九霄受這幾句軟軟摑苦。忙的打躬作揖。連陪不是。山樵因說。既如此。我倆便把真珠蘭找了出來。一同逛園如何。九霄連說好極好極。好在珠蘭芳巢。離大方棧不遠。大方棧又離倚陶園不遠。說行即行。當由山樵領着九霄去訪珠蘭。珠蘭早打扮得粉白黛綠。穿了一套提花玄緞衣裙。搵着一條緋色絲巾。姿容腴潤秀媚。言語稍帶淮音。九霄一見着

面便講。你心愛的是光頭和尚。你把我比那西廂記的法聰。却不大對。我只是水滸上面的海雲。那潘巧雲見我。包管合式的。珠蘭聽到九霄自比海和尚。因把雙眼一睸。說你討不了人的便宜。反而自家上當。那海雲不是個殺頭的和尚嗎。你自家摸摸頸項。頸子看是有裂痕。沒有裂痕。諸位須知九霄官氣十足。他同人講話。處處要占着上風。若是人來託他便宜。馬上眼睛一翻。任是再好交情。不顧的。今日珠蘭叫他去摸頸項。頸子。此話未免過重。當下罵了兩聲馬得皮。馬得皮。提起腳來便走。山樵連望珠蘭擠了擠眼。珠蘭會意。連忙叫個娘姨搶上前去。只是大人老爺喊個不迭。山樵也就拴着九霄。說是嫖界俗語。打疼罵愛。越是罵你得兇。越是愛你得緊。你到頑出外。行來了。九霄只才回過味來。將身一轉。却巧珠蘭望他飄個眼光。帶誑些說。那一道靈魂兒已被勾魂使者勾轉。九霄因慢騰騰的說了句。你要罵我也。

不致血滴滴的叫。我殺頭珠蘭笑了一笑。說是誰。叫你烏龜吃繖子。自家繞着自家頸項的。（妙妙）九霄答應幾個好好。略坐一坐。於是由娘姨領路。兩男一女。遂一路談談說說。踱至倚陶園。這園子坐落臨江。面積到還不小。西邊斜枕赭山。好似一座錦屏一般。山上一所學校。據說是蕪湖中學。房屋到很整齊。與赭山東西對峙的。有座螞蟥廟。你道那螞蟥娘娘是誰。原來便是孫權的妹子孫夫人。那孫夫人不是嫁給劉豫州的嗎。後來劉先主白帝城賓天。孫夫人投江而死。最奇不過尋常溺死的尸首。是順水下流。那孫夫人的豔尸。獨逆流而上。至螞蟥而止。現今廟內有副楹聯。上句是一思親淚落。吳江冷。下句是一望帝魂歸。蜀道難。這一聯要算做絕唱。閑言不表。單講九霄山樵珠蘭二人。進得倚陶園。園內的花木儘多。亭榭廊廡亦復布置得法。就地勢開了個灣曲溪流。圍住一架六角亭子。登亭一覽。左江右山。

風景不錯。時值春季。正是花多解語。柳亦含情。三個人在亭子左近。揀個座頭。當有堂倌泡了兩壺茶來。黑白瓜子磕着。珠蘭只向山樵敘述別情。訪知他新經斷絃。格外的殷勤慰藉。九霄瞧在眼裏。只是譚語村言。叫人聽不入耳。轉是房間裏娘姨在旁笑說。我的金大人。金大老爺。你當日坐堂問案。難道也毛長毛短。纏擾不清嗎。九霄說。官場裏面頑的個毛撥撥。那能比得上南大老爺。他一肚子文才。一肚子詩料。老南老南。你替我做首詩來。山樵說。你真叫我做詩嗎。拿紙筆過來。隨手寫了八句。一水中央築小亭。四圍春色柳搖青。如雲士女隔花笑。終日琴尊藉草停。買屋頗聞金布地。對山雅愛石爲屏。眼前景物饒幽致。不願絃歌別館聽。九霄將詩接過一看說。這幾句歪詩。還不如我村言譚語。毛七毛八。來得爽當。甚麼叫做金布地。石爲屏。不過七捺八扯。拉雜成篇。尤其是末了兩句。越說越岔。眼前并沒絃歌。我們

要逢場作戲。及時行樂。不到貴相知。珠蘭那裏。還有甚別的去處。山樵略點點首。只是淡笑兩聲。不提防該園堂倌。拎着水鉢。前來兌茶。無心失脚。踏着九霄的緞鞵。九霄這一咆哮。連嚷馬得皮。馬得皮。先是脚踢。後是拳打。稍不介意。嘩嗤一聲。一件簇新玄緞馬褂。被簾鉤子。括個岔口。壞了。壞了。那個火爆的性子。發了一陣嘩琅。嘩琅。滿桌茶壺碗碟。沒有一個整的。安徽人性情又強。早有帳桌先生。及其他堂倌。來與理論。九霄是滿嘴送官送縣。鬧得個沒有開交。這個當兒。唬壞了真珠蘭。急壞了南山樵。山樵操着一嘴揚州口音。人家不懂。還是珠蘭硬着頭皮。對人講了幾句馬頭話。一來是語言上。沒有隔閡。二來。婦道人家。講話人總要耐點性子。何況珠蘭。又生得漂亮。一時眉展春山。眼橫秋水。鶯喉歷歷。無論人們生氣。不生氣。見伊出面調解。都沒有說合不攏的。九霄雖是跳上跳下。總有山樵拴着膊臂。不得用武。俗講會。

講話的一句抵人十句。這其中還有個別竅。這裏帳桌先生原與珠蘭有些相熟。因這一來。所以什物毀壞。也不要九霄賠償了。堂倌握着踢打辱罵。還不算數。還要打躬作揖。向着九霄賠禮。九霄只是脫下馬褂。遞給珠蘭。珠蘭笑說。你交給我。我自自有道理。叫他家園主替金大老爺做件新的。以備到差到任。九霄這才無話。暗中由山樵會了東道。胡亂吃些點心。然後出了倚陶園。復到珠蘭那廂。好個珠蘭忙將撕破的馬褂。送去機房織補。并留九霄山樵在家便飯。這時九霄才轉怒爲喜。第一要義。要想做個撮合山。替山樵珠蘭謀個團結。這種意思。原係當下應有文字。在山樵中年斷絃。理合鸞膠復續。放莊重些。必得明媒正娶。放隨便些。也可不大不小。算做渾家。在珠蘭原出良家。不幸混迹煙花。情非得已。一個要梅。聘海棠。一個要蘿。牽松柏。似這種天然湊合。再巧沒有。當經九霄提議。雙方皆認爲可行。一會工夫。由房間

娘姨取出一件簇新玄緞馬褂。說是倚陶園着人送來的。珠蘭接過一看。忙說好的好的。我叫他賠。他是不敢不賠。金大老爺。你可細細看看。這衣服穿起。看是合身還不合身。九霄接過瞧了又瞧。認了又認。只是尋不出破綻。連稱入鬼入鬼。山樵笑向九霄說。怎麼叫做入鬼。九霄一個哈哈笑。說是你入你的鬼。我入我的鬼。我這件馬褂子。何曾是倚陶園賠償。不知怎樣弄的。玄虛叫我。看了一些破綻。沒得這不是我個人入鬼嗎。你與珠蘭本係相識。偏偏過了三五個年頭。他還守株待兔。你又亡羊補牢。在這異地相逢。行將結成眷屬。這不是你個人入鬼嗎。山樵方欲答話。轉是珠蘭向九霄瞅了一眼。說你這屎揚口的媒人。還不懂做媒的規矩。大凡做媒。須要揀些吉利話。說像你滿嘴的入鬼入鬼。我倆是不願聽的。九霄凝一凝神。因說我這話。懂了。恭維你們倆一個是文章魁首。一個是仕女班頭。一個是月上柳梢頭。一個是入約。

黃昏後一個是又驚又愛一個是半推半就如此講來好是不好珠蘭說誰與你油嘴打花我們就此吃飯飯後回寓一宿無話次日九霄又去單獨辭別姑母山樵遂與珠蘭定了揚州之約續後有無豔史我且攔着再說單講山樵和九霄前往南京蕪湖去來不過一星期那知位置上已經發生問題你道甚麼問題原講言身寸有位乃弟是個一榜孝廉據說曾充浙江省視學因他對於新派一竅不通被人逐去趕至江都一眼瞧定縣視學願情降等錄用苦無機會可乘今聞山樵同着九霄赴寧赴蕪硬說九霄得到蕪湖縣缺用着山樵做個總務科火龍火馬就此上任身寸信以爲實不由分說便招呼第三科叙稿那科長是位教官出身不懂甚麼即喚書記叙稿稿文叙成由科長核稿送簽這時金石交在旁瞧見連說幾個奇字大概公事手續必須有辭職的然後有接充的今日山樵未有辭職書來如何換起替人

話言未了。巧巧身寸踱進第三科。諸位須知身寸是察察爲明。自家儘管弄錢。儘管賣法。他要防人家弄錢賣法。所以神出鬼沒的。一會踱進這間屋子。一會踱進那間屋子。雖係自親好友。算做浙紹同鄉。一日之間。至少有三五次走動。一夕踱到表舅老爺房間。時已三更。那表舅老爺是出外宿娼。被他先生偵查出來。第二天雙眼一翻。逼着表舅老爺走路。饒到這樣。一班好嫖好賭的。還想出別樣法門。趁着夜間身寸問案。一個個溜出公署。偏生事要破案。往常身寸坐堂。總要訊個通夜。這日案子結束得快。一到三更。公堂無事。身寸走到各位房間。問問張張。也沒有問問李李。也沒有摸到乃弟房間。房內電燈已滅。身寸放出電筒。瞧着帳子。活動床沿。是一雙男鞋。一雙女鞋。身寸心知有異。趕緊招呼隨僕。那知僕人出外小解。在這個當兒。猛可床上跳下個胖人口。嚷有賊有賊。一把抱住身寸。身寸罵句放屁。屁字未了一個。

女。人。影。子。眼。前。一。晃。已。是。一。條。屎。褲。子。脫。去。沒。有。賊。證。可。憑。接。着。長。隨。言。升。趕。來。拍。的。火。門。一。關。電。燈。透。亮。只。見。本。家。四。老。爺。赤。身。露。體。的。還。握。着。自。家。老。爺。一。個。大。罵。放。屁。放。屁。一。個。狂。喊。有。賊。有。賊。事。情。好。笑。身。寸。因。問。賊。在。那。裏。乃。弟。言。四。亦。問。屁。在。那。裏。畢。竟。身。寸。理。是。直。的。氣。是。壯。的。指。着。乃。弟。罵。說。你。這。不。要。面。孔。的。東。西。還。虧。你。是。一。榜。孝。廉。你。連。父。母。遺。體。不。顧。幹。這。狗。男。女。的。事。我。都。替。你。羞。死。你。還。不。替。我。滾。去。言。四。笑。嘻。嘻。講。了。一。句。說。是。我。因。捉。賊。才。忘。却。穿。了。衣。褲。這。賊。膽。子。也。忒。大。了。些。一。轉。身。仍。跳。上。床。去。蒙。被。而。臥。我。要。請。問。這。來。同。四。老。爺。困。覺。是。個。甚。麼。女。人。唉。唉。講。出。來。與。言。身。寸。顏。面。有。關。言。身。寸。既。戴。綠。頭。巾。穿。綠。蓑。衣。從。此。不。提。不。問。我。亦。何。必。替。他。張。揚。出。去。丟。足。他。的。顏。面。呢。話。不。煩。叙。弟。兄。還。是。弟。兄。這。日。因。着。更。換。縣。視。學。要。將。乃。弟。言。老。四。發。表。出。去。忙。忙。踱。到。第。三。科。恰。巧。科。員。金。至。交。迎。將。上。去。

劈口稱聲老師。這縣視學南山樵并無辭職明文。如何遽行更換。身寸說。難道他擅離職守。不該有應得處分嗎。石交說。視學的職務。是流動的。不是固定的。假定山樵借個名義。或是往寧參觀。去蕪調查。只要關於教育事業。怕不能坐他的擅離職守罪名吧。身寸哂了哂嘴。說是這樣講來。豈不是他個位置。比本縣還要牢固些嗎。石交笑說。這也不然。這也不然。身寸又把嘴一哂說。只這南山樵。我却容他不得。話沒講完。忽由號房周華遞進一張卡片。身寸接過一看。乃係部視學王孝穆六個大字。身寸笑說。這是縣視學的高級上司到了。忙招呼個請字。自家隨着周華站立堂口。一會王孝穆進來。其人生得眉清目秀。一撮短小鬍子。叢在鼻尖。身穿醬色的起花緞袍。上加鐵機玄緞馬褂。鼻架金絲眼鏡。頭戴呢帽。脚踹烏鞞。左手提包。右手司的克。到很有個京官架落。原來伊父王可莊。曾經點過狀元。做過江南主考。末了放

做鎮江知府。叙起來同身寸還有點年誼。向例京官大於外官。彼此見面。按着官場儀節。客客氣氣。略叙一會。偏偏那南山樵也就得信到了。山樵是書生本色。而况教育事業。也沒有甚麼拍馬吹牛。因問孝穆預備下榻何所。孝穆因說。最好是圖書館。教育館。否則縣署第三科。只要一榻之地。無不可以歇宿。身寸得到這個口氣。因留孝穆在三科下榻。當招呼乃弟言老四過來。道地介紹。這老四是想補山樵遺缺的。覷着山樵回揚。很爲詫異。說是你這幾日躲到那裏。你不是擅離職守嗎。山樵未及回答。轉是王孝穆說。這縣視學是終年流動。城裏跑到鄉間。鄉間跑到城裏。南京跑到上海。上海跑到南京。甚至出省考。只要帶有教育關係。到也無乎不可的。言老四被碰這軟釘子。很覺說話不入。接着身寸又覷着山樵說。我聽得你跑到南京。跑到蕪湖。還隨着一位金九霄。是不是與本縣教育發生關係呢。山樵答說。沒有。

關係也不敢遠跑。身寸見山樵言語斬截。因淡笑了一笑。說是你連日舟車勞頓也該回去歇息。歇息。山樵因說歇息呢。到是要歇息的。不過教育部既有重要人物前來負着非常的使命。某亦教育行政份子之一。理當在此候教的。孝穆連說豈敢豈敢。今天聚晤匆匆。有些話還計議不到。最好明早八時。我們倆可就城內中小學校畧看一看。山樵連連答應幾個是字。就此辭出身寸自送山樵出去。因同孝穆研究這縣視學去留問題。復將山樵如何去寧。如何往蕪。放棄職務。大言不慚。申叙一徧。孝穆微微一笑說。這去留視學。是大大要有一點根據。因着教育事業。第一資格。第二經驗。第三還要地方上人。如果不是地方上人。所謂楚材晉用。那是要引起反感的。以我瞧來。姓南的還不欠錯。可暫不更動。原講言身寸本係老奸巨猾。彼見孝穆替山樵說話。也就帆隨風轉。攔過不談。次日山樵一早入署。會過孝穆。早由縣署

預備官轎兩頂。一頂藍呢紫帷。是身寸自坐的。讓給孝穆上桿兒。前走。一頂油篋式的轎子。兩人肩抬。對不起。有屈山樵坐着。到到學校門首。先由山樵跳下轎來。領着孝穆入內。差不多的。祇知有個學委。有個縣視學。新經在縣視學之上。又添了個道視學。道視學之上。還有那省視學。每逢春秋兩季。上下學年。到得省視學來揚。可憐一班校長教員們。無不提心弔膽。就中有位省視學。名叫侯子菁。這子菁先生神出鬼沒。他在瓜洲。在邵伯。有一兩次三更半夜。打開校門。先生們從夢中驚醒。起來招待。這侯子菁查學。是專考先生。不考學生的。先生如果口才好。議論新。談得過他。他便喜孜孜的獎借不了。若是倒靨磕銃。被他盤住。對你不起。晉省報告。該撤的撤。該換的換。那是絕不留情的。侯先生尤長於做詩。在江北的风景。貪戀個揚州。在揚州的詩人。欽佩個山樵。山樵因與子菁密切。被人欽羨多少。妬嫉多少。這一次部視

學過揚。聲勢越高。架落越大。一般教界人物。我不知低首下心。要到怎般田地呢。

評曰。言身寸蒞任江都。所賺金錢。不下百萬。其一種弄錢秘訣。爲最在不得罪於巨紳。斯時揚州紳士。不獨樂與聯絡。且甘做爪牙。一個劉文葵。攬盡鹽務特權。一個言身寸。括盡民間脂肪。揚城素稱殷實。經文葵身寸種種胡攪。其造業勝於虎兄十倍。而吾民其何以堪。

因山樵隨九霄赴燕。借此生出邵子峯梁藥亭文學。子峯之家庭瑣屑。於前書已略見一斑。惟藥亭節外生枝。不免出人意外。總之任何豔史。中間總有些不乾不淨。山樵認識真珠蘭。經九霄一度撮合。幾乎成爲眷屬。吾以爲所事不諧。尙屬有餘。不盡所事一諧。恐亦淘氣不了。誰爲嘉耦。誰爲怨耦。看似相反。實係相因。

言身尺謀奪縣視學。身寸爲之費盡心機。是宜若何圖報呢。不謂身尺。不卽圖報轉而偷雞摸狗演出一幕穢史。當時浙紹會館之人物卑鄙。吾於此得窺見一斑矣。

叢
菊
淚
第十七回





邦水
春秋
叢菊淚

第十八回

建築名園湖山生色
盜偷法寶寺院行雲

這日視察的學校到有五六處。其間
紳縮餘地。完全操自山樵。山樵覺得
該校可看。便領孝穆去看看。覺得該
校不可寓目。又何必引起閒語。致校
長教員們落許多不是。操總一句。城
內有兩處高等小學。一在新城。編做
第一校。一在舊城。編做第二校。校址

寬綽敷用。校長辦事認真。歷經省縣視學視察。那是沒有話說的。此外比兩高小經費較多。局面較好的。又有一個商業中學。一個師範講習科。這講習科係最近成立的。你道校長是誰。便是那山東的逃官刁葫樓。諸位不記得嗎。那刁葫樓新舊資格均有。往官場裏跑。他是個優貢朝考的知縣。往教育界裏跑。他也在南菁學堂。日本宏文師範混過兩年。是否取得文憑。我姑不論。我只論他是又麻雀的專家。打德律風的好手。他這校長也虧着員咸三年家樹與身寸硬討的。校內學生由五十市鄉保送。經費出自串捐。甚麼叫做串捐。便係在錢糧裁串當兒。每張串紙收捐若干。江都糧漕二十萬。這筆收入很爲不少呢。至商業中學完全出自鹽釐。前書交代過的。不過校長姜子牙雖說是封神榜上的要人。無如他的坐騎是個四不像。我因這四不像。便想着好笑。請問笑從何來。一笑。他學校不像學校。彷彿開的客寓。二笑。他

學生不像學生。彷彿收些青皮流氓。三笑他教員不像教員。彷彿個五癆七傷。四笑他校長不像校長。彷彿開魚行的老板。靠着賭咒營生。一言蔽之。封神榜上的人物。總有些神頭鬼臉。山樵因爲種種原因。本不預備領着部視學前來。無如孝穆久耳其名。一到揚州。即查明城內有三個中學。那五師八中。以其在省立範圍。甚麼矮脚虎。夏神經。他也知道是東洋出品。彷彿含有抵制日貨的意思。到了商業中學。屬於地方範圍。其校長又是魚行老板。若論性質。算做土貨。又算做鹹貨。孝穆先生一定要到該校瞻仰瞻仰。該校忙得熱鬧非常。早已椅披椅墊。大紅桌圍。陳設得如官廳一般。孝穆瞧着這頑意兒。驚得倒退不迭。因問山樵說這裏莫非有喜慶事情。難道校長先生過甚麼大壽嗎。慚愧。慚愧。小子在客邊不曾備着賀儀。怎說怎說。山樵笑說。這裏姜先生並不過壽。這是竭誠歡迎。彷彿一種官樣的表示。說到這裏。那姜

子牙員損之同樣穿的玄色馬褂。二藍袍子。足登緞鞮。頭戴瓜皮小帽。還安着鮮紅珊瑚的帽結。口中含糊其詞。却是彎腰曲躬不迭。當由山樵代達姓名。彼此主客做定。由校僕捧上硃紅漆的桌盒。揭開蓋子。總是些嘉湖細點。孝穆見捧上桌盒。忙哈哈笑一聲說。我同南先生是前來查學的。不是前來會親的。請問這時各級上課沒有。子牙連說。上的上的。趕着搶前一步。先至高中一年級教室。上的係英文課。孝穆查一查學生課本。有的紅壳子。有的黑壳子。還有的藍壳子。課本大小不一。厚薄不一。再細細攷查內容。原來博物生理大代數各種課本也與英文畫本夾雜一起。只見先生嘴動一班學生眼不轉睛的望着先生的面部。那先生講的對與不對。學生聽的懂與不懂。可算是另一問題。一會兒又暫至高中二年級教室。這一點鐘是國文。那國文教師是位古月厂先生。講的一篇歐陽永叔的秋聲賦。講到那童子不對。

垂頭而睡。恰巧有個學生伏在坐席剛打瞌睡。孝穆是哈哈大笑。山樵也笑了一笑說。這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孝穆點一點首。連說是極是極。此外各級課程。孝穆亦不復察看。但望着子牙說。先生是不是商科畢業。子牙怔了一怔。說兄弟。雖非商科畢業。然學校的經費。却完全出於商款。孝穆一聲長歎。說了句冤哉枉也。枉也冤哉。商家出了這筆鉅款來辦着這所。四不像的學校。地方上難道沒有人講話嗎。子牙被碰這釘子。真魂慙得出竅。還是南山樵極力斡旋。才把王孝穆敷敷衍衍送出校門。這一次查察結果。算是全城各校。無甚出入的批評。獨有商業學校。受了大大激刺。由孝穆回到縣署。對於身寸發表意見。一須撤換校長姜子牙。二須將該校改做乙種。可劃出一筆經費來推廣地方小學。身寸唯唯。一俟孝穆離開揚州。伊便與第二科計議計議。趁這機會。便想把乃弟言老四抬出。那言四名叫言身尺。

得到這個位置。彷彿抽鴉片的。也可過一過烟癮。那知消息傳出。地方紳士。類如東方訓及長紳余紳。俱不答應。乃推出員咸三年家樹來與身寸交涉。身寸雖屬狡猾。禁不起年家樹一臉兒笑。說出話來。軟裏帶硬。硬裏帶軟。也虧他倆想出個替人。逼得身寸不能張嘴。身尺不能入當。你道。其人是誰。便是那省會議員桂馨。一當初身寸得到江都。完全馨一的借勁。今日馨一來替子牙。那是不能容得身寸推敲的身寸。捏住鼻子吃了這注。請問殺佛齋僧。那子牙又如何下檯呢。俗語講得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應該漲死的。不是餓死。應該餓死的。不得漲死。適值袁項城在京調考全國知縣。是凡有縣太爺資格的。無論爲新爲舊。除得督軍省長特保。那都要經過這一回考試的。姜子牙趁這機會。趕到京城。不消交代。便在揚州老館一住。館中值年的。便是霞建標。過來接談接談。續到的。又有甚麼殷子敏了。鮑壽民了。刁

菰樓了。記得這次考試分做三場。兩場筆試。一場口試。向來刁菰樓筆下飛快。這一次過快。很了主試的疑惑。他碰着夾帶試卷。到得面前。并不評閱。卽提起硃筆。在他個名姓上一抹。第一場便名落孫山。鮑壽民取得最高。打開試卷。濃圈密點批評。是華美異常。不過口試一場。不得過門。原來壽民面貌不揚。而喉音瘖瘞。就是一點。那主試的也就提起硃筆。把他名姓一抹。又是個名落孫山。至於殷子敏。姜子牙。皆僥倖取中。兩人雙雙的皆分發安徽。這其中却一個是官星透露。一個蹩脚不堪。請問蹩脚的是誰。那末要數到殷子敏了。這子敏書酸本色。運動毫無。光復以前在安徽坐了三年水晶板櫂。光復以後。躲在瓜洲。做了個小學校長。如今趕京考試。雖說一榜挂名。再到安徽。仍給他永遠做那水晶板櫂。你道冤是不冤呢。若論子牙。那就時來運來。陰錯陽差。竟會官星透露。賺着一塊冷銅到手。看官莫忙。這當中却有一

段趣史。原來子牙初得優貢朝考。其時前清派的閱卷大臣。是位徐菊人。這菊人却係翰林出籍。不過他這翰林。稱爲黑翰林。怎麼在翰林上面加個黑字。因爲他考差。考缺。都落人後。後來不是充做兩廣總督李大先生的幕府。熬個資格。因此北洋練軍。列入頭等參謀。那裏有飛黃騰達的希望。直到清末。他先生以翰林資格。放了一次閱卷大臣。所賞收的門生。不是大批的優貢。即係大批的拔貢。我敢說。句狂話。這都是些落腳貨。都是些五癆七傷。不過在徐先生眼睛看來。居然是在籠篋。荅公門桃李。所以對於攷取的門生。無不另眼看待。現在猿猴當國。他先生已被推做內閣總理……這個當兒。在大總統之下。要算得是第一把交椅了。姜子牙見到這裏。應該福至心靈。忙在川資項下。節省了十洋八洋。滿辦了一些水禮。同會館裏借個公役。招呼兩挂黃貓車。一氣拉到內閣總理的私宅。名帖遞進。那知同時也有一位

分發安徽知縣。名叫劉達昌。這劉達昌好像是前清台灣巡撫劉六麻子的本家族孫。家貲大大的得過。此次來謁菊人。帶有千金以上的禮物。若論錢大能買錢二。自然是姓劉的占足面子。姓姜的薄乎云爾。不敢相抗。傳達的眼孔是大的一份重禮。一張劉姓的名帖。安放在前一份輕禮。一張姜姓的名帖。安放在後一起。捧將上去。上面徐菊人見了禮物。瞧了名帖。知道一劉一姜。皆係他閱卷提拔門生。心裏非常得意。說個請字。登時到了接待室。那兩位門生。早已搶前一步。雙雙行了大禮。照前清儀注。門生是屈膝叩頭。老師是欠身還揖。禮儀畢後。當然請坐奉茶。問到劉達昌。他仗着閱閱世家。帶些紈袴習氣。菊人也就不與深談。至問到姜子牙。我真要說他時來運來。當日渭水河文王訪賢。那個姜子牙。畫着一副大花臉。唱起來。實大聲宏。一段論調。遂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如今個姜子牙。他也不會釣魚。只會叉叉麻。

雀其絕大的經濟全在個中發白萬條同呆牌看成活牌輸牌看成贏牌他能隨風轉舵他能順水推舟今日同菊人所接談的話完全是順着毛兒抹使得大老官心悅神怡師生倆足談了一個多鐘頭還是管家上前說聲德律風到了菊人這才會意端茶送客一個呵欠趕緊入內過癮這個當兒無巧不巧一陣狂風將上房內懸掛書畫刮得搖動起來奇怪奇怪那劉姜兩人的名帖也就離了幾案不翼而飛一霎風定由書童整理整理免不得張冠李戴那劉達昌一份重禮忽然插了姜子牙的名帖姜子牙一份輕禮忽然插了劉達昌的名帖這叫做神差鬼使造化弄人停歇菊人先生煙癮過足因招呼管家將外間的禮物拿進宦家明白當下先把一份重禮捧呈菊人望了一望其中有幅王石谷的筆山水很是不錯因問這件東西是不是那劉達昌送的嗎管家取過姜子牙名帖回說這件物事是這姜某送的菊

人心下很是狐疑一時又記憶不清因喊了一聲你去快把那份禮物取來。管家諾諾答應趕將一份輕禮及一張名帖呈上當由菊人略看一看。一部化度寺的碑帖配搭着泰山碑八個大字這類不甚稀罕的物事那足動人。再把名帖一瞧的的確確是劉達昌三個大字。管家請問安放那裏菊人說你們如要可取去罷了。管家得了這句忙的跽膝叩謝至於王石谷這幅山水菊人却大大的賞贊不絕當下暗暗說句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我瞧姜子牙那厮到算得一個幹才我且寫封親筆手書叫他同安徽泥菩薩混一混。主張拿定隨手取過信牋像那核桃大般字寫了二三十個信面寫的面交泥督勳啓諸位憑這信賞給子牙不消講得自然是走馬上任不過那劉達昌點了燈油站立黑地俗說癩子吃黃連沒處訴苦眼看姜子牙離了北京順攏揚州火龍火馬的帶些親友僕役一經趕到安徽謁見過泥菩薩當面

投信不消三日馬上便發表出來。看官須知民國初政。仍是用的前清體制。不過前清府州縣官到任。概由藩署挂牌。民國放差放缺。概由省署挂牌。這時安徽省長。既由督軍兼代。自然泥菩薩獨斷獨行。一扇牌示。立即委署姜子牙爲休寧縣知事。看官莫要小覷了休寧。據講這種缺。是種暗缺。事體不多。安安穩穩除吃淨落十萬串。究竟姜子牙到任以後。是否具着革命精神。去建設廉潔政那府呢。抑係金錢主義。所謂貪贓枉法。無所不至呢。編書的因他榮任不止一年。好與不好。我且把姜太公攔在門頭。讓他耍個百無禁忌。等得着機會再慢慢敘述不遲。（好的好的。趁此伏下後文。）此時講着言身寸。忽有搖動消息。他這搖動。保不定是國大人同他爲難。原講猿猴當國。伊係停止省縣市鄉議會活動。其對於參議院與衆議院。因急須若輩捧場。實行那帝制政策。所以對於國大人以及同樣重要的參大人。無不極意

籠絡我們揚州的國大人。誰不知道有個雲中鶴。中鶴住的客棧，也不知是個名利棧。是個榮華棧。只要他先生一到該棧。其門如市。帶些說連老板。一胖奶奶。馬子巷裏都是住的客人。床前搭板都打的乾鋪。中鶴兩個管家。一叫雲才。一叫雲福。那雲福人尙老成。做事可靠。單這雲才係干麵把勢。出籍仗着主人勢力吃花酒打茶圍三個不來。便衝打用武。你道橫是不橫呢。講到揚州的參大人。這人姓曹名堯江。也是個一榜孝廉。大挑知縣。恭喜他。曾經榮任臨淄。同時霞建標因考取三等落第。記得北郭生撰一聯句。說是大挑會大臨淄縣。三等霞三款道堂。原來建標行三。所着文集叫做款道堂。這也算得天然巧對呢。堯江家住大毛廁。由臨淄一任下來。捲了幾草。得了乃第雅蘭（見前）之力。運動了個省會議員。由省會運動運動。憑着孝廉資格。知縣經驗。居然被選爲參議院議員。前次言身寸署理甘泉。本與堯江意

見不對。你講他是貪官。他說你是土劣。如今身寸到任一年。一把撈去二三十萬。如果再往下做。豈不要將揚州地皮刮通。要披露出那十八層阿鼻地獄嗎。堯江見及於此。甚與中鶴計議計議。吹個風兒給與芝石。（即江都省長。）這時老同年不能庇護老同年。適值丁勺湖來封八行。替個熊有光謀調縣缺。芝石略一沈吟。覺得熊有光歷署淮北縣缺。官聲尙是不錯。說動即動。一扇牌示。當將言身寸調省另用。即以熊有光署理江都。此信一到。可憐一所浙紹會館。登時鬼哭神嚎。哭着嚎着。哀懇着地方紳士。各種機關。各色團體。電省挽留。說是言身寸在官如何勤謹。如何廉潔。如何公爾忘私。一派肉麻的語錄。連篇累牘。向省方要求。只是如石投水。沒有答復。不到三日。新任那邊派了一位要人。叫做朱三太。來與舊任接洽。這朱三太又叫朱雯卿。換句話說。他算熊有光的檯柱。原來熊有光是湖北沔陽的秀才。二十年前。

落拓不堪。隨着朱大彭來到揚州。在樊川釐局寫算寫算。月薪不過十千文。後來改派在小金溝。出息較好。後來大彭由釐差得到縣缺。用他做個帳房。一任忙畢。賺了兩千洋錢。同事夥着合股。辦辦投機事業。其時大彭的兒子朱雯卿因說。現在投機事業。莫過做官。我們湊足一萬洋錢。誰代誰捐個大八成知縣。一朝得缺。照股分紅。好是不好。有光笑說。用得用得。但有一層。我在一聲雷命館。相面算命。皆說我官星透露。不出一年半載。必有實缺到手。諸君不信。我這裏却有張批單。說着即在箱篋內。檢查出來。那知朱雯卿亦懂得些子平命理。按照有光八字排算。果然已交到十脚好運。忙說事不宜遲。就此湊足銀兩。跑入捐局。一秤現兌。時來運來。分發江蘇。起初得些釐差。續後放出縣缺。有光又出入虎大哥之門。同一班馬面虎麻面虎。出山虎坐地虎。連絡得極有感情。所以民國二年得差得缺。總得着虎大哥照應。三年

四年虎兄物故。又得個勺湖替他維持維持。居然由徐屬移官揚屬。原講揚屬江都。爲江北首缺。言身寸一捲二三十萬。彼豈有不見獵心喜的。請問朱雯卿。又何以稱做朱三太。一者因爲他胖都都的好像個老太婆。二者只雯卿年過五十。尙未留鬚。又彷彿像個老太監。三太以外。還跟隨着個佟大瓜。衆位可記得麼。這大瓜是與葉天士桂馨。一刀菰樓同學。算是丁勺湖的義子。熊有光的門生。此來徧拜城中巨紳。甚麼參大人。國大人。省大人。以至縣市鄉董議會。無不該拉攏的拉攏。該點綴的點綴。一眨眼身寸下檯。有光上檯。所有縣署浙紹會館。一掃而空。一科二科不論。第三科科長就是用的佟大瓜。科員二名。一位馬面貓。係那馬面虎的本家。一位邵子峯。那是我們揚州。冶春後社的要人。他的一段一段的小史。聯接起來也占本編不少的篇幅。不過伊於虎兄去後。賦閒年餘。幫着員兼三辦辦鹽斤。也不過挂名的食

客如今有光念舊。叫他做着大瓜助理。大瓜是一手遮天。弄得子峯無事可做。因戲撰一聯。說是一愛莫能助。一置之不理。一好了好了。有一件大手筆的。文學竟非邵子峯起稿不行了。你道甚麼文字。便是建築徐園。要找一位坎裏人做篇碑記。提起這撰話。這件事來。我知看官必大大的費解。這書中分明叙明的虎軍統虎大哥。前講風落雨先生畫了一窩的老虎。甚麼公老虎。母老虎。大老虎。小老虎。死老虎。活老虎。虎在揚州。他個名聲是結實不。小的因其不小。所以又化出馬面虎。出山虎。坐地虎。結果是當道忌虎。費盡三毫七孔心機。送給一顆炸彈。活活的將我們虎軍統虎大哥炸死。如今老虎死了。北京政府還要賣狗懸羊。替老虎立專祠。塑銅像。結果撥出銀兩三萬。要替虎大哥築個名園。從事實着想。是宜稱做虎園。有人說老虎不吃人。惡名在外。假定稱做虎園。那膽小的必談虎色變。膽大的必與虎謀皮。不如

令虎歸宗。虎從南徐來的。老老實實就叫他做徐園。與徐園極有關係的。莫如金雨之楊冰崖。這兩位雖係坎裏的朋友。然而嘴裏說得筆下寫不得。至於神機軍師吳無用。却又久荒筆墨。那裏嚼字咬文。當日大家議定。劃出洋錢一千。其撰文者得筆資五百。書石者亦得筆資五百。不消交代。那撰文的差使。自然讓給邵子峯。書石的權利。另歸一人。不在我書中交代。我們所急欲交代的。是一座徐園的構造。該園與小金山隔河相望。一塊園地約有百畝。虎大哥的祠宇。朝南。前面有座荷花塘。引進瘦西湖的活水。小橋一道。通着祠門。門額徐園兩個大字。委係風落雨所書。他先生却一錢不要。門外一條甬道。長有里許。直接紅橋。中築一亭。沿隄一柳一桃。每到春來。紅綠相間。那是招引游人的幌子。祠旁面東廳。一面南蝴蝶廳。一左右種竹。萬竿竹裏小小方亭。可備游人休憩。廳南立着太湖巨石。高皆丈許。由湖東三賢祠移。

來其奇形怪狀。似人亦似獸。後經秋雨庵孟小川等與冰崖通盤籌畫。在曲長廊以外。又添設精舍數間。爲冶春後社吟詩作賦之地。諸位須知。起房造屋。最要有個邱壑。假定徐園不附設一所。冶春後社通前通後一祠二廳。有何邱壑。必得再添精舍數間。堆疊山石。嵌空透漏。覺得洞房連闔幽邃。無窮。這種小小設施。自非秋雨庵不能妙造。雨庵居近文樓。宅地不過兩三畝。而能不時變更。亭屋雖小。引人入勝。可惜他不曾得意。可惜冶春社的朋友。都是癩三似的。不能起造新屋。得他先生做個指導。今日這詩社落成。把個王漁洋先生附記。徐園做了虎大哥的附屬。你道罵人是不罵人呢。笑罵由他笑罵。我們且把我們詩社團聚在一個地方。這一來鍾莊洪莊不用明令取消。也就無人過問。一日賀九嶺由北京回來。找到秋雨庵。找到孟小川錢笛樓。知道徐園內新屋落成。於是招集社友。大賞菊花。可憐這次賞花。又少。

掉。兩。個。妙。人。第一。位。是。那。秦。伯。樂。那。伯。樂。由。長。恨。僧。死。後。把。兩。房。家。眷。移。居。到。東。鄉。奚。子。湖。兒。子。留。在。城。裏。教。讀。糊。口。眼。睛。越。過。越。瞎。越。是。瞎。得。凶。他。先。生。越。哭。得。凶。越。鬧。得。凶。請。問。哭。的。甚。麼。鬧。的。甚。麼。他。哭。鬧。的。天。下。人。從。此。不。會。做。詩。哈。哈。眼。前。新。經。改。良。的。不。是。有。白。話。詩。麼。有。用。韻。的。有。不。用。韻。的。專。講。究。的。絃。外。音。味。外。味。如。此。談。詩。豈。不。是。深。得。詩。中。三。味。嗎。不。不。伯。樂。的。意。思。以。爲。一。般。新。詩。是。野。狐。禪。是。乾。屎。橛。這。種。不。衫。不。履。長。長。短。短。拖。拖。沓。沓。要。把。後。來。學。者。引。入。葫。蘆。套。裏。而。且。改。變。國。音。另。拚。字。母。尤。其。是。伯。樂。痛。恨。伯。樂。哭。着。鬧。着。并。說。中。國。人。不。但。不。會。做。詩。從。此。且。沒。人。識。字。可。憐。他。先。生。儘。哭。儘。鬧。把。兩。房。家。眷。又。鬧。得。流。水。落。花。自。家。亦。嗚。呼。送。命。這。是。一。位。另。有。一。位。風。落。雨。他。係。生。有。自。來。的。甚。麼。九。流。三。教。諸。子。百。家。無。所。不。曉。一。心。學。道。卽。從。辟。穀。來。起。甚。麼。叫。做。辟。穀。便。是。不。食。人。間。煙。火。起。初。粥。

飯不吃。但吃白酒。花生。後來。并白酒。花生。不喫。終日裏。拿着一個大大的葫蘆。城內不住。住在南門外。寶塔灣。見着熟人。似瘋若顛。一概置之不理。如遇山樵牧豎。他和人客氣。非凡。他先生有個乾女兒。到還照應他。周到不過。這乾爸爸生活簡單。面不須洗。身不須浴。衣褲不須更換。若講他骯髒。他亦何嘗骯髒。到得歲暮。天寒。人皆絮襖重裘。他却脫帽。科頭。身着紫呢夾袍。手捉葫蘆。如舊。有時狂嘯起來。一條響亮喉音。真能聲振林葉。響遏行雲。有天忽起大風。有人瞧他御風而行。兩脚離地三尺。還有一天紅日西下。皓月東升。彷彿一座廢塔。有位手執葫蘆的。在半空行動。有人問他。他亦不答。索取他個葫蘆。悄悄只是空空洞洞。其中并没甚麼。非是編者好講神話。在要羽化。這天他先生忽然闖至蕭齋。見着秋雨庵。要向伊借屋。一間雨庵。婉辭却之。落雨掉頭。便走。嘴裏還嚷着自家方便。與人方便。忙忙走到一位族弟風落。

葉家裏說是對你不起。我這葫蘆要同我一堆兒埋葬。你可借一張榻子與我安歇。落葉答應。那知他先生仰臥床榻一夢不回。由落葉替他殮殮。後來舉棺出去。輕若無物。亦是大奇。兩位社友物故。使我輩吟風弄月。載酒賞花的大爲減色。可巧這個當兒。又由秋雨庵招致一位妙人。這人雙姓東方。單名朔字。諸位必有一句駁我。你這部小說所敘述的古人太多。甚麼姜子牙了。陶淵明了。梁藥亭了。或是上古史人。或是中古史人。或是近代史人。未免不倫不類。如今又找出一位東方朔。我記得東方先生是前漢滑稽人家。怎麼又跑到我們冶春社裏。嘲笑月。要曉得人生總該有個信仰。我想開片魚行。自然信仰姜子牙。我想頑頑菊花。自然信仰陶淵明。那名叫梁藥亭的。自然有梁藥亭的信仰。而况東方是揚州的望族。前書講那東方訓出入必坐綠呢大轎。威勢赫赫。要算是東方朔的叔祖。老朔現年未滿三十。不但滑

稽善辯而又任俠性成。因爲任俠性成，所以東方朔稱做大俠，他部下還有兩位小俠。我敢講句公話，所謂大俠是俠得可愛，所謂小俠是俠得犯嫌。諸君不嫌煩瑣，我們請先談一件大俠可愛的事體。記得東方朔有位塾師，名叫樂橐駝。這橐駝因伏案攻書，把個腰弄彎了，脊梁不直，生成駝形。故人喊他橐駝，但橐駝教人循循善誘，今日東方朔能下筆成文，出口成章，固由天才高明，其得於駝師之力，着實不少。駝師年未四十，不幸蚤死，可憐妻孥子孤老朔，得信馬上袖了一捲洋錢，爲親辦駝師殯殮。臨時是臨時，費用過後，是過後，津貼入殮以後，可憐老朔，坐乘小轎，一路放聲痛哭，而回。咳，咳，咳，現在師生情誼，越過越簿，我輩教書匠，能得有這類門生，我敢說句死都閉眼的。至於小俠的，可嫌提起來，實令人髮指。當時仰老朔的鼻息，受老朔的庇護，最著名的，却有兩人，一叫蘇海秋，一叫王石斧。這兩位皆係書香世族，但

是先世讀書。他倆及身并不讀書。仗着有件老虎皮。仗着一般社會都是些嫩雞。都是些亞虎。任甚麼釘錘。任甚麼竹槓。敲不得的。也要敲。釘不得的。也要釘。其實商會會長。不叫做年家樹嗎。他先生連任會長。再接再厲。適值這年民衆運動。抵制劣貨。一般學生們開會演說。要打倒這個。要推翻那個。蘇海秋跟着民衆游街。實行做個盲從。爲最王石斧頭大角長。他因與年家樹借貸。不遂。趁着公園民衆開會。刷的一跳上檯。一開口便指稱。姓年的是個劣紳。是個土豪。盤踞這商會會長。好由他包庇奸商。販運劣貨。不倒這人。不足以除地方大害。當時石斧在檯上說着。海秋便在檯下鼓掌。一班盲從。也就一條聲。嚷起打打來。叵耐石斧海秋趁這機會。領着大眾鬧至年家。要捉家樹。家樹躲了。偏生牛替羊。災一位秘書謝蓮仲。被石斧搭住。背綁起來。插面旗子。標明爲年家樹代表。推推擁擁。經行新舊城熱鬧街市。這句沒

來。由。從。那。裏。講。起。怪。不。得。年。家。樹。大。動。其。氣。一。乘。轎。子。抬。入。江。都。縣。署。會。見。熊。有。光。述。明。狀。况。有。光。不。敢。怠。慢。立。即。派。了。薛。仁。寶。帶。領。一。千。警。備。隊。趕。至。滋。事。地。點。先。將。王。石。斧。蘇。海。秋。兩。個。捉。住。然。後。解。放。謝。蓮。仲。一。起。帶。入。縣。署。有。光。立。即。坐。堂。由。謝。蓮。仲。上。前。哭。訴。一。番。說。是。嘴。巴。子。被。打。了。腦。兜。子。被。銃。了。馬。褂。衣。袍。都。被。撕。破。有。光。驗。明。屬。實。當。將。石。斧。海。秋。帶。上。好。個。石。斧。見。着。長。官。立。而。不。跪。并。承。認。禍。由。我。闖。我（石斧自謂）要。推。翻。土。豪。打。倒。劣。紳。與。海。秋。無。涉。有。光。笑。說。好。個。硬。漢。但。這。樣。破。壞。秩。序。搗。亂。治。安。照。法。律。辦。理。那。是。要。拘。禁。三。年。的。石。斧。亦。笑。說。莫。講。拘。禁。便。殺。頭。亦。何。妨。（順。伏。一。筆。竟。成。讖。語。）有。光。點。一。點。首。一。道。硃。籤。暫。將。石。斧。拘。押。外。監。諸。位。須。知。王。石。斧。是。坎。裏。個。通。字。班。這。一。下。監。是。凡。門。坎。裏。的。朋。友。們。無。不。加。倍。照。應。有。酒。有。食。有。盤。程。那。裏。服。侍。犯。人。簡。直。同。恭。維。老。太。爺。一。般。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石。

斧既係老朔部下。難道夥友入監。老朔不該出頭營救嗎。要曉得。年家樹與東方府上世交。且兼瑣瑣姻婭。這種面子。是要不來的。今日打聽賀九嶺來揚這九嶺與家樹內親。想借這做詩賞菊機會。挽其疏通。一。二。恰巧。佟大瓜又隨着葉天士。刁菰樓。到得徐園。這場詩戰。却被錢笛樓賺個第一。原說。冶春詩戰。通盤頑個七唱。至七唱體例。前書早經說明。這回第三唱。係拈的獨字。南字。笛樓有聯云。不幸。獨孤。爲母后。須知。南八。是男兒。可謂。運典。入化。筆氣。流走。又第五唱。係拈的雙字。晚字。笛樓又有聯云。一。甄。冷。白。雙。弓。米。滿。架。疏。紅。晚。飯。花。此。種。熨。帖。入。細。非。有。絕。頂。聰。明。不。可。笛。樓。身。頤。而。長。爲。人。冷。靜。一般瘦西湖的船娘。如大鴉頭。是鍾情於彼的。其餘二鴉頭。鍾情霞建標。三擋子。垂涎賀九嶺。九嶺生得白淨點。有人編排他像個趙雲。三擋子。皮膚烏漆抹黑。有人編排他像個張飛。有一次三擋子替九嶺撐船。不免摩抄摸索。

人竟議論起來。硬說張飛調戲趙雲。湖上笑話子很多。記得清末的時會。那霞建標與賀九嶺。北京會試這裏。二鴉頭與三擋子。私下爭論你說這科狀元是你的。他說這科狀元是他的。事隔十幾年頭。現在二鴉頭早經嫁人。三擋子亦兒女多大。到底念書人不肯忘舊。這回九嶺從北京回揚。尙同莽張飛鍾莊歡叙。既經叙舊以後。趕的爲石斧事情。又與家樹作一度磋商。凡事不外人情。一面由邵子峯找出大瓜。三處一湊。五處一撮。原講朱三太是有光檯柱。只要他先生手拍胸脯。馬上兩指寬一個條子。交與典獄官。立即提人出監。發放石斧回家。講到石斧由牢獄回家。還是閉門思過呢。抑係行習不改。不當釘的釘。錘照舊去釘。不當敲的竹槓。照舊去敲呢。豈敢不敢俗語。講得是尋錢不費事。費事不尋錢。憑他這嘴。檫檫眼擠擠。那洋錢鈔票。便源源而來。自然還幹那舊日營生。石斧因東方朔又認識東方蚪。講這東方蚪。

更是華服翩翩，裝飾美麗。四季頑個鴿子。有青毛。有花撥。有點子。有鐵牛。鴿子之中。以鐵牛最貴。其狀黑毛火眼。飛出百里以外。尙認識還家。古來曲端曲大將軍。每在軍營用鴿傳書遞信。那是實有其事的。今日東方大少。專爲娛樂起見。見人家鴿子出來。便放鴿去裏。能裏家來。非常得意。若是裏不家來。甚至自己鴿子。被人家裏去。伊便帶領拳師劉二癩子。打倒人家。除將一窩鴿子捉去。還要打得落花流水。春季開放風箏。四人抬的八角。八人撮的百二十節蜈蚣。有一次蜈蚣落下。把人家草屋捲得三間。人來同他講理。由劉二癩子給人家左右嘴掌。把門牙打落兩個。只索罷休。瘦西湖上的船娘。誰不認識東方大少。高興賞給小洋二毛。不高興被罵一頓。無處叫冤。唉。唉。世風變了。甚麼大小姐。少奶奶。無不趑趄時髦。吃個茶兒。游個湖兒。瞧見東方大少。年少翩翩。渾身香水。因以情不自禁。被伊勾搭上手的。不乏其人。

但有一層。這其間張冠李戴的。亦在所不免。類如王石斧在外亂釘釘錘。亂敲竹槓。有時對他不起。他借用東方旗號。那知愈演愈幻。還有人借用石斧旗號。到人家抓煙燈。捉賭局壞了。壞了。在家人如此。胡行那出家人。亦復花酒茶圍。簡直吞雲吐霧。鬧得一榻糊塗了。一天王石斧約同蘇海秋跑到石牌樓一個窰子裏打攪。却好撞着一位西裝少年。渾身穿着嗶嘰呢。服一副白淨面龐。鼻梁上高架金絲眼鏡。口銜呂宋烟。手拿司的克。腳踹黃皮靴子。踢踏踢踏。在地板上走動。石斧因謂海秋說。此人好生面善。海秋因向石斧咬了個耳朵。石斧哈哈大笑說。原來是他忙的搶步上前對着那西裝少年說。你好沒分曉。在屋子裏還不脫呢。帽嗎。一面說着。一手便替他除帽。那知少年失虛。便用手緊按着帽子。俗講好漢難擋雙拳。石斧在前面繞着。冷不提防。海秋掩至後面。一手揪去呢帽。一手又攬過司的克。這時少年却露出。

光頭頂上還有三路戒疤。原來這少年不是別個，是那天安寧寺的方丈。歐禿有了。歐禿便有可敦這兩位是皈依三寶，破除五戒，別的和尚沒有老婆。他們倆是專講究老婆的。阿彌陀佛。在家人想我個女菩薩救度救度，每苦沒有機會。若是出家人要結歡喜緣，那就暗去明來，明去暗來，造業不盡這裏。歐禿被窘那邊對過房間，也就有一位少年，身邊二藍素緞袍子，上套黑呢馬褂，頭戴呢帽，似學界而非學界，似政界而非政界。一嘴外江口音，連連打着招呼，彷彿替歐禿陪禮。石斧再靈活，不過再機警，不過因說你這大師父。我們曾在那裏會過那少年，說的是的，是的。我們會過不止一次。光棍面前不打油拳。請老兄到這裏來。俗說袖籠子一課，石斧海秋。只要有人買帳，洋錢到手，也不問多少一躬而別，不必交代。這後來的少年一定是可敦的化裝了。可敦的住持，我不知是長壽庵是短命院，但他新經得到一位護法，叫做。

焦三太太諸位莫要小覷。這焦三太太這位太太是個外路碼子。據講是江西人氏。我們揚州鹽商最著名的是湘鄂皖贛。所謂贛卽是江西。該省駐揚有兩姓經商。一爲匡扶九。一爲焦遇風。家貲皆有千萬。提起匡扶九來。要算得數一數二的財主。不過他這財主絕不像個財主。記得前清揚州府府考時值暑天。他先生穿件夏布大衫。撐把熱罩子的小傘。在府衙門口踱來踱去。偏生冤枉恢恢。他的小傘刮在一位下路考先兒眼鏡上。一個不牢。跌碎眼鏡。那考先兒揪扭着扶九的鬍子。不肯放鬆。財主腰內掏不出半文。恰恰府大人的轎子。由此經過。帶過兩造一問。才知端底。馬上把考先兒呼叱一頓。用自己大轎。把一位匡大財主抬回。這豈不是個趣史嗎。至於焦遇風。手頭來得也不過闊綽。遇風故後。他家這位太太看經念佛。他這念起佛來。起先是三姑六婆。終日價鐘磬魚鉢。敲得不亦樂乎。繼又由二僧找到大僧。由

尼庵跑入僧寺談到僧寺那是獅象尊嚴佛法無邊誰個太太們奶奶們姑娘們小姐們不喜歡瞧一瞧佛牙摸一摸佛骨單講那一座歡喜佛笑嘻嘻的一副臉胖都都的一個肚子那肚子裏不曉得裝些甚麼有講是一肚子的銀子洋錢有人講是一肚子的善男信女因着甚麼因爲一般燒香念佛的不是向佛求財便是向佛求子佛有佛的化身寺內大和尚便是我佛的化身那個小和尚又是大和尚的化身小和尚又叫做佛牙可敦有可敦的佛牙歐禿有歐禿的佛牙焦太太因瞧過佛牙摸過佛骨知道兩位高僧根器不壞於是佈施可敦洋錢三千叫他往北五臺迎取藏經又佈施歐禿洋錢三千叫他在寺趕起藏經樓書是一起那往北取經的可敦是暫時要脫離揚州的惟有歐禿獨樂其樂他得這洋錢三千先行挪作嫖資多多的要他一番再說不過要是耍了那歐禿的佛牙已發生起梅毒起來下了醫院

那西醫鐵漢三也就大大的敲他一記釘錘尋常來瞧梅毒的等一次須罰金六洋八洋然後施以手術到了和尚對不起要另行面議何況歐禿是天寧寺一位方丈揚州二十四叢林要推天寧方丈首席首座漢三見着歐禿那裏有輕板子打他的屁股第一記便敲洋二百這種毛病拿手的注射藥水莫過六〇六漢三替他一氣打了三鍼這歐禿的梅毒也就漸漸減輕不過梅毒是減了那三千洋錢的捐款可就越過越少了焦太太到寺催着動工伊又拿出捐簿請求加捐焦太太允其經樓落成再捐二千但是該款要交與退居方丈隱真這隱真又是個覓錢眼開一面勤土興工一面憑簿付欸因這二千欸子師徒倆又薺鬧起來師父隱真有兩指胖焚兩指齊伸彷彿制錢二百所以隱真的別號又叫做二百文那知徒弟歐禿揣知他的痛苦每每薺鬧起來即將隱真的痛指一拗只一拗便痛入心脾要求甚麼師

父無不答應。其時該寺遺傳法寶，尙有水晶鉢盂、羊脂玉的立像、觀音二尺長珊瑚一件、翡翠七寸盤一只。這些法寶都是前清乾隆帝南巡駐蹕天寧，賜以永久鎮山的。由歐禿一箍腦兒取來，找出甚麼買小回子尙寶齋、晉寶齋出外四路兜售。其時有位東洋莊客出了八千洋錢，不日便要銀貨兩交。這事被隱真知道，急得走頭無路，當找出一位律師來替他做了狀詞，向縣公署一遞。依民刑訴訟案件，當然歸入第一科，或第二科獨修。大瓜從中力爭，說是和尚道士的頑意兒，向例歸第三科辦理。如何撇得我過原講，有光的檯柱是位朱三太。這朱三太充當收發一切文書案件，必得由他分發。他要發給那科，便是那科。因着大瓜極力爭執，忙着將頭搖着像潑浪鼓子一般連說不行不行。這件案子其中邱壑儘多。如果給你，你又釘錘竹槓，把那和尚頭敲打七死八活，可憐修大瓜只是打躬作揖，說是一切一切須求三。

太爺成全三老伯調劑說着說着雙膝跌跪下去三太冷冷的伸出一個指頭在大瓜鼻梁上一刮說我瞧你這不要面孔的東西這案子就有多麼大的邱壑呢大瓜一骨碌爬起忙把和尚案卷接過說是弄出邱壑來我來請三老伯一頓素齋那摩阿彌陀佛……嘴裏不住的念着一路念到第三科的辦公室無巧不巧那三科科員馬面貓邵子峯在室內辦公聽着大瓜念佛兩個人也就拉出那三寶腔來諸位不瞧過那瑜珈焰口嗎一個大和尚開腔便有四個小和尚在下面接腔如今馬面貓邵子峯跟着大瓜念那摩阿彌陀佛所有錄事汪金桃等也就那摩那摩的超度起來說超度即行超度登時大瓜伏在公事桌上打開和尚隱真控告法徒歐禿一起呈文畧讀一過於是提起筆來一陣唵花子來花子來嗎咪叭彼曰吽接着吽吽念動真言不住的超度只超度得隱真是教徒不嚴歐禿是知法犯法出家

無家一個須打下阿鼻地獄一個亦不免輪迴一道批文擬好蓋上圖章馬上籤稿并行由熊有光畫了行字朱三太標出縣差一係牛斗一係馬棉二役領了硃票趕的跑到天寧寺先與退居老和尚隱真接洽得了些須茶敬然後去找歐禿歐禿一見兩差豈敢不敢先行取出兩張鈔票每張十元這不算甚麼不過做小小茶東牛馬倆歡喜不迭馬上狗頭屁股的聽着吩咐歐禿因問這案是不是第三科承行是不是第三科長叫做佟大瓜嗎兩差連說是的是的歐禿說費你倆的心我今晚要約在一個場所談談我總有好處到他可以不可牛斗只是聾嘴馬棉笑說我們不妨去透一透說罷轉身回署找出錄事汪金樑做個線索那知一說即允是晚仍在石牌樓那個私窩子裏做個秘密談話之所歐禿仍化裝西洋服飾大瓜亦衣冠楚楚兩人見面由牛馬倆指點一下立即退去向例佟大瓜是個狂嫖惡賭每到

嫖場賭場他只一錢不帶把朋友都當做老冤類如賭起來風頭一拈他先
生便興高采烈拍歷拍落把牌張打得殷天贏到了就此直捲輸去便在人
面前取錢裏外總是他合算嫖起來是實事求是偏生有些老冤替他會鈔
今日碰見歐禿談沒三言兩句便開口要借洋錢二百好個歐禿毫不還價
因說錢是儘用不過這件官司我要占個上風大瓜聽到這句忙把一顆良
心向夾肢窩內一挾一手在胸脯前拍了兩拍說是在我在我歐禿因問計
將安出大瓜只是嘻嘻的笑歐禿只是密密的覷着大瓜大瓜漫騰騰的伸
出手來歐禿會意忙在皮夾內取出鈔票十張每張十元說是這一百整數
你且收着你可將勝訴的法子教我一教大瓜因同歐禿咬個耳朵說是只
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話未講畢歐禿早直跳起來連稱好計好計那知他
倆這一喧囂轟動兩位倌人出來一個叫做小鴨子一個叫做大翠子兩人

更不怠慢。真是喜極欲狂。歐禿便抱定大翠子。只是親吻他倆。原係有感情。的不生甚麼枝節。爲最大瓜。抱住小鴨子。也要同他親吻。似這般初次識荆。未免嫌其唐突。大瓜越要如此。鴨子越不肯如此。一陣胡纏。把大瓜個呢帽。滾落在地。小鴨姑娘氣急。用脚一踢。把一頂簇新的呢帽。踢滾到馬子巷內。大瓜瞧瞧自家呢帽。落在馬子巷內。這一怒氣非同小可。馬上把老板奶奶。喊來結結實實發了一起。膘勁老板奶奶。連賠不是。并叫小鴨子過來行禮。好個歐禿。又取出一張十元鈔票。交與小鴨姑娘。說我這十元一來給你替。修老爺買頂帽子。二來今夜房裏開銷。便算我做個東道。說罷。又同大瓜講了句小可的事情。一切奉託。大瓜又連講在我。我。歐禿把司的克一揚。就此辭別而去。大瓜見歐禿去了。因又拉過鴨姑娘。胡亂的同他親吻。鴨姑娘是不敢拗強。接着大瓜伸手來接底衣。鴨姑娘連嚷是今夜河魁在房。不宜。

行事大瓜不理順手摸去連說混鬧混鬧原來是霞飛烏道月滿鴻溝行不得也哥哥鴨姑娘因笑說我叫你哥哥不必性急你要動起手來這是骯髒不骯髒呢因叫娘姨拿出一隻脚盆先叫大瓜伸出手來替他澆一澆冷水冷水澆過大瓜索取肥皂擦了又擦連說晦氣晦氣今晚我還不會吃飯你把那張鈔票給我我來划算划算畢竟婦道人家心孔差些因着佟老爺要瞧他鈔票更不轉舊卽遞給大瓜大瓜取出皮夾將鈔票夾入隨又彎下腰來在那馬子巷內將一頂呢帽拾起鴨姑娘哈哈的笑說似這樣骯髒東西你老爺還要甚麼大瓜說不是不是我要拿去做個樣子到帽子店裏驗驗大小瞧是合頭還不合頭說罷卽提步動脚早是房裏娘姨攔住房門說是佟老爺往那裏走我們晚飯是預備了應該賠的帽子自然照樣去買應該姑娘陪宿除得小鴨姑娘還有大翠姑娘還有其他其他橫豎歐老爺一張

十元鈔票用多用少。當然開篇帳來。大瓜臉色一沈說。誰要你開帳。我有錢。不會買。不會吃。不會用。不會嫖。麼。你把我當冤大頭。壽頭。碼子。你眼睛都安反了。說罷。將娘姨一推。一個大踏步。走出大門。這時老板奶奶氣得發抖。罵了句。這個天殺的。我聽他。一嘴清淮口腔。就知道是個淮瓶子。再算小不得的。退鬼退鬼。趕的取了一張黃錢。焚他起來。那是不在我書中交代的。單講修大瓜出得娼家大門。走不多遠。劈面兩個黑影子一繞。心中一怔。暗想。這。個巷子。莫不是不乾淨嗎。莫不是有着田老九。繞繞的嗎。正在忖度。早是電筒一。亮。來人却把大瓜一拍。說聲。倭大先生。你也小景。跪跪嗎。大瓜睜眼一望。原來一位王石斧。一位蘇海秋。心知二鬼偷油。神情不妙。因拉着他倆到天興吃飯。兩人忙說。用得用得。出了石牌樓。兩個彎子一轉。便轉到天興。揀了一個小小座頭。却好牛斗馬棉。亦跟着進來。大瓜不好意思。叫牛馬在外。

面坐了自家與石斧海秋借酒扳談扳談石斧海秋著名吃白食敲釘錘敲竹槓沒有人敢惹他倆的大瓜的意思還以爲石斧在監牢裏完全由自家斡旋才能出脫今晚這一頓一定王蘇二位要做東道鬆鬆腰包石斧望海秋飄個眼色海秋招呼堂倌叫他開了菜單揀着那貴品東西甚麼魚翅銀耳交不得牙的價錢只管點着大瓜翻着白眼海秋因說我們難得有這機會難得弄到一筆活錢自當來請請客石斧笑說是呀是呀忙叫堂倌開瓶白蘭地來堂倌答應一會酒來菜來白金龍的紙煙拿上兩聽大瓜是心滿意足吃着喝着笑着談着眼睛一眨海秋不見石斧瞧着海秋去遠因說這箇東道何能讓他會帳我去我去一手掏出皮夾若作會鈔之狀走出中廳望作陳老板擠一擠眼說我丟個老窰給你老板會意一會工夫大瓜在後面提着麵子撇着京腔不住的來來來喊得殷天價響陳老板趁此開個帳

條。連。牛。斗。馬。棉。一。桌。共。是。二。十。八。元。三。角。嘴。裏。念。着。念。着。走。至。大。瓜。面。前。說。是。侈。先。生。敢。是。要。帳。條。子。嗎。大。瓜。忙。把。眼。睛。一。翻。說。是。一。個。蘇。海。秋。一。個。王。石。斧。不。是。到。前。面。會。帳。的。嗎。陳。老。板。一。聲。冷。笑。說。這。二。位。是。專。吃。白。食。的。不。瞞。尊。家。說。小。店。自。開。張。以。來。時。常。見。他。倆。來。吃。不。曾。見。他。倆。會。過。錢。鈔。大。瓜。楞。一。楞。眼。說。然。則。你。不。要。他。倆。的。錢。獨。同。我。要。錢。嗎。這。是。一。層。還。有。牛。斗。馬。棉。吃。的。一。桌。亦。開。在。我。這。帳。上。又。是。什。麼。道。理。老。板。答。說。這。牛。馬。兩。位。是。跟。着。你。先。生。進。來。你。先。生。指。定。他。們。在。外。面。坐。着。癩。子。跟。住。月。亮。走。所。以。附。屬。在。帳。後。的。話。言。未。了。早。是。牛。馬。兩。夥。上。來。跽。膝。致。謝。大。瓜。是。面。色。紫。漲。沒。有。話。說。既。而。想。了。一。想。在。皮。夾。內。掏。出。兩。元。說。牛。馬。兩。夥。這。筆。帳。由。我。會。了。但。是。石。斧。海。秋。吃。過。油。嘴。一。抹。便。是。他。把。我。當。做。老。冤。我。是。不。能。承。認。的。老。板。笑。說。你。先。生。是。檯。面。上。人。辦。大。事。見。大。什。面。的。如。何。同。小。店。圖。賴。起。來。大。瓜。

連說。放屁。放屁。放你狗屁。我便圖賴。我是縣署內第三科長。你奈我何。諸位須知會做生意的。能剛能柔。能軟能硬。陳老板知道未可硬取。忙嘻嘻的陪着笑臉說。今天做的菜怕不對口味。聽科長隨便給錢。大瓜不好意思。只才在皮夾內取出一張十元鈔票。老板收了。還伸手請添。大瓜置之不理。一面取着帽子。在燈頭上繞了一繞。說聲去。去晦氣（筆有照應）又戴上頭去。一面頓一頓脚。又說了句替狗打食。此話我要替大瓜下個注解。在大瓜原定計劃。是想起個鴨頭。把小鴨子十元取來。貫入腰包。除吃淨落百元以外。又賺個零頭。帽子仍是他的。這種算盤。豈不是精核之至。那知碰着兩個促狹。癆打破他的預算。所以他恨恨的出了天興。直奔縣衙而去。未知後事如何。

評曰。揚城教育籠統落後。一所師範簡科。一所甲種商業。經常歲費不貲。無如辦理不得其法。致引起部省道縣視學之注意。不過一經注意。

而。刁。葫。樓。姜。子。牙。遂。離。揚。入。京。應。縣。知。事。攷。試。惜。葫。樓。攷。運。不。佳。仍。舊。落。伍。子。牙。則。時。來。運。來。偏。生。劉。達。昌。替。他。做。個。粗。忽。送。份。重。禮。座。師。隨。卽。分。發。安。徽。挂。牌。署。缺。似。這。般。鬼。使。神。差。真。個。出。人。意。外。

言。身。寸。大。捲。地。皮。地。方。當。然。拒。絕。維。時。去。個。身。寸。換。個。有。光。有。光。無。德。無。惡。爲。最。修。大。瓜。凸。出。凹。進。這。大。瓜。又。能。聯。絡。在。揚。紳。士。敢。作。敢。爲。人。謂。葉。天。士。刁。葫。樓。桂。馨。一。皆。係。好。人。誠。然。不。錯。然。而。包。庇。大。瓜。使。彼。無。孽。不。作。未。免。爲。諸。君。盛。德。之。累。

將。叙。賀。九。嶺。由。京。返。揚。先。叙。揚。人。建。築。徐。園。以。徐。園。成。而。治。春。後。社。始。有。着。落。此。是。一。點。且。虎。兄。爲。青。紅。鼻。祖。如。東。方。朔。東。方。蚪。王。石。斧。蘇。海。秋。則。皆。虎。兄。之。導。源。也。石。斧。亦。世。家。子。弟。乃。竹。槓。釘。錘。以。此。爲。專。門。營。業。得。罪。年。家。樹。因。以。拘。入。監。牢。而。九。嶺。從。而。緩。頰。乃。得。行。動。自。由。嗚。呼。

石斧。其。庶。幾。知。所。儆。乎。

大瓜亂敲竹槓。而及於和尚光頭。可敦歐禿。此案一出。使嫖界賭界。茶坊酒肆。又發生無限波瀾。吾聞歐禿。其膽潑如天者。也可敦其遊戲。三昧者。也可敦作業。作於暗處。歐禿作業。作於明處。至於石斧。這厮總叫你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雖大瓜亦無法招架。

露 菊 淚 第十八回



春水 秋
叢菊淚

第十九回

鬧棧房偵縣長宿娼
設靈帷借公堂鬧弔

前講修大瓜畧得歐禿潤澤當即出
賣風雲雷雨教導歐禿一個不二法
門。你道甚麼法門。便是做賊害人。那
隱真沒有野心。硬講他起了野心。不
會革命。硬講他圖謀革命。不知從那
裏購得一枝手槍。暗地裏往隱真房
間一攔鬼。不知人不曉。由歐禿自做

狀詞竟說「隱真勾結些反動份子，假天寧寺做了秘密機關，僧人慮其禍在眉睫，不敢以師徒私誼，遂害國家大法，千真萬真，并證明隱真出入必帶手槍，殊失出家人的行徑。」諸位想想，這種狀詞簡直要定師父腦袋，在那不出家不修心的，尚不致心腸惡毒，至於如此，况皈依三寶，承受戒律一嘴的阿彌陀佛，乃竟把一顆良心從屁眼屙掉，這真是殺之不足，剛之有餘了。歐禿狀詞做好，當即粘貼印花，送至收發，好個管理收發的朱三太，一見歐禿遞來的狀詞，便說：「來了來了，我們大瓜的財爻到了。」及至略讀一遍，連嚷：「啊唷，啊唷，你這殺才，竟如此猖獗起來！」師父告你個偷盜法寶，你便告師父勾結革命，厲害，厲害，你這個稿子，怕不是大瓜授意嗎？你這大瓜大瓜說着，把眼睛望後一瞄，那知大瓜墊着脚尖，兩手反背，貫足全神，在那裏偷瞧公事。彼見三太呼着已名，猛可將頭一掉，不由得答應一聲，說：「是我的三太爺。」

三老伯喊我則甚。三太因說你這不掙氣的東西。還反穿着皮馬褂子來裝羊嗎。你指授的稿子太刮毒了些。大瓜笑嘻嘻的說了句。不如此不足稠湯。咧。照例被告的狀詞與原告當并案辦理。大瓜毫不客氣。當將歐禿來文携歸三科。批了個據呈已悉。所控是否屬實。候飭差查復辦理。此次出差。又加了個差頭老吉三。這老吉三是大字班中的老嫖。是在衙門口的。類如牛斗馬棉。誰不是他的法徒。當下領了硃籤。帶着牛馬倆。一脚便至該寺。依照手續。先要到隱真房間裏。查明有無違禁手槍及其他物事。隱真何敢攔止。當由牛馬倆進房。打開箱籠。翻倒物件。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查至案檯。打開抽屜。忽有黃布包裹。重實實的。啓袱一望。正是手槍一枝。牛斗因對隱真發話。隱真楞瞪着雙目。直急得伸不出氣來。連嚷阿彌陀佛。那摩阿彌陀佛。這是誰做賊害我。還是吉三辦案多年。富有經驗。說了句。虛者自虛。實者自實。老

和。尚。不。必。着。急。還。請。位。大。律。師。替。你。辦。護。辦。護。隱。真。原。請。的。是。位。律。師。吳。大。立。這。大。立。先。生。減。價。揚。名。別。個。律。師。經。手。訟。案。有。上。百。起。馬。的。上。千。論。價。的。可。憐。大。立。撈。不。到。大。大。的。財。香。俗。說。拈。芝。蔴。湊。斗。人。給。一。塊。他。也。收。着。人。給。半。塊。他。也。收。着。另。外。還。充。當。小。學。教。師。請。問。他。這。教。師。文。憑。又。從。那。裏。來。的。諸。位。有。所。不。知。這。大。立。身。邊。共。計。有。十。來。張。文。憑。甚。麼。師。範。班。的。講。習。所。的。教。練。所。的。屬。於。法。政。的。警。務。的。實。業。的。工。科。的。公。立。的。私。立。的。他。在。南。京。只。要。那。裏。新。設。個。學。堂。一。張。招。生。廣。告。一。出。他。便。索。取。簡。章。前。來。報。名。東。邊。考。西。邊。考。考。當。時。風。氣。未。開。各。學。招。攬。學。生。簡。直。如。同。上。海。四。馬。路。的。野。雞。妓。女。在。衙。堂。口。拉。客。一。般。大。立。雖。係。豬。頭。三。挺。臭。挺。臭。然。而。在。新。設。的。各。校。看。着。總。不。免。帶。拉。帶。拖。的。拖。拉。在。裏。面。湊。數。所。以。他。個。入。校。與。衆。不。同。今。日。在。甲。校。上。課。明。日。在。乙。校。上。課。接。日。又。在。丙。校。上。課。十。來。處。學。校。一。個。輪。轉。

還夾雜自己私事。每校每週攤不了一兩個鐘點的課程。問他先生講些甚麼。講義上寫些甚麼。屬蝦子的那頭放屁。他簡直一概不知。弄得末了。甲校的考分也就及格。乙校丙校以及丁校戊校亦無不及格。間有一二校師同大立頂真不知他從那裏使用的神通。居然騙到文憑一紙。處處及格。這是光復以前的話。光復以後。大立憑着師範班的文憑。胡亂在四鄉小生充當了三四年教員。後因教員出息太少。久久無子。又欲撇過大老婆。另討小老婆。事爲經濟限制。只好另找一紙法政畢業文憑。設法註冊。馬上挂起一面大律師的招牌。不過招牌挂出。沒人請教。他便想出了減價揚名的法子。人要百元。他要十元。人要十元。他要一元。甚至分文不取。替你把事情做得理。理到到。卽如隱真這起訟案。好像顧着交情。不會撈摸些油水。今日被徒弟歐秃誣栽。陷做大逆不道。反動份子。經大立據情辨護。層層駁到。沒有剩義。

狀詞遞進縣署。那知大瓜抱定查出手槍。爲此案無可疑義的鐵證。一面批示拿辦。一面再仰原差吉三牛斗馬棉持票拘人。哼哼。這拘票不比傳票。由牛馬倆帶着傢伙鐵索等等抵備一索子將隱真扣來。加起紐拷。那老吉三也就尾隨入寺。到得方丈後院。撲捉隱真。奇了。奇了。那隱真已是不翼而飛。無形而遁了。原來方丈後院有兩進屋子。一進是住持方丈歐禿所住。一進是退居方丈隱真所住。隱真一動一靜。當然瞞不了歐禿。不過歐禿是個熱鬧和尚。不是個冷靜和尚。終日價花天酒地。狂嫖惡賭。那裏有一些安分時候。官司仗着有贏無輸。得大瓜做他個保障。他益復法外逍遙。在外活動。寺內僧衆。吠堯的吠堯。吠跖的吠跖。有人窺悉歐禿的秘密。知道隱真要吃大虧。力勸隱真向各方護法運動。隱真被這話提醒。趁歐禿外出。夤夜的溜到萬壽寺。該寺方丈奕三。是與隱真同參。這位和尚交游最廣。世故最深。他個

吃喝嫖賭。我不得知。但是他對於紳商各界。極有聯絡。彼見隱真受了不白之冤。出家人產生這不肖逆徒。那還了得。一宿無話。次早即由奕三和尚往拜東方訓。不消講得。有了東方訓。便有余紳長紳。提起長紳。在河南做了一任知縣。非常風厲。記得有起風流案子。那男子同婦女調情。用手摩挲摸索。事情鬧到官廳。姓長的立即坐堂。將男女倆一起提訊。先問女的。知道被男的用手調戲。後問男子。是用左手。還係右手。那男子把右手一伸。說是我用筷子喫飯。用筆寫字。以及其他一切的一切。皆係這隻手。順便長知縣點一點首。令人取柄馬刀。過來左右取刀。不解何用。長知縣叫把那調情男子的右手。斷下。左右答應。幾個是字。却不曾動手。長知縣猛可把眼睛一楞。驚堂一拍。下面紅高帽子一聲。威武。早有兩役把那男子膊條拉直。一個劊子。手拿刀。克察一聲。將一隻手血淋淋。截去。你道這長知縣是殘忍不殘忍呢。

至今河南人猶稱姓長的做斷手知縣。至於余紳。却係文采風流。身長玉立。其人應酬官場。極有手段。麻雀牌操練純熟。一天鹽運司劉文葵宴客。所請的有麻旅長馬師長以及出山虎張護軍使。一桌雀牌叙定。時護軍使因事耽延未到。文葵即找余紳墊工。第一圈第一牌。便是文葵當莊。余紳坐在對面。這一牌係「中」「發」「白」。起手三元。牌極整齊。一對到碰。即是紅中白皮對倒。偏生劉文葵打張紅中。余紳不成。馬師長打張白皮。余紳亦不成。呀呀。這三元大牌。當成不成。豈不是個馱子嗎。要曉得余紳一些不馱。他因。其。這牌。是替人瞧的。不是替自己瞧的。成下大牌。使得三個人不快活。不如不成。樂得拿人的洋錢送禮。其生平作事調皮。往往類此。這日奕三來會余紳。說明東方那邊。長紳那邊。皆已去過。必須得大護法同意。去一公函到縣。阿彌陀佛。那就事情鬆動。隱真可暫免拘提了。余紳笑說。這事當然照

辦。但是公函歸公函。我替你想出個人來。有這個人出面講話。我瞧比較我們的公函。尤易發生效力。弈三忙問是誰。余紳因舉出楊冰崖來。原講冰崖與金雨之均係有光的舊雨。與朱三太尤爲勾搭連環。不過雨之事體多自家又是回回教徒。飲食方面。烟茶方面。諸感不便。至於冰崖年將七十。精神滿足。單這建造徐園。每天到園監工。一早一晚來回四次。走起路來如兇虎。一般。午前十點鐘。還要擺一擺縣署。同有光扳談。扳談與三太厮混。厮混有人說他這厮混。扳談是送錢而來。又有人說不。不他這扳談。厮混是弄錢而去。我答應一句。不有送。就有弄。不有弄。就有送。嗎。不過人們穿插衙門。全然頑的個勢力。冰崖先生是翡翠班兒。秧草綠天鵝馬褂。磕絨黃日日大搖大擺。晃出晃進。有人找他秘密運動。他不曾拒絕過一次的。這日經余紳提出。冰崖奔三忙。把自家腦袋一拍。連嚷我去。我去。一腿刷的到花園巷。却好冰

崖。在。家。喫。飯。聽。說。奔。三。到。來。忙。的。請。進。主。客。坐。定。當。由。冰。崖。問。明。奔。三。來。意。因。將。嘴。啞。了。一。啞。說。是。向。來。朋。友。找。我。無。不。幫。忙。而。况。大。和。尙。輕。易。的。不。光。顧。寒。舍。今。日。這。事。論。理。我。不。當。推。辭。不。過。這。回。案。件。其。中。瘡。疙。很多。你。可。曉。得。這。案。歸。那。科。承。行。誰。人。主。稿。嗎。奔。三。回。說。不。甚。清。楚。冰。崖。笑。說。這。事。歸。三。科。承。行。歸。那。佟。大。瓜。主。稿。奔。三。說。是。不。是。那。大。頭。保。保。我。每。每。看。他。代。表。縣。知。事。在。演。說。場。上。撇。兩。句。二。八。京。腔。一。個。笆。斗。般。的。腦。瓜。仿。佛。安。着。銅。絲。講。起。話。來。只。是。扭。個。不。住。……冰。崖。連。說。是。呀。是。呀。叫。明。話。談。他。想。在。隱。真。頭。上。敲。個。頭。青。眼。腫。他。講。隱。真。的。後。路。糧。臺。有。位。焦。三。太。太。那。焦。三。太。太。搨。着。焦。遇。風。一。扇。招。牌。財。名。是。很。大。很。大。的。他。講。驢。不。打。磨。不。轉。今。日。把。隱。真。和。尙。貫。進。監。牢。明。日。焦。三。太。太。必。成。千。累。萬。的。銀。子。洋。錢。趕。來。替。隱。真。取。贖。因。此。之。故。便。叫。熊。有。光。朱。三。太。兩。人。的。意。思。也。就。活。動。起。來。你。想。你。想。他。們。的。

嘴張的笨箕子。大叫我如何去進言呢。你還得叫隱真去求焦三太太。少出個注子才能進言。如其不行。我只好面辭休怪了。奔三凝一凝神。因說這事須雙方並進。一面還請台翁去探一探口氣。爲最要把隱真的冤屈略訴一訴。一面由僧人（奔三自稱）回寺與隱真去商量辦法多少。總要籌備一點。不使來人作難。冰崖連說是呀。是呀。話不多叙。單講奔三和尚辦事靈敏。當下別過冰崖。並不回去與隱真計議。一徑跑至焦府。面見焦三太太。三太太是一心念佛。對於大僧二僧。優婆塞。優婆夷。無不一致歡迎。不敢怠慢。今見奔三特地前來。生得身體魁梧。暗想這位大和尚比較那歐禿。可敦要厚實得多呢。他的佛骨佛牙。自然是積健爲雄。不可思議。阿彌陀佛。那摩阿彌陀佛。念着念着。彼此合十行了一禮。在廳屋內分賓主坐下。三太太因向奔三問明來意。奔三因說。歐禿如何不守清規。嫖賭喫喝。如何偷盜法寶。屈

陷師父。這種不肖的逆徒。我們揚州二十四叢林。預備開個大大會議。將伊驅逐出境。三太太一聞此言。連稱罪過罪過。出家人如何犯起奸淫冤業。及偷盜行爲來。拿歐。禿。和。可。敦。比較。那是真有雲泥之隔。天淵之分了。（好說好說。不敢不敢。）我要動問大和尚。現在隱真法師是不是被官府拘去。還躲藏在別方呢。奔三因咳嗽一聲說。有錢則生。無錢則死。現在牛斗馬棉與差頭吉三已四出兜拿人離。暫匿一邊。惟恐紙難包火。一半日便要捉將官裏了。三太太因又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忙找出一位帳房先生。叫他在帳上先撥出一千現洋。交給奔三和尚。去到衙門料理。阿彌陀佛。這位焦三太太要算得樂善好施。救人急難。奔三和尚得到這筆捐助。馬上去會水崖。此時水崖已到縣署。我且撻過奔三。再叙水崖原講水崖精神矍鑠。跑起路來。如兇虎一般。他到縣署。是不用通報。一脚徑至籤押房的。有光見他去而又來。

因問你這兩條駁子。難道是租借來的。不肯放鬆嗎。冰崖笑說。不不。我同你有要緊話說。當下屏去從人。因對有光說。這天寧寺和尚案子。是鬧大了。現在東方大人及余紳長紳將出面干涉。還恐怕學商兩界引起反感呢。有光連說不差。原來三巨紳的聯名公函。已飛遞到縣。函中要義。是不說聽歐禿一面之詞。致陷隱真於法網。某等公事公言。鈞署亦當公準公辦。語意極有斤兩。有光正在躊躇。正欲找佟大瓜前來詰問。却巧冰崖已至。有光更不回護。因說。這事我們須請收發三科來開個小小會議。冰崖喏喏稱是一會工夫。霎卿前來。有光先將三紳的公函。及冰崖來意代述一遍。霎卿拍手哈哈笑說。這件事我講。其中沒有邱壑大瓜。是硬說是邱壑很大。還有一位後路糧臺在內。甚麼驢不打了。磨不轉了。現在轉出些天神。天將看他如何退動。有光也就恨恨的說了兩句。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話沒講完。先是脚步響。

聲既而鬥筲一掀一顆筩斗的肥頭扭着進來。嘴裏還嚷着來了來了。這裏三個等我一個莫非又要摸雀八圈嗎。原來有光最喜摸雀。公事辦完必須尋找三位敘起一桌牌品並不高明。十塊洋錢的底子。輸去一二元。便氣急臉紅。口中念念有詞。是同他瞧過牌無不知其脾味。這修大瓜。係藥裏甘草。每場必去他。不掉如今見有三人。在座不免唱起老調。那知有光猛可把臉色一沉說。我這印靶子。總要被你在牌上送掉。朝也是牌。暮也是牌。進來也是牌。出去也是牌。與在家人摸牌。不算還要同那出家的和尚摸牌。現在和尚的案子。翻了有邱壑的變成沒邱壑了。有後路糧台的變成沒糧台了。不在乎此。而且揚城一般巨紳都個個替二百文。叫屈試問你這出號的釘錘。放樣的竹槓。可敲得下去。釘不下去。敲得下去。敲不下去。從前言身寸壞事。是壞在一月浙紹會館如今我呢……講到這裏。早由冰崖打個圓場。說是

縣長也不必過於責備三科。千不是。萬不是。總怪那不肯逆徒歐禿不是。他賣弄他的佛骨佛牙。騙了焦三太太的三五吊洋錢。還不算數。還要把乾隆爺賜給該寺的鎮山法寶。盜偷出售。師父出來同他講講話。他不知聽着誰的主謀。受着誰的唆使。倒給師父一個反巴掌來耍。師父的老命。他這心要算。顆狼心。他這肺要算。挂狗肺。那暗中唆使他的。怕也沒有好收梢。結果吧。大瓜聽到這裏。心裏只是撲通撲通的跳。一副面孔漲得黑裏犯紅。紅裏犯紫。因說你楊先生知道這起案子。其中主謀是誰。唆使又是誰。兩造訴訟怕的要延請律師吧。便是律師似乎不能離了事實。講求法律吧。案中重要的一枝手槍的的確確。從隱真和尚的房間發現。冰翁想想。隱真是位出家人。他如不安着歹心。希圖反動。要備置這手槍。何用這件案子。不捉拿隱真。又捉拿誰來。冰厓尙未答話。早是雲卿冷笑說。一枝手槍。安見得非歐禿做賊。

陷害的。每見查拿烟土的居心敲詐那家。便遇留些烟具查察軍火的。在仇家安放一兩顆子彈。便弄得人家破人亡。這類下作的頑意兒。都有個水落石出。我看是解鈴繫鈴。甚麼人縱的這把火。還是他來熄滅。這把火。大瓜說這火知道誰縱誰放呢。這時冰崖却略鬆一句口。說是縱火放火的。我們絕不根究。但是息事寧人的。我想總有個相當的報酬。大瓜留心這句。當即將頭一點。就此退席。冰崖見大瓜退席。也就目會其意。同雲卿咬了個耳朵。雲卿講了句。是你來都好談心。說罷彼此各散。這幕戲在冰崖已得有辦法。一面回家見過弈三。先問焦三太太處有無接頭。弈三伸出一指。說是已得了千數。冰崖搖一搖頭。說怕的不夠。怕的要加一倍才好。講話弈三唯唯。一面由弈三回寺。又去與隱真商量。隱真原收到焦三太太助洋二千。此時急其所急。先挪用一千。當由弈三一秤現兌。交與冰崖。冰崖點明數目不錯。次日

大早方欲進署勾當這事。忽有家人持着一張名片過來。說是有客來會。水崖接過名片一看。乃係方方亭三字。請問這方方亭是從那裏來的。他係從縣署裏奉着佟大瓜的使命來會會楊水崖的。然則這方方亭亦與和尚案子有了特別關係了。豈敢不敢。這人資格亦與那吳大立相等。也是做着小學教師。也是兼辦大律師的事業。我們揚州出類拔萃的人才。很多很多。這方亭先生還還有一種奇遇。能享人間所未享。豔福大概人們好嫖。必須自家拿出錢來。那。一班老冤。一班壽頭。馬子嫖。出意味。嫖到好處。不惜把成千上萬的家貲。自我蕩盡。卽然少用幾個。最討便宜的。莫過於一錢不名。從沒有嫖個馬馬。帶着盈千累萬。穿也穿着。姘婦的喫也喫着。姘婦的一時手頭不來。均由姘婦接濟你瞧。這方方亭是多麼造化呀。不恭維方亭。他這副面孔。真是眉橫秀采。目耀曙星。顏如冠玉。脣若塗朱。當時人稱他做男子標。

本他個姘婦稱做閻王氏。這個閻是閻婆惜之閻。這個王是王大娘之王。論其姿色。却也宜粉宜脂。有紅有白。論其年事。好像比方亭加長十二三歲。真算老大姊嫁給個小弟弟。了他倆姊弟甜密異乎尋常。方亭走到那裏。閻王氏必跟到那裏。前者瓜洲小學校長殷子敏。因考取知縣。赴皖候補。所遺之職。卽由鎮紳王二潭王五結疤替方亭運動。不消說得。方亭得到縣委。即趕往瓜洲接事。以後閻王氏亦卽追蹤而至。好在他有的是錢。馬上在校後圈了一片空地。拿出一吊洋錢。先行箍個圍牆。然後在內蓋造了三大間船式洋房。四面窗櫺。格扇。通用碧紗。滿糊。四時不斷。盆景得個半老的佳人。藏豔在內。彷彿是烟籠芍藥。露醉牡丹一般。當時來校視察的。惟縣視學南山樵。得邀入內室。一接芳顏。其餘省道視學。都被瞞過。因着甚麼。因其山樵是由王二潭王五結疤弟兄倆引來的。俗說圈子裏的人。誰也不能瞞誰。不過山

樵既落了圈套。那方方亭的近分要求。便相因而至。你道有甚過分要求。原來瓜洲一所小學。是用火星廟改造的。這廟爲王氏家廟。任其拆屋改建。民國後收歸縣有。依現在方方亭的意思。是要在校內起個三層樓。登樓望江。以備師生娛悅場所。山樵亦甚贊成。不過建築經費。估價三千。嫌其過鉅。二王又爲方關說。山樵因允據情報告。但縣署批准批駁。概不負責。因此之故。方亭三日一入城。五日一入城。時與大瓜糾纏。大瓜愛嫖。陪着他嫖。大瓜愛賭。陪着他賭。尿裏屎裏。一味瞎踹。無非想建達築高樓的目的。那知這件事體。視學贊成。三科贊成。縣知事獨不贊成。須知熊有光算盤極精。他講一校請款三千。兩校請款六千。以此類推。如何應付。不怕南山樵書面報告。不怕侈大瓜擬批核准。有光只不畫行。始終給伊個擱置。這日方亭又來糾纏大瓜。因有和尚的心事。免不得眉峯雙鎖。歎氣咳聲。方亭因問爲了何事。大瓜

起初不答。一再盤詰。乃將天寧寺這起案子和盤托出。方亭因說。這事由楊冰崖出來。再好沒有。大瓜說。不。我已經接受歐禿的。不能再接受隱真的。事情鬧得滿城風雨。若叫我以矛盾盾。出爾反爾。豈不嘴巴子給人打去嗎。方亭一笑。因謂。莫說嘴巴子。便打了屁股。也不妨。事要知道。莊子齊物。嘴巴。即是屁股。屁股即是嘴巴。歐禿即是隱真。隱真即是歐禿。錢鈔并不分家。要甚麼分青分白呀。大瓜因說。你言甚是。但不知於法律有抵觸否。方亭連說。不。不。我從法政畢業。也算是大律師。此事如係冰崖經手。我同彼還有一面。如有一注財香。我可替你。先搭一搭。爪好是。不好。大瓜連說。費心。費心。拱一拱手。方亭便一骺刷。到花園巷來。見冰崖。一筆兜轉。冰崖接着名片。更不怠慢。趕的出會。方亭。主客坐定。因問有何見教。方亭因謂。冰崖說。我此來代表大瓜。問問和尚方面的動靜。冰崖笑說。做和尚的自然。是買靜求安。不過。

一方面買還有一方面賣你來代表大瓜。我要請問大瓜還是情願爲歐禿收買呢？抑爲隱真收買呢？方亭因話已到窳，不必再轉圈子說聲賣他也賣賣你也賣誰能出得價錢？即賣給與誰？冰崖聽到這理，因將兩指一疊說是我出二百放足價錢。大瓜不行，我便同有光直接談話。莫怪我置他不理了。方亭軟敲硬抵，結果給了個毛詩之數，算是雙方落盤。我要交代一句：這一起和尙案子確乎由大瓜發了個炸雷，不是他勾串歐禿做贓陷害把原告隱真翻做被告，那能夠樹上開花花上結果。一秤現兌由焦三太太和隱真輸送出二千洋錢，若問二千洋錢若何過付編書的，祇知佟大瓜得了一部毛詩。據說毛詩版張可愛，又被方方亭割去小半部，其餘老吉三牛斗馬棉以及汪金桃書記等等無不小小有些沾潤。提到熊有光，提到朱三太，那就口面較大，非一部毛詩所能出手的了。分帳分股，我且不提此案結局是調。

銷原被告雙方拘票。另由破鞞黨個陶兀子將鎮山幾件法寶交出。從此那不肯法徒歐禿永遠脫離揚州不在話下。單講熊有光爲人平和架落小巧。瞧牌以十塊洋錢爲範圍。過大不來。此事是盡人皆知的。至於花柳場中他先生也歡喜走動走動。不過在轄境以內不敢放肆。南京有所大觀樓。鎮江有所萬全樓。他皆有他的相知。在大觀樓的相知我也記不清。是叫月紅。是叫月青。這段豔史我且擱着不談。至於在萬全樓的却叫做紅喜。爲人極生得體面。嬌小玲瓏。有手有口。應酬又好。有光每有公幹過江。必須在萬全樓勾留兩三日。樓主牛如光也是個省會議員。不過揚州議員品流太雜。有鞞鞵片子的。有打瓦的。有龍陽君。有東岳神堂的朋友。所論龜奴。屁賊。幾於全色。全收。這位牛如光先生。我不知編籍在那一門。一言蔽之。所有本身履歷。資格經驗。總待查攷吧。打聽姓牛的與熊有光交情最厚。這位紅喜姑娘的。

的確確是割愛相讓。有光多時不到鎮江。難得在和尙案中。得到點小小孝敬。意想送給紅喜。紅喜是喜出望外。一個電話（由水底輸送）打到瓜洲。有請王五結疤。三個只缺一個。五結疤何敢怠慢。當即手提提包。趁着午班輪船。跳上即走。他這一走。却被方方亭知道。也要跟蹤而至。結疤子是結結疤疤。疤望着方亭。只管搖手。只管發急叫聲。我的祖宗。你千萬勿鬧。方亭說。我決不鬧。但是我不過江。那建築費的三千洋錢。又何從到手。五結疤沈吟一會。說此言。却也有理。機會却不可失。不過你我倆不能一起。我先行。你停一班。再說。方亭會意。果然五結疤去了許久。直至下午三點鐘的晚班。然後才搭輪過江。一到風神廟的馬頭。那萬全樓三個金字。即輝煌奪目。進門問一間茶房。即知江都縣知事熊大老爺。住在樓上十六號。當有號房上前詢問。方亭取出名片。片上註明是江都縣第三高等小學校長。號房因說。縣長招呼。

說是現在樓上辦公。概不見客。方亭嚷說：「你也不曾把我名片拿上。如何便知縣長不見。叫明話談。別人不見。猶可提起我。方亭怕你沒有不見的道理。你且把我片子拿上樓去。包管要見號房。意猶不肯。禁不起方亭帶軟帶硬逼着上樓。來至十六號大房間。只見有光旁邊坐的紅喜姑娘。裝着水煙。其他三客。每位坐旁。皆有一個。倌人是清是渾。我且不管我單管他們。四人一桌。是操麻雀。其時有光一副索子。清一色。聽成個三六九。索這副牌。拿穩必成。這天瞧的是角洋么半。又值當莊。以三百和封門。計算應該有九十元。收入。那知被王五結疤。輕疊巧。翻成了個二十四和。有光這一怒非同小可。雙脚一踉。雙手一拍。幾乎把桌檯敲翻。迸得一顆骰子。只是在桌檯上亂轉。號房撐在面前。不覺喊了兩聲。冤枉。冤枉。有光趁這怒氣之下。不禁把雙目一楞。說是你叫甚麼。冤枉本縣。這一牌清一色。聽個三六九的索子。不成那

才○算○冤○枉○呢○說○罷○將○底○張○一○揭○揭○面○便○是○三○條○有○光○越○發○恨○恨○不○止○因○大○罵○號○房○說○你○這○馬○得○皮○不○是○你○來○我○包○成○牌○便○是○你○來○使○得○我○好○牌○不○成○馬○得○皮○你○還○不○滾○走○號○房○被○罵○不○過○撤○回○頭○一○氣○登○登○登○趕○着○下○樓○方○亭○迎○着○上○來○忙○問○見○是○不○見○號○房○說○你○先○生○不○聽○見○嗎○未○曾○開○口○那○馬○得○皮○馬○得○皮○已○是○罵○不○絕○聲○方○亭○說○他○罵○着○誰○來○號○房○說○我○知○道○他○罵○的○是○你○罵○的○是○我○呢○方○亭○說○諒○他○也○不○敢○罵○我○我○要○問○你○他○(指○縣○長)不○見○客○在○樓○上○幹○些○甚○麼○號○房○連○連○冷○笑○說○他○在○樓○上○操○麻○雀○嫖○婬○子○你○先○生○還○敢○管○他○嗎○方○方○亭○被○這○兩○句○話○一○逼○不○由○得○提○起○嗓○子○大○喊○大○叫○說○一○個○是○縣○知○事○負○着○多○麼○重○大○的○使○命○不○在○公○署○裏○辦○公○講○求○那○民○生○問○題○國○計○問○題○甚○麼○一○切○一○切○的○問○題○倒○過○頭○來○趕○到○鎮○江○住○在○這○熱○鬧○客○棧○嫖○已○嫖○昏○了○賭○已○賭○夠○了○該○是○不○該○做○父○母○官○的○應○當○禁○賭○反○而○惡○賭○應○當○禁○嫖○反○而○狂○嫖○是○不○是○有○污○名○

譽有玷官箴呢。其時號房越攔止得兇。方亭越喊得厲害。叫得起勁。熊有光在樓上十六號大房間內聽不下去。面色氣得由白犯紅。由紅犯青。欲要發話無奈。自家短處被人捉住。欲不發言。可是一口氣咽不下去。既而訪問是方方亭是個瓜洲高等小學校長。不由得望着五結疤子。只是冷笑。結疤子也就結結疤疤。急得發誓。說是我如知情。叫我便翻江落水。不免又成讖語。說至此。早由老閩牛如光搶着過來。一手將結疤子嘴頭掩住。說着老五何必認真。有光亦慌得搖手。原來四位賭徒。却有如光在座。今日這個粉紅攔停。正好讓如光逛上逛下。先是由樓上跳下樓梯。與方亭講個三長兩短。方亭還是提高嗓子。大喊大叫。說是民國的事體。還是辦學要緊。還是嫖賭要緊。他光大老爺爲何只顧嫖賭不瞅睬。我們辦學的人員。至於公家金錢。還是用在嫖賭爲正當。用在辦學爲正當呢。我們瓜洲學堂可憐學生有。

了。食場沒有住場。有了上課之地。沒有休憩之地。我請求三千洋錢。起座高樓。難道是不應該的嗎。難道縣視學的報告。第三科的批核。是不能發生效力嗎。難道逛起窩子。下了賭場。嫖上賭上。能夠用錢。我們建築校舍。便不派用錢嗎。如光只是做好做歹。方亭只是絮絮叨叨。結果由五結疤子。站在樓口。說聲方亭。你太來不得我也。從瓜洲來。你也從瓜洲來。今天這事。不是串格。也是串格。你自己想想。應該替我想。除得今日。還有明日。除得鎮江。還有揚州。你這件事。有牛如光出來。斡旋。你還不認爲滿意嗎。方亭得風便轉。知道這件事。已是驚天動地。做到二十四分。馬上向如光作揖打躬。末了還豎起三個指頭說。此數萬不能缺少。如光笑了一笑。推着方亭出門。偏生有位侯子菁。登在樓下。所有今天這一幕戲文。完全被伊窺破。講這侯子菁家住常州。以省視學資格。辦了一所女子中學。那中學的名稱。彷彿叫做進智。

是不是進退之進。智慧之智。尙待攷查。但有一層純粹收的女生。還以聘請女性教師爲是。便是校長問題。亦不宜於鬚眉。而宜於巾幗。不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瓜田李下。不免嫌疑。饒到精明強幹。神出鬼沒。如侯子菁。然而最近刊行的黑幕大觀。於開宗明義。已披露有絕大笑話。這種笑話。斷定是捉影捕風。羌無故實。操總一句。侯先生到處查學。任怨任勞。此回趕到鎮江。又碰到個詩人瞿竹樓。那竹樓登楊彭山有一聯律句。說是一眼前荒塚。皆先輩。脚底羣山盡附庸。一句成以就正子菁。子菁極口稱贊。說是這次江南的竹樓。要壓倒江北的山樵。由我刻日渡江。與彼共賞新句。因着這點。所以子菁在萬全樓並不多耽擱。次早搭着早班輪船。即趕至揚州。胡亂寓在東來客棧。着個茶房去找南山樵。提着山樵。他所履行的職務。是個江都全縣視學。記得他在淮城。儘着半年。把那河東河西。所有偏僻的學校。都查察得

一些不漏。後來改任現職。扯搭起來。已有三四個年頭。在這三四年中。城裏跑到鄉裏。鄉裏跑到城裏。揚州跑到南京。跑到上海。順便還同金九霄上了一趟蕪湖。但是去蕪不到三月。那位獨樹豔幟的真珠蘭。竟趕到揚州。你道珠蘭因甚趕到揚州。便因着山樵斷絃之後。尙未娶人。意在洗手從良。今後得個安身之所。山樵的意思。本無可不可。不過叫他正式續絃。他想女已長大。兒已成。人再做洞房花燭。要那新郎新婦。交天拜地。坐床撒帳。那些節目。甚麼姑太爺。姑太太。舅太爺。舅太太。紅毡條一挾。拜茶拜禮。鬧得個不亦樂乎。不免醜態百出。而且新婦年歲過大。嫌其老干脾味。過小。又不能壓服兒女。因這一點。所以人來議婚。一概謝絕。若論真珠蘭。姿色是很有幾分脾味。亦甚爽撇。尤其是開口西廂記。閉口西廂記。運用起來。頗不俗惡。山樵因着這點。前在蕪湖。有意無意的約他來揚遊遊。那知春風送情。落花有意。在着。

春去夏來的當兒。珠蘭便自蕪移揚。不消說得。山樵同那九霄自然往彼賀新鎮日價品絲論竹。有時珠蘭問及山樵姻事。山樵是含含糊糊。有時山樵試探珠蘭意思。珠蘭亦將將就就。後經金九霄幾回敦促。山樵乃找出薛雲亭替伊掌眼。何以找雲亭掌眼。便因雲亭麻衣相法。很不離經。他相着那個交運。那個一定交運。相着那個倒霉。那個一定倒霉。相着喬鐵琴氣色不佳。刁菰樓金九霄眼運大壞。自家鼻梁三彎。皆主有年灾月晦。果不其然。一時去官的去官。落職的落職。下水的下水。相到南山樵兩頰的法令紋。他不說是明年發生事故嗎。的確確。山樵應在次年喪妻。但喪妻以後。應該有五年好運。山樵相信得過。因此邀約雲亭來相相珠蘭。既相之後。斷定此人。盛鬚豐頤。有威有媚。宜男之相。何以叫做有威有媚。大概相婦女的秘訣。祇以威媚兩字取神。那有威有媚的一定福氣不壞。是位正式太太。有威無媚。

的一。定。孤。鸞。照。命。是。位。寡。居。太。太。有。媚。無。威。的。一。定。是。妓。女。是。偏。房。簷。室。至。無。威。無。媚。却。分。兩。種。一。種。是。師。姑。尼。姑。三。姑。六。婆。一。種。是。僕。婦。婢。女。那。就。命。苦。萬。分。了。今。日。雲。亭。相。過。珠。蘭。說。他。有。威。有。媚。莫。要。小。覷。了。他。將。來。到。有。些。福。氣。山。樵。是。相。信。不。疑。但。因。續。娶。補。房。是。件。重。要。事。體。寧。可。慎。之。又。慎。不。能。馬。馬。虎。虎。再。一。打。聽。這。真。珠。蘭。原。係。一。位。名。士。的。外。室。這。位。名。士。姓。狄。名。楚。仲。曾。充。過。王。統。制。的。秘。書。其。人。多。才。博。學。於。公。牘。文。字。以。外。兼。習。詩。詞。所。有。珠。蘭。腹。內。的。一。部。西。廂。記。完。全。是。姓。狄。的。教。得。滾。瓜。流。熟。並。且。同。楚。仲。還。生。下。一。個。男。孩。後。來。統。制。失。敗。楚。仲。遠。走。本。意。將。珠。蘭。攜。去。珠。蘭。不。肯。大。概。婦。人。家。好。談。風。月。自。立。門。戶。多。半。不。肯。受。大。家。庭。的。約。束。以。是。鶯。鶯。老。去。猶。抱。琵琶。燕。燕。歸。來。還。調。絲。竹。在。淮。在。寧。在。蕪。現。在。又。開。到。揚。州。馬。頭。雖。屬。風。塵。青。眼。有。意。王。孫。薄。倖。才。名。不。忘。杜。牧。但。是。山。樵。有。個。至。好。名。叫。張。琴。夫。其。人。

大腹便便。大才槃槃。在那縣立師範簡科。做個教務主任。彼見山樵醉心珠蘭。極不謂然。因謂中年喪妻。理合續絃。娶妻娶妾。同是一娶。某以爲名義尙在。其次爲最根抵。要清行爲。要正。如不見棄。某家有個農佃老王。其女到是個小家碧玉。明秀可人。山樵因問年事幾何。琴夫答以年才十七。山樵笑說十七嗎。我的兩個女兒比他較大。兒年比他小。得五六歲。娶在一堆。嘻嘻哈哈。頑頑笑笑。似乎不甚雅觀。吧。琴夫說處家過日。第一要和氣。生財。你如謂然。某倒願喫杯喜酒。做個現成。月老。山樵因問身價如何。琴夫連連搖頭說。千金不賣。一錢不要。也不算妻。也不算妾。只須酌給聘金。置備點衣裙首飾。那就行了。山樵點一點首。一面歸與兒女們斟酌。斟酌兒小。沒有主張。兩女皆以珠蘭入門。種種不妥。自然後說。爲是山樵心意。活動一面。又去試探珠蘭的心路。那知珠蘭老於世故。以爲山樵話不真確。漫聽漫應。山樵又找出

九霄來透一透骨情。珠蘭好像有口無心。半推半就。俗講婚姻。乃前生注。定在珠蘭是欲收。故縱欲急。故緩一邊。毫不着緊。一邊遂下決心。這件事要惱。怒了金九霄。快活了張琴夫。不消怎樣費事。那農佃老王。就滿口答應。日期由山樵選擇。揀了個團圓佳節。一床錦被。遂滿蓋牙床。看官須知。山樵所續娶的這位碧玉。雖不知書識禮。到還活潑玲瓏。這日正會集親友。點綴風光。忽有東來客棧茶房。遞進一張名片。山樵接過一看。知是省視學侯子菁到了。因對親友說句。辦酒容易。請客難。今日難得來了個不速之客。我們可格外熱鬧熱鬧。於是找出一張牋紙。一面開列些姓名。去請那第二科修大瓜馬面貓邵子峯等作陪。一面隨着茶房。去到東來客棧。會晤子菁。子菁瞧出山樵喜氣融融。似有一件很得意的動作。問了又問。山樵也不瞞隱。即將新經續娶的事。略述一遍。把個候子菁喜得抓耳撓腮。說是這種喜酒。如何不

擾一聲開步。忙同山樵來家。瞧一瞧新開臉的少婦。子菁也會講幾句俏皮話。引得衆人俱哈哈笑起來。接着佟大瓜馬面貓邵子峯三位亦到。子菁瞧了三人。却發生一種感想。兩位三科助理。如馬面貓邵子峯。皆係小頭小腦。彷彿鬼靈精的。一位三科科張佟大瓜。好像銅絲扭着笆斗大頭。講一句話。大拇指一翹。那頸項頸子扭上三扭子。菁因說。今日大家都是來點綴風光。鬧鬧豪興的吧。大瓜聽到這裏。首先喏喏答應。頸項扭着扇子。搖着一馬一邵。在後描摹神情。簡直是新式雙簧。把個侯子菁瞧得手舞足蹈。子菁說。我告訴你們一件新聞。你們的貴長官熊有光。在萬全樓狂嫖惡賭。爲了三千洋錢。已被人封門撲捉住了。話言未了。早是大瓜一聲啊唷。把柄扇子在頭上敲了。幾敲腦瓜子。晃了兩晃。說這撲捉的不是別人。一定是那方方亭侯子菁聽到這裏。不由心頭一怔。暗想。這位大頭寶寶猜詳不錯。莫不是他與他。

早。經。勾。通。嗎。來。來。來。讓。我。拾。他。一。拾。當。將。大。瓜。肩。頭。一。拍。說。這。件。事。是。不。是。
由。你。主。謀。麼。我。聽。他。一。嘴。一。個。第。三。科。拿。你。去。抵。制。有。光。哼。哼。這。件。事。怕。
你。要。擔。點。斤。兩。受。點。干。係。吧。這。時。大。瓜。不。免。顏。色。陡。變。說。這。方。方。亭。不。應。拿。
人。賭。咒。一。馬。一。邵。因。說。他。不。拿。你。賭。咒。又。拿。誰。賭。咒。他。不。相。信。你。的。話。又。相。
信。誰。的。話。呢。三。千。洋。錢。有。你。做。了。保。障。還。愁。有。光。不。給。嗎。子。菁。只。才。說。了。句。
此。風。斷。不。可。長。越。是。有。挾。而。求。越。不。能。吃。這。一。注。我。瞧。那。方。方。亭。簡。直。青。皮。
流。氓。地。方。上。有。這。等。人。辦。學。最。低。限。度。要。陷。入。阿。鼻。地。獄。第。十。八。層。了。若。此。
事。再。有。第。三。科。做。他。的。背。景。那。位。三。科。先。生。也。就。狗。屁。不。值。了。（分。明。指。着。
和。尙。罵。禿。驢。）大。瓜。喏。喏。稱。是。山。樵。恐。怕。別。起。岔。枝。忙。的。招。呼。安。排。酒。肴。席。
間。又。由。子。菁。提。出。那。瞿。竹。樓。登。楊。彭。山。的。兩。句。詩。來。山。樵。也。就。極。口。稱。贊。不。
過。推。敲。到。羣。山。附。庸。恐。怕。那。楊。彭。山。當。受。不。起。吧。子。菁。一。笑。飲。啖。已。過。意。在。

爲城北之游。大瓜與馬面貓邵子峯亦願加入。轉是子菁謝却。說是我與山樵出去。總要謔幾句屁詩。莫要把諸位帶些屁臭呀。三人遂一拱而散。山樵略略部署家事。忙的陪着子菁躡出城北。原來子菁在這兩三年中。已到揚州六次。甚麼瘦西湖。小金山。平山堂。及新築徐園。已被他游覽熟了。這次想逛個寶城。找找隋煬帝的陵寢。山樵抱着奮勇請爲先導。於是過鳳凰橋。經象鼻橋。越過寶城。由上雷塘找到下雷塘。那裏有隋陵蹤迹。末了訪到鐵佛寺。名叫鐵佛。何曾有座鐵佛。子菁強着山樵做詩。山樵信口謔了四句。說是「阿麼死。後六宮。愁聞說。隋皇帝。冢留不鑄寶。刀偏鑄佛。如何爛鐵亦千秋。」子菁聽了。贊不絕口。因說。我們今日吃酒做詩。並瞧見新人如玉。可算快樂之至。但是明日要趕辦正經。我聽這邊縣立師範講科。成績不能算好。其校長刁菰樓醉心官僚。據講他於縣知事未能考取。已把魂精樞掉。是不是

有這回事麼。且其人吸食鴉片。並沈溺於賭。有了這樣師資。將來教練出一班學生。我恐怕非嫖即賭。且着有官迷。你道有甚麼辦法。山樵因問。此話從何而來。子菁笑說。你事事不必瞞我。我已調查實。在明日我和你實行視察。如何。山樵答應幾個是字。一宿無話。次日兜了一趟圈子。先把三個女學一查。一位陶太太。辦了個毓賢女學。那是一派守舊。注重賢母良妻的教育。一位貝太太。識字無多。西瓜大的楷書。只能認得兩籊。虧他周旋於虎哥虎嫂之門。又借那葛九峯的夫人（卽元亮卿從山東女師簡科畢業者）做個檯柱。辦了一處開明女學。這種女學。恐怕造就出些三姑六婆。沒有多麼大的成績吧。一位明如月。他的能力較大。識見較高。議論較通。文理較順。在滿清末造。這位如月女士。便昌言革命。提倡女權。開先辦個天足會。女子公學。在著揚州光復的當兒。居然結合過太太貝太太元亮卿蕭三小姐藍大姑。

娘組織一個女子北伐隊。擁護那虎嫂做個北伐總司令。諸君不曾閱讀過西游麼。有了牛魔王。卽有那鐵扇公主。一初繡花大纛旗。一豎那女子大本營。卽駐紮在廣儲門內的李家花園。這李家花園的構造結實不壞。甚麼蝴蝶廳。卍字廳。竹院。梅嶺。一座假山堆疊得高高下下。路路可通。四時有不斷之花。八節有長春之草。最精緻的。有兩重外罩。一係海梅雕刻的竹葉梅。花一係康熙五彩瓷器嵌成的格景。這所院落據講當初李姓建築用銀三十萬。唉。唉。唉。每見軍隊駐紮所至。破壞似這般。女子戎行裙釵聚集。宜乎花花相對。葉葉相當。又况明如月。醉心歐化。出色文明。以之訓練。其間又何必任意摧殘。恣情踐踏。麼。那知住未幾時。取銷女子軍隊。又改做女子公學。可算學生。卽是軍隊。軍隊卽是學生。到得子菁與山樵前來查察。可惜蝴蝶廳已拆去。翅肪卍字廳已不全。骹脚似這般。殺風景的頑意。子菁大不謂然。

然而明如月。極有口才。女子們亦受過訓練。把個侯子菁反弄得無甚推敲。就此同山樵到了縣立師範。原講子菁行蹤。歡喜神出鬼沒。將至師範。他同山樵却咬了個耳朵。山樵因此落後。子菁單獨的進了校門。偏偏司閤的出去小解。子菁一脚趲入講堂。這時講堂正起波瀾。一級的生徒秩序大亂。你嚷飯桶。他喊黑囚。語雜言龐。不成話說。這個當兒子菁擠進一望。只見一位算術教員。登在講檯。以上一手拿着粉筆。一手拏板。揩一壁寫着一壁。揩着揩去。又寫寫去。又揩加。也是錯減。也是錯乘。除更錯到黑海。把個大數小數。鬧得不能分清。被學生罵得飯桶黑囚無可置辯。急欲下檯。又碰着一位老。大學生名叫曹孟德。據講這孟德本來是甘泉秀才。腹中很下得過去。伊何以跑進學校。總由私塾行將取諦。能得到師範一紙文憑。無論甲種乙種。總可以混碗飯吃。適值該校招生無人。由教務主任張琴夫出外多方兜攬。一

任老的少的。長的矮的。肥的瘦的。五勞七傷。總拉進校內。裝裝門面。幫幫場子。這些學生那裏個研求學業。先生講得是的。沒有話說。講得不是。輕則動罵。重則用武。該校教員不知打走多少。如今算學教員朱石濤。學術平平。而架落極大。除被一般學生毒罵以外。却巧由孟德飛起瓦硯。劈面打來。朱先生躲避不及。額角擦破。登時紅的黑的。淋淋漓漓。把一件竹布長衫染得烏七糟八。這時教務主任張琴夫。凸着個篩籬般大的肚子。牛喘吁吁。而來額上汗珠。比那黃豆尤大。既入講堂。早被孟德拉住左手。石濤又拉住右手。你講你的。他講他的。臭唾沫。星子。濺得琴夫滿臉。急得琴夫只是爹爹爸爸亂喊。這時侯子善。忍耐不住。却大聲向前。說是這個場所。是不是學堂。是不是師範學堂。先生固是飯桶。固是黑囚。難道學生對待先生。派如此蠻橫嗎。這還成個學校嗎。校長現在那裏。可憐刁菰樓正在某處牌局。一疊連連了三

莊。洋錢堆高一二寸。忽的由校役前來給信。這校役正是山樵指使的。菰樓得信。忙的吁喘趕來。既入校內。不看別的。但看朱石濤的一副嘴臉。有血有墨。一件長衫。色采尤濃。侯子菁一套江。南。口。音。很。碰。耳。鼓。心。裏。早。是。撲。禿。撲。禿。的。亂。跳。硬。着。頭。皮。來。與。子。菁。接。洽。子。菁。更。不。客。氣。拏。出。那。視。學。的。牌。子。給。菰樓。大。大。個。教。訓。不。過。這。回。事。錯。在。菰樓。辦。學。不。能。認。真。錯。在。山樵。不。能。先。期。給。菰樓。個。消。息。應。該。事。出。岔。枝。竟。然。適。當。朱。石。濤。上。課。適。當。曹。孟。德。不。守。規。程。沒。有。第。二。句。話。說。學。生。應。當。挂。牌。除。名。教。師。應。當。自。動。去。職。不。妙。不。妙。卽。校。長。刀。菰樓。也。就。落。了。個。不。善。辦。理。罪。名。所。有。縣。立。師。範。簡。科。應。改。由。省。立。第。五。師。範。代。辦。這。一。個。炸。雷。一。落。第。一。個。刀。菰樓。做。了。沒。廟。的。尊。神。第。二。個。一。般。五。癆。七。傷。的。教。師。一。般。不。由。軌。道。的。學。生。不。免。要。各。鳥。獸。散。諸。位。要。知。道。一。件。事。體。團。結。固。難。解。散。亦。不。易。山。樵。因。着。縣。立。師。範。行。將。改。組。由。菰

樓起。便疑惑伊從中發燒發熱。空氣很爲不佳。山樵因想隨着子菁去。到海州遊遊。以期避免紛擾。誰知在這當兒。縣知事熊有光忽然丁起外艱。伊個生母太夫人在籍病故。照官場舊例。是現任職官丁憂。不得第二句交代。一定要解職奔喪的。唉。唉。這一奔喪。又是個各鳥獸散。第一個熊有光做了沒廟尊神。第二個朱三太。以及佟大瓜。以及一切的一切。又從何處噉飯。編者原先交代過的。有光做官。是湊着股份推算。八字報捐。個大八成。知縣到任的。只這丁憂。強於衝家。不但一人衝家。是帶着肚的朋友。無不失火。倒竈。你也蹙起眉頭。他也淌着眼淚。苦楚無處發洩。無不大哭。親娘那沒了娘的。哭娘還猶可說。便是有娘的。也權把熊太夫人當做親娘。哭得烟霧漲氣。好笑。好笑。在這當中。却由佟大瓜把那銅絲頸項。扭了幾扭。一顆筩斗般的大頭。幾乎晃了。脫筩晃着。晃着。那位朱三太先生。早止着哭聲。會過意來。連嚷大

瓜。大。瓜。你。先。生。有。何。見。解。有。甚。妙。計。大。瓜。因。把。雙。手。一。擺。雙。脚。一。頓。說。了。句。哭。有。何。用。我。們。要。從。長。計。議。除。得。死。法。想。那。活。法。才。是。呢。三。太。連。稱。不。錯。請。問。計。將。安。出。大。瓜。因。說。這。事。要。借。重。省。會。議。員。替。有。光。發。個。通。電。到。省。其。電。文。便。講。一。揚。州。當。江。北。要。衝。有。種。反。動。份。子。日。思。破。壞。公。安。非。得。有。光。在。此。坐。鎮。不。足。以。收。功。效。且。親。喪。奪。情。古。有。先。例。而。况。民。國。改。造。凡。有。關。於。國。計。民。生。之。大。自。當。善。善。從。長。可。否。免。其。奔。喪。俾。在。揚。設。靈。挂。孝。實。爲。公。便。一。此。電。一。發。我。們。可。請。桂。馨。一。莊。練。渠。兩。位。大。菩。薩。出。來。做。個。民。衆。代。表。再。加。商。會。會。長。年。家。樹。學。會。會。長。刁。菰。樓。農。會。會。長。諸。且。辰。聯。名。附。署。怕。那。省。長。祁。曜。乾。不。俯。如。所。請。嗎。我。要。趁。手。補。叙。一。句。這。時。省。長。韋。芝。石。已。因。事。註。誤。由。項。城。換。個。祁。曜。乾。來。蘇。承。乏。這。曜。乾。人。品。何。如。有。人。說。是。顧。名。思。議。曜。乾。卽。係。要。錢。好。了。好。了。到。得。一。省。的。省。長。要。錢。那。就。大。開。方。便。之。門。一。班。土。豪。劣。

紳就可無惡不作無事不做了。我們江都些豪紳還算是土而不土劣而不劣。由修大瓜草成電稿。得着諸議員諸議長同意。隨卽發出個頭等的快電。今日電去。隔日電來。一面准熊有光在任治喪。一面由朱三太修大瓜展開手來。一聲號召。甚甚麼工作。無不齊全。當時把個江都縣署。由頭門二門用白紙糊起。一直糊到大堂二堂內進。簡直是一白如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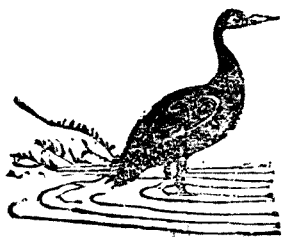
評曰。歐秃串通修大瓜。陷害其師隱真。却係實有其事。不過和尙造業殊不足異。蓋佛口蛇心。何地蔑有。奈何大瓜以秀才而得優拔。現長三科專辦教育事業。曾是領袖教育之人。不顧心之所安。無業不作。無錢不要。其人格破產極矣。朱三太雖不讀書。雖亦伸手要錢。然以比之大瓜。取求還分個界綫。至方方亭。則又與大瓜氣求聲應者也。大瓜會趁錢。方有尤能趁大瓜之錢。至出錢之人。不外個焦三太太三太太布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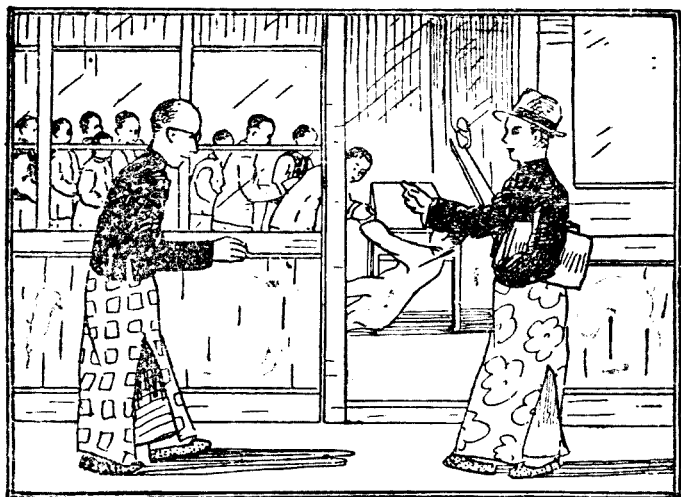
多。少。一。班。餓。鬼。畜。生。無。不。歡。喜。跳。踉。而。去。中。間。奕。三。楊。冰。崖。是。否。清。白。乃。心。一。塵。不。染。却。是。又。一。問。題。

萬全樓宿娼窩賭的係有光的短處。何物方方亭。乃竟持其短處。而大肆咆。嗚。所。謂。縣。長。有。罪。校。長。亦。不。得。爲。無。罪。假。如。有。光。偵。知。方。亭。之。藏。嬌。校。舍。所。爲。不。法。一。紙。令。文。迅。予。撤。換。彼。方。亭。又。何。說。抵。抗。乎。山。樵。職。在。視。察。知。方。亭。種。種。罪。惡。種。種。糜。費。公。款。而。不。報。以。我。看。來。亦。殊。屬。非。是。

侯子善視察學校頗覺認真。觀於在師範講科行動。其能開除校生。撤換校師。彈劾校長。並停辦學校。可謂雷厲風行之至矣。不過刁菰樓倚大瓜爲靠。背而大瓜又倚有光爲靠。背有光。遽丁母艱。無怪闔署噤。而大瓜沒計。求援士紳。分別電省。一轉移閒。弔者在門。賀者在室。大瓜。

大。瓜。可。謂。謁。囊。底。之。智。而。成。不。世。之。功。有。光。欲。不。倚。之。爲。左。右。手。不。可。得。矣。





那水
春秋
叢
菊
淚

第二十回

携愛妾羨慕小先生
集同人結拜十姊妹

講這衙署治喪。除得正印官的本身。別個人是不能大張旗鼓的。民國以前。從沒見過縣官丁憂。還不開缺。還要麻衣問案。墨經坐堂。似覺太不成話說。而况縣署的大堂二堂。乃係官府臨民之所。何等尊嚴。由熊有光變起例子。一味的白喪篷。白綵球。結打

結。緒。打。絡。我。記。得。揚。州。從。孫。天。生。進。城。一。路。的。燈。籠。綵。球。以。後。尚。不。見。有。第。二。次。白。汪。汪。的。如。冰。天。雪。窖。一。般。（回。映。前。文）最。奇。不。過。佟。大。瓜。的。帽。子。在。縣。署。還。蒙。着。白。布。出。了。公。署。還。安。個。藍。帽。結。子。以。表。示。他。替。周。太。師。母。穿。戴。點。孝。服。訃。告。哀。啓。一。總。皆。大。瓜。手。筆。我。們。揚。州。解。元。公。員。咸。三。在。着。哀。啓。原。文。中。採。用。了。四。句。寫。了。一。副。輓。聯。說。是「弔。者。在。門。賀。者。在。室」。「哀。以。治。喪。悅。以。治。民」這。種。語。錄。可。算。摳。苦。盡。味。那。知。大。瓜。自。鳴。得。意。把。這。一。副。竹。布。輓。句。懸。挂。在。大。堂。左。右。逢。人。猶。把。拇。指。一。翹。那。筓。斗。般。大。頭。一。扭。說。是。解。元。公。的。聯。句。還。係。抄。撮。我。的。程。文。假。如。民。國。年。間。科。舉。重。開。怕。不。是。會。試。輪。着。我。的。會。元。殿。試。還。輪。着。我。的。狀。元。嗎。同。科。馬。面。貓。因。說。瓜。兄。的。文。字。一。定。可。以。中。的。怕。只。怕。科。舉。不。能。復。活。吧。大。瓜。尚。未。開。口。轉。是。邵。千。峯。笑。說。莫。忙。這。科。舉。一。定。復。活。的。現。在。老。猿。公。方。打。一。手。的。忙。着。帝。制。呢。我。料。帝。制。成。功。

科舉必然復活科舉。既活料這開科的會元狀元除得你。冬瓜還有別個嗎。冬瓜聽到這裏不由得快樂忘形。雙手齊舞。雙腳齊跳。一跳一絆向後。一個仰跌。竟跌得屁股生疼。但是又疼又被罵一頓。你道爲何。原來熊有光因有件喪事禮節來與冬瓜面商。自後走來。適值冬瓜狂跳。你係有前眼不會安着後眼。那知脚後跟跳在有光的鞦尖。有光鞦子一抬順手一揉。冬瓜便一交仰跌。連聲呼痛。有光罵聲該死的狗才。發歡甚麼。我來問你。後天開吊。明天知賓酒。大衆客至。是不是要孝子出謝嗎。冬瓜因目視馬面貓邵子峯。兩人因說。這是理所該當的。有光說。如此我還要出面一趨。話沒講完。只見大瓜的大頭扭了兩扭。說是以親喪論。却不分甚麼貴賤。大小以地位論。以觀瞻論。豈有爲民父母的來向兒輩磕頭。依着門生的意思。請老師賜給我一件孝服。甚麼磕頭打滾。都由門生包辦。有光因說。好好的話不煩叙。明

天知賓。後天開弔。一切的泣血稽顙。泣稽首。泣頓首。拭淚頓首。投淚頓首。都由大瓜包辦。門前報鼓。揚州與鎮江不同。鎮江男客一響。女客兩響。揚州不問男女。一客三響。鼓響之後。接着唔唔哇哇。低低打打。吹手軍樂。接着熱鬧起來。大瓜勢利不堪。勾龍不堪。伊見着重要人物。例如上級官廳。及國大人。是要稽首頓首。還引那孝子出堂。見着省大人。與來往官場的。是三鞠躬。其餘有鞠躬的。有不鞠躬的。爲最銅絲扭的頭。由早到晚。不會有十秒鐘的寧靜。這天佟大瓜有跪有拜。跳出跳入。要算得勞苦功高。這一批有光收入弔敬。除祭幃輓聯花圈箔燭不計外。單這白滑滑的洋錢。足足有上萬之多。憑着良心。却致送大瓜外敬一百。大瓜又在喪事開支上。撈摸了二百。爲最有的事情。他却對不起那刁菰樓。卽如師範簡科改組。雖是出於省令。由侯子菁據實報告。但其中未嘗無轉圜餘地。地方上一個行政官。對於任何事業。

皆有操縱特權。卽以師範簡科而論。一班在校肄業學生。限期兩年。業經下來年半。由縣知事據理力爭。難道這半年期間。不可延宕嗎。而况該校又發生反抗風潮。因爲那五師校長矮脚虎素有很名。辦事非常認真。人家認真到十分。他却認真到二十四分。例如國歷年假。江蘇各府各縣不放。他是要放一個月。至廢歷年假。各府各縣通放。他却一天不放。教職員急了。運動他老父出面說情。他對老父說。學校裏事情。不是家庭裏事情。在家庭由得你老作主。在學校由不得你老作主。伊父碰這足式釘子。氣得半個月不同矮脚虎講話。接着學生要求。由級長來說。不行。由全體學生包圍。不行。弄得學生在校念往生。呪念開路。經放瑜珈。餓口讀表。簡齋祭妹。文韓退之。哭十二郎。文還有的。經懺不熟。古文不熟。登在校舍裏。哭爸爸。哭媽媽。哭哥哥。哭弟弟。甚至父母俱全。兄弟無故。他們又哭起。先生哭起。師娘好個矮脚虎。是掩

耳不聞有位國文教員。在廢歷新正元旦。請了一天事假。他便提出校務會議。兩山請出。不過有種脾氣不好。喜歡順着大骯摸卵子。有位王奔先生。專門善於摸索。矮虎說是方的。王奔不敢。謂圓矮虎講是圓的。王奔不敢。謂方因甚。稱做王奔。這却有個典故。原來王先生胸無墨水。讀書不多。偏偏要教授國文。第一課授的馬援。誡兒子書。那馬援的兩姪。不是叫馬嚴。馬敦嗎。王先生頭腦冬烘。却把兩姪誤作一人。滿嘴不斷的。只是馬嚴敦。學生已是好笑。下星期在黑板揭示故事。又把王莽寫着。王奔學生說。先生錯了。先生說。我本姓王。我不能祖宗都認不得。學生哄堂大笑。因此人都稱做王奔。依矮虎的意思。却不讓王奔去職。後來王先生自覺立身不住。乃退回他的海州。(順伏下文)這一件笑話。是揚州人盡知的。總之矮脚虎辦事認真。而不免於任性。如今來接收縣立。往範簡科。無論先生學生。不是臭屁滾滾。即係騷。

尿。直。流。哈。哈。先。生。程。度。不。高。在。校。厮。瀾。一。經。覺。察。嚇。得。屁。滾。不。迭。那。是。無。用。爲。諱。的。至。於。學。生。動。不。動。推。出。級。長。來。與。校。長。談。判。談。判。不。行。又。結。合。全。體。索。性。做。一。度。的。包。圍。不。談。別。的。單。談。簡。科。裏。面。的。曹。孟。德。對。於。朱。石。濤。先。生。那。手。熱。鬧。紅。的。黑。的。弄。得。先。生。下。不。來。檯。這。種。學。生。很。似。先。生。一。定。講。他。嚇。得。騷。尿。直。淌。未。必。未。必。不。過。學。生。們。鬧。事。也。有。個。起。落。當。真。不。怕。開。除。不。怕。留。級。嗎。你。很。過。他。他。被。孫。子。還。棉。軟。你。如。被。他。捏。住。他。比。祖。爹。爹。還。強。硬。那。師。範。簡。科。從。招。生。起。便。等。於。上。海。的。青。蓮。閣。揚。州。的。多。寶。巷。帶。拉。帶。拖。綑。起。這。回。場。面。刁。菰。樓。沒。有。法。想。張。琴。夫。一。味。敷衍。弄。得。學。生。很。似。舅。舅。如。今。舅。舅。見。着。矮。脚。虎。彷彿。又。遇。到。外。公。你。也。唉。聲。他。也。嘆。氣。有。種。沒。出。息。的。先。生。又。倚。仗。平。日。的。交。情。來。與。南。山。樵。糾。纏。不。堪。山。樵。爲。人。吃。虧。在。個。意。軟。於。是。除。備。文。呈。縣。呈。省。當。面。又。同。有。光。接。洽。有。光。無。可。不。可。轉。是。大。瓜。拿。定。主。義。

說是省令未可抵抗。簡科應當解除。不過這筆款子。我們可移作別用。你道甚麼別用。姓佟的是成竹在胸。他預備辦一所公共體操場。又預備辦一所女子師範。如此講來。大瓜對於揚城教育。是很有規畫的了。不過他的規畫。完全爲的自己。不是爲的地方。我有一比。當先銅錢中間有個方眼。大瓜只恨錢眼太小。倘若錢眼稍大。也許會搖身一變。變根錢串子。穿盡無量數的銅錢。他想女師的校長。每月可定個六八十肥水。不落外人田。可由自家兼他。一兼。但是自己兼了。又怕刁菰樓不肯答應。所以預備個體操場。長來汰化。汰化。請問大瓜兄。一手掩盡天下。難道署內署外。就不發生反感嗎。豈敢不敢。署內從熊有光起。便小小的發生疑問。朱三太也就慮着不妥。大瓜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先行唐突了朱三太。然後帶哭帶說。向有光下了一番苦功。有光因着自家喪事。起首頓首。完全虧着瓜兄。索惟逾格矜全。由第三

科偷偷藏藏的簽稿并送。刷的畫了行字。只這行字一畫。可算是十拿九穩。於是大瓜破費慳囊。當邀署內朋友。以及縣視學南山樵在天興教門館。大啖一頓。正在興高采烈。却來了絕大的風潮。你知道。這風潮是從那裏來的。却係從女子公學。明如月那邊來的。這明如月。要算巾幗明星。女中戰將。甚麼。什面都見過。談到武的。由他組織女子北伐隊。將一座李家花園。沒爲官。產談到文的。甚麼九流三教。諸子百家。那能瞞得他過。他辦女學。這是多麼。大的經驗。多麼高的手段。今日女子師範校長。你大瓜兄自謀。不替如月留點餘地。無怪如月怒從心起。大發吼音。但他這發起吼音。還走出兩個人來。替他撐勁。你道兩人是誰。一係楊冰崖。一係葉小鸞。那冰崖的翡翠班兒。天鵝馬褂。一時膾炙人口。無庸在下贅言的。至於小鸞先生。却又翩翩年少。濯濯風姿。其人出自寒微。初在華瀛公社。隨着彭夔年廝混。夔年見其筆墨佳。

妙談吐不俗。因謂蛟龍非池中物。勸之趕謀出路。偏生他時來運來。我前回講的那兩淮運使張古月。便係這小鸞先生的感恩知己。小鸞憑着這翩翩的年少。憑着這濯濯的風姿。憑着這佳妙的筆墨。以及不俗的談吐。頭腦又清。手段又活。由下級書記。居然拍合做高等秘書。此回由北京來揚。是與那東方朔同行的。編者因事敘事。叙到葉小鸞。即聯帶到東方朔。叙到東方朔。即聯帶到張古月。又聯帶到胡婉弟。談到婉弟那一段粗細碗底陳設的趣史。提起來想想。該啞然失笑的。那知他敲了古月一記竹槓。不曾一年兩載。竟被他用得精光。好在是藕斷絲連。他打聽張古月管理鹽政。在京在津。局面不小。單這賭起麻雀。推起牌九。一場必數十萬樂得去抽一抽頭子。好度他浪漫的生活。諸位須知絕大的賭窟。却在天津。那天津離京城不遠。一班偉人闊老。因着避免物議。不敢在京城裏面放肆。所以大家要賭。必叙起四

個一團。或八個兩團，成陣的搭車到津，以便放量的豪賭。而况張古月在津。又有個別墅。因此胡婉弟闖到裏面。同古月撞個滿懷。古月知道婉弟不是個凡腳。一面敷衍他。一面又叙起舊歡。葉小鸞對於此事，極不謂然。時以飲。酖止渴的話語相勸。却好東方朔又從揚州趕來。他這趕來。又關係淮鹽裏面的邱壑。外眼不知裏眼事。除得葉小鸞。誰也不知道其中訣竅。我要操總一句鹽務裏面的錢。真正好。尋幾年。前來了一位范瞿塘。做一做淮商代表。趕到京城。一敲敲了兩萬（回應前書）如今出了個東方朔。對於古月。不過咬了個耳朵。又是萬金到手。小鸞得着消息。趁着古月閒空。略略伸出五個指頭。古月滿口答應。給他五萬銀錢。打發冤家離了眼前。小鸞因久不回揚。也就趕著津浦火車。兩晝夜到得揚州。書是一起。編者且把東方大少胡氏。妖嬈摺在一邊。且談葉小鸞到家。略爲拂拭。卽去往看明如月。那知如月因

着女師校長不得到手。正在家內大發吼音。比因小鸞到來。忙的回嗔作喜。說是好了好了。有你先生來。我可出這口熱氣了。話言未了。恰恰楊冰崖邵子峯亦聞信趕到。這一幕戲。却由邵子峯揭穿。子峯嫌這佟大瓜一手遮天。沒有他人講話。於是替如月約了冰崖。今見葉小鸞又由津趕來。對於這事。當即定下辦法。請問有甚辦法。第一起由葉小鸞出面。首先往見熊有光。有光因係鹽政處的秘書。不敢怠慢。見面之後。由小鸞責問地方女子師範。何以要用男性做校長。不用女性做校長。又何以摺着許多教界人員。不用獨用第三科長兼職。這分明無私而有私。無弊而有弊了。兄弟（小鸞自稱）由京城回來。滿城口碑都講。縣視學不失為君子。第三科不免為小人。由此看來。甚麼佟大瓜。是不能用的。有光連稱是是。送客出去。第二起又是楊冰崖進來。冰崖見着有光講話。尤其厲害。簡直說大瓜此舉已動了全城公憤。從

明日起便要實行罷課。話沒講完。又是朱三太自外跑來。嘴裏嚷着壞了壞了。這事鬧開花了。我叫大瓜不要吃着五穀。想六穀。這位明如月女太太是。不好惹的。據講。明天教育會開會。還要請縣長及第三科出席呢。有光聽到這裏。不免雙足齊頓。忙叫左右將大瓜找來。大瓜也知事情決裂。見着有光。只是滿口支吾。有光因此發急。說不要面孔的東西。我可講是這事不妥。你說甚麼。教界方面已由桂馨一刁菰樓等替你疏通。如今竟疏通得怎樣。以我看來。不如把這個空頭名銜讓給南山樵。大瓜連說不不不。今日第三科不能兼職。難道縣視學便能兼職嗎。不如把這筆款子劃出來。推廣義務小學。有光說那推廣義務小學與否。是另一問題。不過你那女師校長兼職的公事。我要立即調銷。講到這裏。可憐佟大瓜慢悠悠的倒抽一口氣。不由得潑簌簌。眼淚如斷線珍珠一般。有光掉過臉去。只才由大瓜左袖籠子裏掏。

出公事就此繳銷。此事結過。剛剛葉天士又從海州回來。這位先生回來。在我們江蘇學潮中。又發生出一重關係。前書不講到第五師範有位王奔先生麼。這王先生的出籍。不叙明是海州人。氏麼。大凡害羣之馬。不造孽於家鄉。必爲禍於異地。如異地實不能容。必又至解回原籍。如果解回原籍。那一般怨毒之氣。必然容納不住。必然要因人發洩的。况乎海州第八師範校長是個葉天士。又的確是個揚州人。有他這一個揚州人。又隨帶着許許多多的揚州人。甚麼薛雨亭咧。鮑無魚咧。這是我前書叙述過的。又有甚麼匡問渠。楊柳青。陸秋樵。有在師範本部做事。有在附屬小學做事。我們單談這位葉天士。他係江陰高等預科畢業。提到英文算術物理化學。大概也懂得許多。提到國學。他係廩貢出身。無論駢散詩詞。不會動不起筆來的心術。又正人品又高。不過略帶兩種毛病。一係好吸捲烟。煙斗不離嘴。夾口水黏涎直

淪。弄得咳嘍咳嘍。走進他個校長室。一種煙臭痰臭。氣味難聞。一係爛看一張紙牌。看到竹牌。竹牌看到紙牌。不厭不倦。天士在揚的賭友。類如姜子牙。刁菰樓薛雨亭鮑無魚匡問渠等。碰到了便敘。敘起四個人來。便搭開桌子。拈好風頭。辟歷拍落。耍他入圈。耍得高興。開條叫局。甚麼流水橋的小鴨子。蕭家井的小翠子。金娥月娥。紅喜才喜。各有各的相知。各敲各的鑼鼓。現在揚州的鑼鼓。敲到板浦。板浦即是海州。海州師範。定名為第八師範。其八師校長。即係葉天士。教員用的薛雨亭。鮑無魚。庶務用的匡問渠。這問渠同雨亭。算是郎舅。他倆是一個轉眼一條釘。鐵尖對着麥芒。彼此不肯相讓。至於鮑無魚呢。其人又小巧玲瓏。他個賭。賭得尖促。他個嫖。嫖得內行。他在二十四五歲。便納了一位小星。這小星也是個小家碧玉。向例描寫美女。有幾句。眼含秋水。眉帶春山。比玉還溫。比花還豔。在這當兒。我却要借用一用。不過。

行雲來去未必分明。莎草綠衣。王昌穩稱在家好捉迷藏。儘有三五日。躲在旁廂。一任敲破銅鑼。伊却不聞不問。及至無魚先生心灰意懶。伊又自外還家。覆水重收。半天得月。從此藏嬌金屋。形影不離。後來天士長校海州。無魚已隨着天士。并攜同愛妾。一起到了海州。在下趁手補敘芳名。原來無魚的愛妾。叫做墨菊。這墨菊。到是落落大方。每至夕陽西下。明月東升。板浦街上。每每瞧見一對儷影。一位是名士風流。一位是美人體格。北邊人。倜儻。倜儻。調幾曾見過。貌美溫柔。如無魚墨菊。這般人品。該處有另交通銀行。其中有兩個揚鎮夥友。一个叫孫蓉城。一个叫楊竹坡。與無魚叙起舊來。着實有點瓜葛。以最新的學界。聯合最時髦的商界。彼此投其所好。從八圈入手。由一桌八圈。組織到兩桌的八圈。你來八圈。我來八圈。起初是現洋。現兌。後來在銀行立下帳頭。贏着者寫個上洋。若干。輸者寫個下洋。若干。尤其薛雨亭。是百賭。

不厭樂此不疲薛先生担任的是國文一課只因貪看一張左個八圈右個八圈有課不上有文不改有一天忙着上堂講義沒帶生徒窘着他講說他却人急智生把那得意的牌經講了一講某天某牌成個清一色自摸絕張某天某牌四喜某天某牌三元當麼海底撈月咧扛後加翻咧先生講得津津有味學生聽得色舞眉飛不料省視學侯子菁跑去查學一查查到這裏課堂只聽薛先生滿嘴的中風白板一手的拐躑掙當哈哈侯先生笑不可仰因說你先生只管和牌我們也須得抽抽頭子只這一聲把個薛先生吃了一嚇早經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時立脚不牢一個咕咚由講檯上竟跌落地滿堂學生一個轟笑真個如雷響一般因這雷響的聲浪早驚動了校長葉天士急忙忙自後面跑來比到課堂劈面碰着侯子菁子菁因將天士左手一握說聲你也來看笑話子嗎這個當兒課堂秩序稍定有

兩位級長前去將薛先生扶起。薛先生好生惶恐，不由得蹣跚着步履，竟回到他自家宿舍。編者要補敘一句：這侯子菁行蹤詭秘，那是無容爲諱的。爲最此來，又由那王奔先生攔路一狀，狀子上全係媽媽奶奶把個第八師範講得體無完膚。合校都是些賭徒，校長叫做及時雨，咧庶務叫做智多星，咧一個個都用水滸梁山泊上的名號。隨嘴編排，大概在師範本部的稱做三十六天，罡在附屬小學的稱做七十二地煞。先生不夠，拿着學生湊數。學生也多，半好賭，會偷牌的稱他做白日竄，會拈骰子的稱他做鼓上蚤，吃白食的稱他做錦毛犬，菜花蛇爲最，鮑無魚一對俊俏夫妻，彼輩又不倫不類的稱做拚命三郎，石秀一丈青，扈三娘編排由他編排，但侯子菁得王奔報告，當然用着哨探手段，提包一脚一脚闖進八師校門，當由司閤的搶問名姓。子菁將手一搖，說是我來查學，不必聲張，偏偏薛雨亭晦氣，他在三五日內自家。

取。面。鏡。子。照。照。連。稱。奇。怪。奇。怪。我。這。面。部。黑。氣。這。從。那。裏。來。的。難。道。我。今。日。瞧。牌。又。要。大。大。的。輸。錢。嗎。既。而。一。想。不。會。不。會。我。前。天。能。海。底。撈。月。昨。天。能。扛。後。加。翻。似。這。樣。手。氣。大。轉。那。裏。會。有。輸。錢。的。道。理。果。不。其。然。一。疊。連。又。大。贏。兩。場。一。心。只。顧。趁。機。席。捲。連。那。國。文。講。義。都。不。檢。交。油。印。今。日。課。堂。大。講。牌。經。千。不。料。萬。不。料。竟。迸。出。一。個。侯。子。菁。前。來。查。學。丟。下。這。場。笑。說。俗。說。陰。陽。怕。懣。懣。以。一。個。精。通。麻。衣。相。法。的。薛。雨。亭。相。出。自。家。面。部。的。黑。氣。尙。不。能。取。巧。規。避。何。况。是。茫。無。知。識。呢。此。話。表。過。單。講。侯。子。菁。見。了。葉。天。士。便。將。耳。中。所。聞。目。中。所。見。一。概。的。和。盤。托。出。論。天。士。與。子。菁。交。非。泛。泛。原。可。略。迹。言。情。講。些。諸。求。關。照。的。私。話。但。是。同。負。盛。名。同。抱。骨。氣。姓。葉。的。也。不。屑。請。求。姓。侯。的。也。不。徇。情。面。談。到。風。月。仍。舊。吟。詩。作。對。分。際。相。投。談。到。正。經。却。由。子。菁。指。出。諸。多。弱。點。稱。爲。不。滿。天。士。連。稱。受。教。子。菁。去。後。天。士。隨。即。結。束。一。切。上。

了辭呈來。既光明去亦磊落。這回葉天士由海州來到揚州。却係懊惱的一回事。不是愉快的一回事。不過他到揚州。碰着東方朔。碰着葉小鸞。報告佟大瓜在揚諸多舉動。也覺得丟醜萬分。因說外面的教育。固是難辦。家鄉的教育。尤其難辦。今夕祇談風月故鄉。無此湖山。我出去的當兒。正是瘦西湖上。徐園落成。我回家的時節。又聽講徐園以內添設了一座冶春後社。似這般風景點綴。我到很極力贊成的小鸞笑說。既係宗兄極力贊成。我們東方先生要在五亭橋以東。徐園以西。將那廂一片空地。建築一所別墅。你道好是不好。天士閉目一想說。那廂空地。莫非是毗連法海寺嗎。其間有一所草屋。我記得叫做洪莊。與那壁廂的鍾莊。可算得秦晉聯姻。朱陳結好。一般熟於小船。掌故的提起大丫頭二丫頭三擋子。大團子。無不如數家珍。歷歷在目。這時小鸞尙未回答。由東方朔早拿出一張湖上草圖。指陳大概。那裏同。

五亭橋接界那裏同徐園接界那裏又同法海寺接界這法海寺亦名蓮性寺從蓮性寺以南一直頂到紅橋計地二三百畝其中有荒塚有牧地倘由實業家投資經營一方面關於風景一方面關於農林試驗及其他計畫我覺很是不錯的天士連連點頭說誠然誠然你先生如提倡於前我們當贊成於後此一席話表過果由東方朔取出現銀先就蓮性寺以北起造了一所別墅名叫覺莊何以叫做覺莊因其水榭風亭三面臨水最妙不過就其天然地勢把那瘦西湖的流水引入覺莊一片種的白蓮每當夏秋之間翠蓋素衣輕風搖曳方朔以下又塑了一尊水月觀音卽色卽空卽空卽色比如拿覺莊的風景來較量徐園我覺徐園的好處爲覺莊所兼有覺莊的好處不能爲徐園所吸收費金不過數千我以爲這種法門必有秋雨庵從中博授莊以外是面面拓空莊以內是一花一木一竹一石無不布置妥帖至

於。莊。南。一。片。荒。地。又。由。老。朔。鳩。集。股。本。開。闢。一。所。農。林。試。驗。場。以。飛。獅。兩。字。爲。記。這。類。飛。獅。字。面。實。含。有。絕。大。野。心。民。國。以。前。或。比。中。國。爲。睡。獅。民。國。成。立。或。稱。中。國。做。醒。獅。若。談。到。獅。子。能。飛。那。末。是。吃。盡。天。下。無。敵。手。了。閑。話。少。絮。我。要。概。括。一。句。人。們。用。錢。有。用。得。的。當。的。有。用。得。不。的。當。的。類。如。東。方。朔。碰。着。張。古。月。敲。了。一。記。竹。槓。一。筆。萬。金。回。到。揚。州。建。築。一。座。臆。莊。一。座。飛。獅。農。事。試。驗。場。於。風。景。方。面。實。業。方。面。不。免。借。資。提。倡。這。種。錢。用。完。還。用。那。是。很。的。當。的。至。於。胡。婉。弟。跑。到。天。津。又。一。箍。腦。炸。到。五。萬。洋。錢。他。得。這。筆。現。金。忽。然。又。發。生。奇。想。你。道。他。想。的。甚。麼。他。想。人。生。在。世。做。個。男。子。總。要。娶。位。老。婆。做。一。回。新。郎。官。若。是。做。個。女。子。或。招。贅。或。出。嫁。總。要。做。一。回。新。娘。子。談。到。做。新。娘。子。的。模。儀。那。是。要。頭。戴。鳳。冠。身。穿。大。紅。衫。裙。那。衫。兒。裙。兒。上。或。是。繡。蟒。的。或。是。不。繡。蟒。的。鳳。冠。上。珠。瓔。絡。索。還。加。幅。紅。綢。蓋。臉。此。係。舊。式。講。到。新。

式。那。又。用。着。文。明。冠。子。亦。復。珠。翠。滿。頭。百。蝶。裙。子。渾。身。披。着。罩。紗。正。如。雲。隱。牡。丹。煙。籠。芍。藥。尤。其。鮮。豔。不。能。敘。我。遂。意。我。的。意。思。是。要。做。回。舊。式。新。娘。子。做。回。新。式。新。娘。子。預。備。洋。錢。一。面。主。張。拿。定。當。即。找。出。媒。婆。替。他。出。去。物。色。人。選。我。要。動。問。一。句。這。婉。弟。姑。娘。難。道。是。沒。有。親。屬。嗎。諸。位。閱。過。前。書。的。當。然。知。道。伊。家。已。得。過。身。價。阿。媽。還。有。一。個。此。次。回。揚。東。家。宿。個。十。朝。西。家。困。個。半。月。男。朋。友。認。識。許。多。女。朋。友。也。搭。的。不。少。談。到。出。嫁。自。然。阿。媽。首。先。贊。成。不。過。這。一。次。要。談。紅。帖。做。親。那。就。高。也。不。成。低。也。不。就。第。一。個。問。題。就。是。怕。他。不。上。馬。桶。屙。屎。那。來。許。多。碗。底。子。供。給。姑。娘。糟。蹋。干。推。萬。却。好。容。易。在。小。東。門。城。根。找。到。一。家。雜。貨。店。裏。小。老。闆。這。人。姓。戚。叫。做。戚。範。同。年。方。二。十。四。歲。算。來。還。是。初。婚。婉。弟。定。要。當。面。瞧。瞧。姓。戚。的。到。生。得。面。目。平。整。看。得。過。去。姑。娘。合。式。當。招。呼。媒。婆。前。來。接。洽。叫。戚。範。同。一。文。不。出。找。出。現。成。的。兩。位。

媒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男女家一手包辦。先是過茶。後是過禮。到得喜期。替範同賃租一處寬大平房。前後張燈結綵。一所新房。裝飾得畫若天宮。該鋪房的鋪房。該用萬年雞帚。百年蒲合。四鋪四蓋。八隻箱籠。紫桶馬子。裝滿喜果。潑潑撒撒。應有儘有。正日這天。花轎鼓手。披紅插花。那貧兒院的軍樂。尤其是吹吹打打。熱鬧無比。花轎登堂。起火一放。辟歷拍落。響入雲端。左右攙親太太。揭開轎門。將新娘子攙進新房。由新郎官戚範同同他坐了富貴。這個當兒。粗樂細樂。吹打不歇。外面來瞧新娘子的。真個風起潮湧。帶誑些說。兩扇大門。幾乎擠破。這不爲奇。爲最。最奇特的新娘。的小名子。都被一般觀衆知道。你也碗底。他也碗底。高有高。叫低有低。叫不知那裏來的促狹鬼。套着新娘子耳朵。說聲碗底姑娘。你現在可要屙屎麼。我這裏替你預備了。說罷。把了瓷碗底子。向床上一丟。如此不約而同的。便投贈了一大批。到得

人。衆。散。後。然。後。由。伴。娘。姑。和。陪。房。媽。子。將。些。破。碎。碗。底。找。抹。盡。淨。這。一。宵。的。樂。趣。我。敢。說。是。雖。舊。猶。新。不。過。戚。範。同。尚。有。個。阿。弟。戚。範。從。那。範。從。的。臉。蛋。子。比。較。範。同。似。覺。油。滑。不。到。十。朝。半。月。叔。嫂。們。眉。來。眼。去。居。然。甜。蜜。異。常。範。同。瞧。出。情。形。未。免。發。話。不。許。婉。從。在。家。弟。兄。口。角。一。句。不。讓。一。句。未。免。薶。鬧。起。來。那。知。婉。弟。大。發。脾。氣。不。顧。新。郎。官。的。面。場。說。是。現。在。大。家。吃。的。我。的。穿。的。我。的。銀。錢。用。的。我。的。我。要。看。上。那。個。便。嫁。給。那。個。甚。麼。叫。做。丈。夫。甚。麼。叫。做。小。叔。合。我。的。脾。味。便。在。這。兒。住。住。如。不。依。話。便。一。起。替。我。滾。蛋。這。種。命。令。式。的。訓。詞。下。來。可。憐。弟。兄。倆。捏。鼻。喝。醋。無。話。可。說。但。是。範。從。懷。恨。在。心。意。計。不。良。思。來。想。去。竟。欲。殺。兄。娶。嫂。當。下。在。得。勝。橋。一。月。鐵。匠。店。打。了。一。柄。扑。刀。磨。得。鋒。銳。灼。亮。這。件。兇。器。是。不。可。白。晝。出。現。的。範。從。掩。至。蕭。家。井。一。座。土。地。小。廟。四。面。落。空。廟。後。有。兩。棵。榆。樹。綠。葉。陰。陰。左。瞧。右。瞧。趁。着。四。下。無。人。將。一。

柄。扑。刀。安。放。在。土。地。座。後。以。期。夤。夜。登。檣。演。唱。那。趙。家。樓。的。殺。戲。偏。生。事。不。湊。巧。時。當。春。末。夏。初。氣。候。不。常。說。風。卽。風。說。雨。卽。雨。當。晚。二。更。幕。地。天。邊。雲。起。風。來。雨。來。電。光。離。合。豁。喇。喇。幾。個。大。雷。不。知。怎。的。將。蕭。家。井。一。帶。地。盤。震。得。隆。隆。欲。裂。在。這。風。伯。肆。威。雨。師。稅。駕。的。時。候。那。土。地。廟。後。兩。棵。榆。樹。忽。然。觸。電。摧。折。樹。身。一。倒。竟。連。帶。着。土。地。神。廟。一。時。牆。倒。壁。卸。披。露。出。光。灼。灼。一。柄。扑。刀。當。被。更。夫。發。覺。免。不。得。大。驚。小。怪。地。方。居。民。皆。擾。亂。起。來。其。中。尤。以。戚。範。從。神。魂。不。定。暗。想。我。個。動。作。如。何。被。菩。薩。知。道。俗。說。雷。不。打。自。招。走。到。家。裏。見。着。婉。弟。便。悄。悄。把。自。家。設。計。敘。述。一。遍。話。沒。到。完。被。婉。弟。嚷。聲。阿。彌。陀。佛。你。這。膽。子。是。要。打。薰。門。裏。廁。掉。我。不。同。你。倆。弟。兄。過。我。的。舊。式。新。娘。子。已。經。扮。過。我。不。姓。你。家。的。戚。我。還。姓。我。家。的。胡。範。同。範。從。方。以。爲。滑。稽。之。談。說。過。算。過。那。知。胡。婉。弟。拿。定。主。義。瞞。着。丈。夫。瞞。着。小。叔。將。所。有。金。珠。細。軟。鈔。

票。洋。錢。銀。行。滙。款。并。紅。帖。生。庚。一。提。包。拎。着。便。走。人。不。知。鬼。不。覺。打。不。起。官。司。告。不。起。詞。狀。一。過。半。月。後。來。打。聽。他。溜。到。上。海。同。一。位。蹩。腳。的。東。洋。留。學。生。我。也。記。不。起。尊。姓。大。名。彼。此。談。的。合。式。便。借。用。那。六。三。公。園。做。個。禮。堂。請。出。媒。證。行。了。個。文。明。結。婚。又。花。費。掉。一。萬。洋。錢。我。搜。羅。碗。底。子。的。豔。史。遂。於。此。告。一。結。束。不。過。碗。底。子。用。錢。是。湯。來。水。去。不。以。金。錢。視。金。錢。而。以。泥。沙。視。金。錢。我。想。民。國。成。立。最。大。的。金。錢。消。耗。莫。如。賄。選。第。一。批。諮。議。局。選。舉。記。得。在。前。清。末。年。類。如。梁。藥。亭。雲。中。鶴。江。香。白。林。琴。南。張。四。先。生。這。一。輩。知。名。之。士。雖。不。盡。出。於。真。正。民。選。似。乎。還。有。些。民。選。的。代。價。至。於。民。國。初。年。的。選。舉。那。就。一。落。千。丈。了。然。而。南。北。奔。馳。的。修。亞。佛。雖。係。開。另。魚。行。他。還。七。分。爲。利。三。分。爲。名。所。謂。二。批。不。如。頭。批。到。得。第。三。批。的。選。舉。簡。直。畫。起。臉。來。非。錢。不。買。非。錢。不。賣。繼。續。那。修。亞。佛。開。張。魚。行。的。我。們。揚。州。又。出。了。一。位。毛。毛。雨。一。

位猩紅熱。一位長脚生。其餘下八洞神仙。就敷到牛頭王馬面鬼。但這牛馬二位。是屬於上水市下水鄉範圍。在廟頭黃珏橋一帶。毛毛雨長脚生在邵水周楊顧陸一帶。所有黃花嶺邵伯湖。皆其範圍。猩紅熱專走東鄉。認識些黃泥骰子。着實不少。其餘如周一壺莊練渠。兩人的能力。大概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揚州出了這班神聖。對於各種選舉。斷然是不會放棄的。可笑我們揚州人有幾種特長。從下級言。雜頭的。扞脚的。當茶房的。當厨頭的。當水手的。秀搭筊子的。一般婦女。做老媽子的。當妓女的。還有鹽阜興化。一嘴裏下河口音。也充作揚幫。替我們裝裝面子。從上級言。無聊的官宦。青皮的大少。俗語有句。鎮江專出小老闆。揚州專出大少爺。儘有四五十歲。尙不留鬚。要博那大少爺的頭銜。可稱怪事。至於不上不下的人物。便係買賣骨董。做個掮客。所謂掮客買戶。也有佣錢賣戶。也有佣錢。只這開張魚行兜搭選舉。

便是捐客的變相第一等捐客能買空賣空做足行情結果自家還乘坐八人大轎例如桂馨一莊練渠他倆替人兜搭兜搭結果人的選舉成功而自家選舉亦不落後俗說又吃粽子又划龍船瓜洲有位方方亭亦具有此等本領第二等捐客專門的是望風下筴順水推舟弄錢毫不費力類如猩紅熱長脚生毛毛雨皆有此種特長一批選舉是他們個營業甚麼穿的喫的嫖的賭的終年用度都取材在這裏面第三等頭破血出爲着張把票子十塊八塊三塊五塊的佣金至於毆打辱罵甚麼牛頭一條尊顛喊得筋暴暴的甚麼馬面一臉冷笑笑得牙支支的如此奇形怪狀我也不去描摹我單談猩紅熱識字無多知書有限上年拍合個金九霄同他跑了一齣句容查了一趟煙苗甚麼上茅山中茅山下茅山幾個圈子一轉山頭一翻遇見一隻吊睛白額大蟲幾乎把性命丟掉唉唉爲來爲去的甚麼不過爲的

幾個袁世凱（洋錢別名）再者九霄得個縣缺。或者跟着走馬上任得一優先。位置於願足矣。不過九霄爲人言大而夸官氣十足。到處直隸州逢人四。川省一嘴的村言讎語。不是白屌毛就是黑屌毛。到得煙苗查過。回省銷差。見着省長祁曜乾話來。三言談僅兩句。他先生嘴裏的屌毛屌毛。已不知不覺自在流出。祁省長初猶誤會以爲毛音與苗音相通。該地烟苗。或者。有白。有黑。再一詢問。乃知此毛不是彼苗。彼苗不是此毛。大庭廣衆。使出這讎語。村言不由把茶碗一端。噙口一聲送客。逼着九霄就此退出。回到客棧。瞧見。猩紅熱。只是馬得皮。馬得皮。滿嘴嚷個不住。紅熱是沒頭沒腦。好容易問明。端底。然後才嘆了一口氣。說你也莫想升官。我也莫望發財了。就此由省回。揚。可憐九霄兄。一次烟苗查過。再沒差事到手。終日價茶坊坐坐。酒館談談。無聊的雀牌。敲得津津有味。後來碰見江水清。一對打拉酥。跑了一趟上海。

被那野雞妓女拖拉進院。不消多講。兩位伯伯沾染梅毒。水清發覺較早。較輕。只可憐九霄……他係發毒最遲。喫虧很大。記得這年五六月間。天氣酷熱。九霄因坟田的事體。趕到蘇州一趟。及至回家。忽染重病。滿身流出黃汗。蒼黃蒼黃。染着衣褲。浣洗不去。延醫診治。百藥無效。不到七日。登然拿骸。可憐。妻寡子孤。還有一位姨太太。哭得如淚人一般。猩紅熱趕來幫忙。益覺宦途結果。不過爾爾。九霄的親家萬峯青。是位半個舉人。呀呀。這就奇了。舉人便叫舉人。如何還有半個。諸位有所不知。主座之外。還有副長。會長之外。還有副長。秀才之外。還有佾生。正室之外。還有偏房。這類半個舉人。叫做副榜。又叫做副貢。恭喜他下科得意。便出偏房扶正。一般下科如若不行。只是做一輩子姨太太。那也沒處講理。閑話不必嚙。單表萬先生是老辦選舉。對於條例極熟。對於四鄉情感亦極爲濃厚。甚麼第一等的捐客。第二等的捐

客以及第三等的捐客。如辦選舉。沒有一個不同峯青熟識的。峯青因着選舉期間又到。碰着紅熱。因問有若何組織。紅熱凝神一想。說是東路如某人。某人。那是要繼續有效的。西路如某人。某人。那是不肯讓當的。南路如方方亭。如王五。結疤。皆係積極進行。運動的票數不少。北路有一位黃鶴樓。他條辮子。擗起。擗起。鄉間。擗到城上。城上。擗到鄉間。簡直一條辮子。擗不停歇。那是惹人注目的。我要請問編着一聲。你這熱嚼瘟蛆管前不能照後。這個時候。民國已成立了。五。六。個。年。頭。那裏還有髮辮存在之理。而况留着髮辮。除是擗牛屁股。刮狗屎。箬子。更沒有別事可做。你講擗辮子的想做議員。豈不是講誑脫節嗎。諸位有所不知。我說這擗辮子是講的已往。不是講的現在。是談的營業。不是談的行爲。我們三百六十行中。不是有座東嶽神堂麼。我這叢菊淚。開編第一回。便敘到風來堂小詠菊花詩。記得當中有位秦伯樂。

他先生。唱起香伙調來。幾令人笑得肚腸欲斷。如今這位黃鶴樓。不恭維他純粹是科班。不是客串他家。祖代流傳開設的東嶽神堂。父親老香伙產生。出鶴樓個小香伙。鶴樓生而神穎。七八歲時。便能把各種神偈讀得爛熟。一套大請九郎官。老魏徵來斬老龍王。那些天神天將。非常之多。非常難記。鶴樓是一教就會。一會就熟。十四五歲。便能穿起衫裙。跳個娘娘。甚麼開財門劈豬頭。咬公雞。劊篋子。那些全武行的頑意。鶴樓是無一不精。無一不會。其時公道橋有位元相國的族孫元青霞。這人居鄉。到很有點名望。外面交游亦廣。兩眼亦頗識人。彼見小香伙口頭來得膽子又潑。於是勸伊學學文字。鶴樓得到個名師教授。也就捧起書本。親近筆墨。不到半年。居然成就個半通居士。由這半部居士。又到南京碰見吳大立。一起進了專門法政。從法政畢業之後。順便挂起律師招牌。甚麼叫做律師。換句話說。便是個包攬詞訟。

鶴樓胆子既潑。對於詞訟方面。很有大大的收入。這個當兒。却發生了兩種志願。一係建築公道橋。原來這個橋。在志書上又名僧道橋。又名僧度橋。其橋久已圯廢。有名無實。鶴樓感於北湖水。面漲落不定。來往行旅。甚感渡船困難。黨笑元相國。空做了一朝宰相。在家鄉不能修建此橋。估計造橋經費。非有二十萬洋錢。不可心想。這籌款事業。除我黃鶴樓。又誰能辦到這是一點。二係想當選做個國大人。或省大人。但國大人。貲本較大。着手較難。不如從省大人來起。不過居鄉聲望。自覺不如元青霞。於是叩求青霞讓步。青霞也就答應。豈知選舉事體發生。除有鶴樓以外。又出了一個黃芍坡。一個刁菰樓。這一刁一黃。也要算坐地老虎。黃芍坡仗着家產豐富。請了牛頭王。馬面鬼。替他出了運動。所有選票。却不差甚麼。爲最刁菰樓是個窮鬼。在山東模範監獄。賺了兩吊洋錢。已經辦了房產。所幸在這當兒。却發生了一個大

好機會。你道甚麼機會。便是江都縣知事。又有了更換的手續。呀呀。那熊有光不稱做能吏。朱三太修大瓜左輔右弼。不稱做得力人員嗎。而况國大人雲中鶴。參大人曾堯江。以及省大人桂馨一莊練渠諸旦辰。對於有光皆能維持調護。爲甚麼在這籌辦選舉當兒。又要更換一縣的知事。要曉得江都是個大缺。由言身寸幹了一年。捲去地皮數十萬。有光這次收入。雖不如身寸。然以腰纏纍纍。總算這種營業。不止一本百利的營業。省長祁曜乾原係得錢便賣的能手。還有一層。帽子磕得大。伊也不敢不酌量應酬。而况在這當兒。有人在省告訐熊有光。以及朱三太修大瓜等等。說他們如何弄錢。如何賣法。如何上下其手。狼狽爲奸。賊欸指出十條。好像還牽連那楊冰崖在內。編排他做無聊紳士。日日不離縣衙。曜乾趁這機會。給熊有光個湊手不及。電調伊仍回淮陰原任。即以署淮陰縣的宋彥超來補斯缺。書到這裏。索

性將有光未來的歷史結束結束有光在揚州所趁之錢亦係湯來水去他先生相信個莊練渠練渠夥合他集股辦鹽夥合他開張銀號一弄兩萬一滙三方結果是湯他一湯消了菩薩的災障此是一點至於調任淮陰却隸屬護軍使馬面虎名下天網恢恢有光濫看雀牌獄中寄存的要犯忽然崩去三名由此革職丟官接着沔陽老家被燒被劫弄得田光土光存銀烏有十年以後變了個精窮的窮人有人從漢口來見伊在一家棧房做個招待還要寫算寫算此係熊大老爺的下場再往下說那修大瓜亦復境况不好他個聲名惡劣淮陰方面當然拒絕叵耐修大瓜神通廣大又在丁勺湖那邊討封信來與新任宋彥超當面接洽彥超也就瞻徇情面答應他位置不動大瓜這一歡喜非同小可特地由淮城將家眷攜來甚麼箱籠物件破布爛棉花的的確確連夜壺小馬子一籬腦兒帶到寄頓在錄事汪金桃家地

方人士得知消息。在教育會開個會議。說是此害不除。他們黑暗教育永無光明。希望一個電報打到南京。宋彥超得知消息。當即電復。照准可憐大瓜兄歡歡喜喜而來。哭哭啼啼而去。這一去跑到東三省。據說在開鑛上撈到二三萬金。千不該。萬不該。貪不知足。又在上海交易所幹那投機事業。結果一敗塗地。一條性命。算葬送在交易所內。你道冤是不冤。此話表過。單講宋彥超來到揚州。接任江都縣篆。首由刁菰樓來與他叙舊敘舊。原來宋彥超是個湖州舉人。乃兄彥賓在前清曾經實任兩淮運司。彼時兩淮中學曾由彥超處分校務。彥超與菰樓極有交情。見面談到選舉。菰樓請求在萬峯青之外。添個辦事主任。即以自家兼理。彥超亦不甚推敲。不過菰樓入局以後。便自做主張。自製兩本挺厚名冊。把阿弟馬面鬼招來。叫伊連夜趕造選民。呀呀呀。我對於這事有兩種疑點。一者馬面鬼自然姓馬。刁菰樓自然姓刁。

如何要稱做兄弟。二者選民是有根據的。如何無中生有一造一大批。便叫男女不歇手的構造料想已趕辦不及。唉。唉。中國的事情。通同是個紙面。是個造假。尤其我們揚州選舉格外造假的利害。江都一縣選民。我敢說是能合資格的。不及一萬。就中不識字的吸食鴉片的。還要入細攷查。攷查那知第一次報省的名冊。其合格選民。竟有百萬之多。叫個瞎子閉起眼睛。想想。伸出手來摸摸。也不能信口開河胡鬧。至此。至於馬面鬼的係。姓刀。與刀菰樓未出五服。人無渾名不發。猶之牛頭王本不姓牛。兩人上下其手。狼狽爲奸。所以水八鄉上他兩個徽號。編者也樂得從宜從俗罷了。話雖如此。我們江都這回選民報省。總數又是百二十萬。比第一次又加二成。省署覺察弊病。批駁回頭。指令江都選民。不得過五十萬。如捏名虛報。惟該縣縣知事及辦理選舉人問罪。這道批文一下。宋知事是不動聲色。把萬峯青請來。叫

他重行核減造報。峯青因說。各市鄉選民。皆係根據第一次人數。今用五成核減。未始不可。惟有上下水鄉。舊冊祇有二萬。現在又增八萬。叫我如何核減。彥超笑說。不碍不碍。我自。有道理。次日。簽傳水八鄉保甲。到堂。先將刀菰樓新製的兩本。挺厚選冊。叫衙署錄事。在上面按名。讀着。叫該處保甲。在下面聽着。并吩咐。有只說有無。只說無。從午前八點鐘。唱名起。至正午十二點鐘止。只聽下面的坊保。回答不得。不得一百個。不得一千個。不得一萬個。不得一萬萬個。不得彥超把兩本選冊。點過。全係有名無實。因招呼坊保。上前畫押。自家也。用着硃筆。一勾。就此作廢。但是這件手續。作廢。可憐刀菰樓枉費心機。所有手造的選民。一起。被活閻羅收去。這却如何。是好。當下趕至縣署。來與彥超爭論。這位縣太爺。再調皮不過。再滑稽不過。當笑謂菰樓說。老兄。爲甚不早來關照。一聲。使兄弟。得心心相印。現在這貴部選民。已被我當

堂。勾。去。千。萬。對。你。不。起。菰。樓。吃。了。這。杯。苦。水。真。個。魂。精。恹。掉。閑。話。少。說。當。時。民。衆。的。選。舉。分。鄉。分。城。鄉。下。在。那。著。名。的。大。鎮。分。區。投。票。甚。麼。猩。紅。熱。毛。毛。雨。周。一。壺。牛。頭。馬。面。總。是。經。手。的。捐。客。抬。轎。子。僱。轎。夫。的。要。人。所。幹。的。事。是。睜。不。開。眼。睛。所。賺。的。錢。是。查。不。清。數。目。我。也。不。去。理。他。談。到。城。內。選。舉。的。場。所。却。係。借。用。新。城。萬。壽。寺。寺。內。方。丈。卽。係。奔。三。因。着。選。舉。與。和。尙。無。關。且。把。伊。擡。在。一。邊。這。日。選。舉。大。典。由。縣。知。事。宋。彥。超。到。場。略。坐。由。辦。理。選。舉。主。任。萬。峯。青。指。揮。人。衆。搬。出。八。隻。票。匱。陳。設。得。齊。齊。整。整。照。例。派。一。人。一。票。自。書。姓。名。投。入。匱。內。那。知。事。實。不。然。一。般。選。票。却。是。包。辦。性。質。比。如。我。要。當。選。我。將。票。子。運。動。齊。全。僱。上。二。三。十。個。寫。手。來。寫。我。的。名。子。你。要。當。選。他。要。當。選。也。是。照。樣。行。事。一。邊。寫。着。一。邊。投。着。翻。來。覆。去。不。過。是。一。羣。窠。裏。雞。沒。有。個。圈。外。人。入。當。這。種。選。舉。要。說。有。一。個。半。個。出。於。真。正。民。意。我。敢。指。天。對。日。賭。

得。血。滴。滴。的。重。咒。的。唉。唉。前。清。專。制。其。流。毒。如。彼。民。國。選。舉。其。骯。髒。如。此。再。不。革。命。那。就。暗。無。天。日。了。據。講。洪。憲。專。制。張。勳。復。辟。那。許。許。多。多。掀。天。揭。地。的。戲。文。皆。在。這。個。當。兒。演。唱。不。過。我。這。部。叢。菊。淚。限。於。平。民。問。題。書。中。所。述。的。人。所。叙。的。事。皆。各。謀。各。個。生。治。不。入。政。治。漩。渦。的。即。有。一。二。在。政。界。活。動。借。選。舉。招。搖。編。者。亦。認。爲。不。確。新。聞。連。帶。說。入。例。如。此。次。民。選。省。議。員。揭。曉。其中我記得的。乃有朱大痰桂馨一莊練渠諸旦辰等等。皆係屬於連任的。又有方方亭王五結疤黃芍坡柳佳士一千新當選的議員。無不色舞眉飛。意氣自得。剛剛省行政有召集省議員開會消息。咨文到縣。那舊議員行所無事。一似曾經滄海。任甚十洲三島。不足爲奇。爲最新議員要大出風頭。在開會的前一月。卽行赴省活動。笑話從東鄉講起。其時東鄉大橋有兩位議員。算做弟兄。一名余龍臣。一名余虎臣。據說皆是元寶秀才。何以稱做元

寶秀才乃因他兩秀才是拿元寶買來當初關防嚴密他倆能拿元寶買到秀才今日賄賂公行又何不可拿元寶買到議員恰巧議員價格係與秀才同等當日買秀才用一百個元寶今日買這議員亦用一百個元寶有人講他家元寶很多百錠元寶很不算事得個秀才得個議員到是十分光采是的是的與其用銀看家不如用銀賄選今日余姓弟得到議員聽說開會忙着趕赴南京在丁家橋左右特賃了一所寬大房屋先行安樂起來俗說飽暖思淫慾又說小人閑居爲不善恰巧黃芍坡柳佳士等與有同情不是一榻烏煙卽係八圈麻雀單這烏烟麻雀還不能暢其所欲必得飛條叫局那知妓女的頑意兒因此及彼花中選花玉中挑玉沾沾搭搭一來一堆白鴿子望興旺處飛越是商場越大貴客越多當婊子開龜窩的越大大的來勁我嘗說民國初年有兩種營業最爲趁錢請問那兩種營業一爲酒館飯

店一卽龜窩堂名諸君想想軍界政界學界商界那一個機會不要運動那
一種運動離得吃喝嫖搖軍人們政客們商夥們讀書的幾輩酸澀子弄到
白滑滑的袁世凱儘管從酒館飯店龜窩堂名裏輸送而况選舉事業又借
重吃喝嫖搖做個媒介千靈百巧莫過於婊子他也懂得票選他也懂得運
動所以各埠的花榜逐漸改良不用攷試竟用票選甚麼上海的文豔親王
武豔親王花國總統一個個都從選舉而來都從選舉運動而來進一步說
他們也曉得男女平權往日價見着貴客免不得做小服低民國以後架子
大了身分高了儘有少數女學生亦充入妓籍一嘴的新名詞一色的文明
裝束居然是哥哥姊姊卿卿我我老二老三的叫個不歇不要臉面的余虎
臣他在官人中相識個杜紅鵲初次識荆以後便要同伊暗度陳倉伊却不
肯虎臣早姊姊妹妹喊得肉其麻乎因余四麻子(卽虎臣)開了這個先例

於是老兄余龍臣得個相知黃月仙黃芍坡也得個呂鳳翠柳佳士也得個楊鳳霞一對一對的哥哥妹妹叫喚起來越叫情感越深越喚來往越密一日王五結疤經過丁家橋客寓瞧見他們不男不女鬧得如此親密因胡亂叫局叫了個大毛子過來彼此一叙叙出淵源原來大毛子是那小毛子的姐姐所謂小毛子就是辯帥的愛妾由瓜洲王二潭以洋錢贖身送往徐州的諸位有所不知道這王五結疤又是王二潭的胞弟當場敘出這種舊話不由又哥哥妹妹喊叫起來這一喊叫由同來的方方亭代他們五男五女提起個簇新組織說是現在男女平權文明進化你們既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喊得熱鬧何不實行結拜揀個日期點齊香燭敬個神道請請外客那麼麪是要下的酒是要吃的鞭爆是要放的抱腰的抱腰親嘴的親嘴甚麼事情不可公開何必耍鬼鬼崇崇呢

評曰。縣知事母喪。而用第三科科長做孤哀子。是一奇事。不過披麻執杖。出於人之自願。有光能可奪情。大瓜亦能可哀毀。無如縣缺移動。有光往淮陰。而大瓜仍戀戀江都。卒至爲人逐走。進退失據。亦大可憐也。總之有光大瓜。皆貪夫徇利者也。有光獲利無算。而葬送在莊練渠之手。致失官而爲人備。大瓜一蹶復起。既起又蹶。俗稱恨財不發。命窮人。此類是也。

因東方朔往尋張古月。却又借敘出胡婉弟小史。婉弟願做舊式新娘。又願做新式新娘。真個匪夷所思。至東方朔建築覺莊。藉興實業。此又計畫遠大。非尋常能及也。鮑無魚海州豔史。不過極寫其教育家放誕風流。其實談賭談嫖。誰非健者。不過教育界卿卿我我。便惹起閑言。若一觀選舉場所。所謂曾經滄海。斯又不足介意也。

這一回書專寫辦學者黑幕重重不但江都如是卽非江都亦復如是其狂嫖惡賭不但侈大瓜有此習慣卽非侈大瓜亦有此習慣有光去而彥超來編者又換副筆墨揭穿選舉弊病刁菰樓捏造名冊爲的甚麼其餘一般猩紅熱長脚生毛毛雨牛頭王馬面鬼厮打得頭破血出又爲的甚麼一言蔽之選舉不廢一般人民是沒有安靖時期

